

凱西·維爾，根據一位10歲男孩講述他前世的故事

千劫輪迴

THOUSAND LIVES

千世輪迴，萬種因緣，一個歸宿

 THE LIVES
MEDIA®

千劫輪迴

(THOUSAND LIVES)

千世輪迴，萬種因緣，一個歸宿

作者：由記者凱西·維爾（Casey Vale）根據一位十歲男孩對其前世的追憶執筆成書。

版權所有 © 2025 THE LIVES MEDIA。保留所有權利。
禁止翻印。

編輯室手記

本書是根據真實的故事、事件及背景執筆而成。然而，為尊重個人隱私並避免對某些相關人士造成影響，書中人物的姓名及部分可識別的細節，已透過文學形式進行了更改、簡化或重構。

書中部分段落是從當事人的個人視角進行敘述，反映了他們在當時的親身經歷與認知。這些觀點不必然與 THE LIVES MEDIA 的立場相符。

在行文方面，雖然編輯室已進行了必要的修訂，但為尊重故事原型，並保留其精神與生動性，我們已盡最大努力維持人物質樸的本色與原始的語氣。

編輯室



前言

身為一名記者，尤其是一個經常奔波於偏遠異域、接觸三教九流的人，其人生往往充滿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然而，與那個男孩——在此請容我親切地稱呼他為里弗（River）——的命運般相遇，卻遠遠超乎了我對這個世界可能隱藏的奇妙之事的想像。

我是在一個相當偶然的機緣下遇見里弗的。那是在美國西部一個寧靜的小鎮，當時我剛結束在亞洲的長期出差，正在那裡度一個短假。他才十歲，一個說英語的美國男孩，有著一雙明亮的眼睛，以及一種在他這個年紀罕見的深沉氣質。我有幸結識了他的家人，他們都是些溫和善良的人。我很快便察覺到，他們有著深刻的精神生活，修煉一種源自東方的古老法門——法輪大法。

起初，我們的交談僅止於日常瑣事。直到有一天，當我們並肩而坐，凝望著夕陽沉入遠方山脈之際，里弗突然開始了他的敘述。那些故事無關學校、朋友，或孩童的遊戲。那是一片片生動的記憶碎片，細節驚人，橫跨了從輝煌的

史前文明到我們所熟悉的歷史朝代，甚至還包含了地球之外的世界。

里弗說，由於特殊的因緣以及從小修煉，他的天目（第三隻眼）已經被打開，智慧也開啟了一部分，讓他得以看見其他層次的空間，並回憶起自己的許多前世。我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自從這些能力顯現後，里弗在提及前世記憶時的說話風格也隨之改變。儘管他的臉龐依舊是孩童的天真爛漫，言辭卻變得沉穩而深刻，彷彿一位飽經滄桑的長者在分享他的人生感悟。在講述那些生命歷程時，他常常自然而然地以「我」自稱，就好像他正在親身重歷那些時刻。他說話時，聲線仍是一個十歲孩子的嗓音，但故事的內涵與深度，卻帶有一種奇特的淵博與洞見。他能說出無人教過的古老語言，能描述那些史書未載的風俗與歷史變故。

我，一個歐洲人，雖然對佛法與東方教義略有涉獵，但起初也難免震驚，甚至有些懷疑。但隨著聆聽的深入，觀察著他眼神與態度中的真誠，以及那些橫跨數百萬年卻異常連貫一致的故事，我越來越深受吸引。他的敘述沒有誇飾，沒有刻意引人注目的意圖，只是單純地講述他所「記得」的，那些他在打坐或靜思沉澱時所「看見」的。

特別的是，里弗總是站在自己每一世所扮演角色的角度，去審視和評價事件。當他身為將軍時，他便以將軍的思維思考；身為修行人時，他便懷著修行人的心態；而當他身為一名外交顧問時，他便純粹從一個政治家的角度分析問題，絲毫不會將靈性或因果的解釋，混入那些角色並非修行人的情境之中。這種清晰的劃分，使得這些故事更添一分可信度與深度。

在最初那幾次充滿驚奇的對話之後，並徵得了里弗父母的真誠同意——他們深知自己兒子的特別之處，也期盼這些故事能夠觸動有緣的靈魂——我花了大約兩週的時間，專心致志地聆聽，並謹慎地記錄下他的記憶洪流。起初，我只打算為自己做份紀錄，當作一份關於奇蹟的珍貴資料。但越是聆聽，我越發意識到，這些故事不僅僅是為我一人而說的。它們蘊含了關於歷史、關於因果、關於在善惡間抉擇的深刻教訓，而最重要的是，關於一個生命在輪迴的無盡旅途中，探尋本源的歷程。

本書，《千劫輪迴——Thousand Lives》，便是那些故事的彙編，是根據那段時間里弗的口述，最為忠實地記錄下來的。在他講述的整個過程中，我幾乎沒有提問，只是聆聽與記錄。因此，讀者會發現，故事的鋪陳近乎是主角的獨白。我們將與這位主角同行，共同經歷他無數的角色扮

演：從一場史前戰爭中的將軍，到三國時期的道士，追隨耶穌的信徒，掌管聖地的山神，古老火星上的工匠，乃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外交官，並最終，揭示他真實的來源——一位來自輝煌天國的王，曾立下誓約降臨凡塵，等待大法。

第一章可能會讓部分讀者感到沉重，因為它講述了主角因在遙遠的前世抵制真法而犯下罪惡，必須承受的慘烈業報。但懇請您耐心讀下去，因為那是真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因果法則嚴明而又慈悲的體現。從第二章起，里弗將透過他的記憶，更多地以歷史「觀察者」的角色出現，從一個修行人的超常視角，去解讀事件與人物，聚焦於天意及變故背後所隱含的教訓。當遇到一些特殊的詞彙，如「副元神」，我已根據自己的理解，或來自男孩的解釋，或參考相關資料，在括號中加入了簡短的註解。

期盼透過《千劫輪迴》，我們每個人都能對生命、對歷史，增添一個新的視角，並或許，能為自身的旅程，尋得一絲共鳴，一縷深思。

凱西·維爾 (Casey Vale)

THE LIVES MEDIA

第一章：史前月影

...

有時候，當我打坐，或者只是在非常安靜的時刻，望向窗外，那些記憶便會浮現。那不是昨天做了什麼，或上週在哪裡玩耍的那種記憶。這些記憶很奇特，它們來自一個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遙遠到我認為這個地球上已不留任何痕跡。（後來，經過父母的解釋，我才明白，我是透過

天目看見那些事物的，因為我開始開天目時，大概才五歲。)

記憶將我帶回一個距今約一億年前的時代，那是一個極其輝煌，卻也正走向衰亡邊緣的文明週期的最後幾個世紀。

在那個時代倖存下來最古老的史卷中，記載著那個文明曾歷經過一個璀璨的黃金時代。各位不妨想像一下，當時的地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城市並非由灰暗的磚石所建，而是閃爍著光芒，彷彿由光織就，一座座高塔優雅地拔地而起。那個巔峰時期的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智慧與道德都處在一個非常高的境界。

史書記載，在一個關鍵時刻，當那個文明週期在存在了約五千年後看似即將終結之際，一件偉大的事發生了。一位至高無上的神，後世尊稱祂為創世主，降臨世間。祂帶來了大法——宇宙的真理——洪傳於世，救度眾生。祂的講法喚醒了數以億計的人們。他們走入修煉，心性提高，智慧開啟，因此，那個文明不僅沒有被毀滅，反而又在空前的輝煌中延續了一萬年。

在那整整一萬年裡，遵循大法真修的修煉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們今日所見的月亮，根據流傳下來的說法，正是他們所建造或調整的偉大奇蹟之一。它不僅僅是一塊岩石，

而是一個能量中心，一處神聖之地，象徵著那些修心向善之人的智慧與超凡能力。還有那些留存至今的宏偉神殿、壯麗建築，無一不是那個神人同在、大法如燈塔般指引方向的時代的明證。

然而，眾所周知，時間是一條永不停歇的洪流。待到我，在某一前世，降生之時，那輝煌的一萬年也已走到了最後的歲月。我在那一世的名字，如果我試著用你們現在的語言音譯出來，聽起來會很像亞里昂（Arion）。那個時代的語言和文字與我們所知的截然不同，所以我就暫時用亞里昂這個名字來講述，好讓大家容易想像。

當我亞里昂出生時，月亮依然高掛在夜空，古老的神殿也依然矗立。但在大多數民眾的心中，關於創世主、關於大法、關於那些神通廣大的修煉人建造月亮的故事，已逐漸變成了「神話故事」。就像現在人們講述嫦娥奔月、吳剛伐桂的故事一樣。美好、壯麗，卻遙遠得幾乎無人再信其為真。

在我亞里昂的時代，社會已出現了深刻的分化。一邊是那些仍努力維護信仰，珍視祖先留下的精神價值的人。另一邊，則是一股日益壯大的勢力，他們只相信眼見為實、耳聽為憑，相信物質的力量，相信那些他們能夠掌握和控制的東西。他們是唯物論者。

對於當時的我們，成長在實用主義氛圍日漸濃厚的這一代人來說，那些關於古人「超自然科學」或「心靈科學」的故事，聽起來實在是模糊而難以置信。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只有那些可以測量、可以透過實驗證明，那些我們能製造和操控的科技，才是真正的科學。

當然，我們也曾聽說，隱約在某處，仍有少數自稱依循古人所謂「大法」而「修煉」的人。傳聞他們擁有奇特的「神通」、「功能」，甚至能創造出我們科學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科技」。但說實話，我個人，以及我這一代的大多數人，從未親眼明確見證過這些事情。對我們而言，那多半只是些謠言，是從遙遠過去編織出的神話，或者頂多只是一些精巧的把戲罷了。我們相信有形的力量，相信軍隊，相信我們陣營日夜研發製造的先進武器。

因此，在那個文明週期最後約五百年裡，道德的滑坡幾乎是必然的。當人們不再相信神佛，不再敬畏宇宙間無形的法則時，道德的約束也隨之鬆弛。貪婪、自私，以及對權力與物質享受的渴望，變得日益強烈。

那些並非真心修心，或曾修煉但意志不堅的人，輕易地被名、利、情的誘惑所牽引，遠離了傳統價值。他們開始質疑，為何要過著苦行的生活，為何要相信那些看不見的事物，而物質科學卻能立即帶給他們舒適安逸的生活？

於是，在道德敗壞的土壤中，唯物思想不僅在我國，也在許多其他地區迅速蔓延。這些抱持相同理念的國家與勢力的領袖和思想家們，逐漸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一個信奉絕對物質力量的聯盟。我的家族，也是這個崛起中運動的一份子。

那個唯物聯盟有著明確的目標：將他們視為「虛幻心靈」的影響，徹底從社會生活中清除，不僅限於一國之內，而是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他們宣傳人是自身命運的主宰，一切成就皆由人的智慧與力量所創造。他們排斥修煉人，排斥那些仍對大法抱持信仰的人，視他們為社會「進步」的阻礙，為他們欲建立的新秩序的威脅。

那些歲月裡的氛圍日益壓抑。大法的教誨，曾被視為指引明燈，如今卻在許多地方遭到嘲諷與歪曲。唯物聯盟憑藉著一個由人親手打造的「人間天堂」的承諾，吸引了無數人，尤其是在各成員國的年輕一代中。聯盟的總體路線極其堅決，甚至帶有獨裁色彩，其領導者們準備動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來達成目標。

這不僅僅是一場社會內部的思想鬥爭，它已逐漸演變成更大規模的對抗，一場爭奪整個文明靈魂的戰爭。而我亞里昂，便是在一個身為唯物聯盟核心成員國之一的權貴家庭中，出生並成長。

如我所言，我亞里昂出生於那個萬年文明週期的最後一個世紀，當時唯物主義的火焰正熊熊燃燒。我的家族在社會上地位顯赫，我的父母是唯物聯盟中一個主要黨派的核心成員，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從我還很小的時候起，就被一種崇尚物質與權力的氛圍所包圍。我聽到的第一堂課，並非關於神佛、慈悲或信仰的童話，而是關於科技的力量、人類的優越，以及人如何能征服自然、主宰自己命運的講授。無神論的思想日復一日地灌輸到我的腦海中。任何與心靈、與古人大法相關的事物，都被視為迷信，是進步的障礙。我的父母，以及周遭的人，經常對那些仍懷有信仰的修煉人表示輕蔑，甚至是憎恨。他們稱那些人為「落伍者」、「不切實際的夢想家」。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帶著對所學之事堅定不移的信念長大，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輕視精神價值，相信唯有物質力量與軍事權力才值得追求。我觀看那些據說是修煉人所建的古蹟、神殿，並非懷著敬仰之心，而是帶著一絲科學的好奇，試圖探究是何種「技術」被運用，從未想及其心靈層面。

或許，我天生就有些軍事天賦。我喜歡戰略遊戲，喜歡閱讀歷史上重大戰役的記載（儘管它們通常是以唯物論的角度來詮釋）。我的體格也相當不錯，並很快展現出指揮的

才能。我的父母看見這些傾向，非常滿意，並鼓勵我走上軍旅之路。對他們而言，軍隊正是力量的象徵，是保護並擴張唯物聯盟影響力的工具。

我在聯盟軍隊中的晉升之路相當順遂。我年輕時便進入軍事學院，勤奮學習，不斷操練。我迅速掌握了現代戰術，學會了使用我們陣營製造的最新式武器。憑藉天賦、果斷，以及家族的支持，我很快地在各級軍階中晉升。在大型演習或小型邊境衝突中（與那些仍反抗唯物聯盟的勢力）取得的勝利，更增添了我的聲望。

於是，在年紀尚輕之時，我便被任命為一支主力軍團的指揮官——那是一支擁有約五萬兵力的强大部隊。它不僅是聯盟中最善戰的軍團之一，而且要知道，我們的整個聯盟還有許多規模相當甚至更大的軍團，隨時準備投入大型戰役。

請想像一下那些軍容整齊的軍隊，密集的步兵方陣配備著火槍與閃亮的刺刀，雄壯的騎兵部隊手持刀槍，還有由健壯駿馬拖曳的重型炮兵隊。我們的軍服精心裁剪，色彩鮮豔而充滿威嚴，每個軍團、每個兵種都有其獨特的標誌，以便在廣闊的戰場上區分。對當時的我而言，那是名望的巔峰，是對自己努力與信念的肯定。我為那個職位感到自豪，為我那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軍團感到驕傲，並完全

相信自己正在為一個「崇高」的理想服務——建立一個由人類主宰、不再有「心靈幻想」容身之處的世界。

那股緊張的氛圍終究還是要爆發的。最終的命令從唯物聯盟最高指揮部下達：一場全面戰爭即將發動。口號清晰明確，傳遍各地：這是一場為了將世界從迷信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戰爭，為了「啟蒙」那些仍沉浸在心靈黑暗中的土地，並建立一個由人類與物質科學絕對統治的世界新秩序。聯盟領導層的初步計畫是一場「速戰速決」，預計最多在六個月內掃清所有反抗，取得完全勝利。

對我和我那五萬人的軍團而言，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為之訓練的時刻。我們對這場戰爭的正義性沒有一絲猶豫，沒有一絲懷疑。我們相信自己正在帶來未來，正在摧毀那些陳舊落後的東西。

我的軍團，連同聯盟中許多其他強大的軍團，開始了行軍。步兵隊形層層疊疊，騎兵方陣威風凜凜，炮兵隊伍浩浩蕩蕩，氣勢沖天。我們奉命攻擊一個被視為唯心派核心的區域，那片土地他們稱之為「光之城」——據說是修煉人的中心，並保存著許多大法的經書與遺產。

然而，戰事並未如初步計畫那般輕易。那些信奉大法的國家與社群，儘管他們的軍隊起初不像我們那樣專業化組織，

卻展現出無比勇猛的戰鬥精神。他們沒有龐大的常備軍，但似乎每位公民都是一名士兵，隨時準備保衛自己的信仰與家園。他們作戰極為機智，利用熟悉的地形，採取靈活的游擊戰術，給我們造成了不小的損失。

此外，唯心派少數擁有「功能」的修煉人的暗中協助，也大大拖慢了我們的進軍步伐。我們預定行軍的道路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崩塌。重要的橋樑被精巧地摧毀。濃霧與不合時令的驟雨突如其來，阻礙了我們的行進與後勤。我的軍團也多次遭遇無法解釋的奇異狀況。有一次，正值正午行軍，突然間，先鋒部隊近半數的士兵昏倒在地，症狀與嚴重中暑完全相同，儘管當時天氣並不算酷熱。另一次，一種奇怪的瘟疫突然在軍團大部分單位中爆發，傳播極快，短短幾週內就造成約百分之十的兵力死亡，直到我們的軍醫好不容易才找到控制方法。儘管這些行動並非來自有形敵人的直接殺傷，主要目的在於阻撓與消耗我們，但它們確實造成了許多困難與潛在的恐慌。

正是由於這種頑強的抵抗與意外的阻礙，我們原以為幾個月就能結束的戰爭，竟拖延了下去。耗費了近三年的時間，歷經無數大小戰役，雙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我們唯物聯盟才逐漸在所有戰線上取得了優勢。每前進一步，都以鮮血與疲憊為代價。

於是，經過近三年的征戰，我亞里昂的軍團，儘管歷經了許多考驗與損耗，最終還是抵達了「光之城」的外圍。我們的任務依然不變：佔領城市，消滅所有殘餘的反抗力量，並摧毀唯心派的象徵。儘管「戰無不勝」的口號依然響亮，但內心裡，人人都明白這場勝利來之不易。

對「光之城」的進攻，是我軍團經歷過最慘烈的一場戰役。儘管唯心派在近三年的戰爭後已然衰弱，但他們在此地，在這座最後的堡壘，其抵抗卻異常猛烈。他們以一種絕望的決心戰鬥著，彷彿深知這是決定命運的一戰。經過數日血腥的交鋒，我的軍團，此時兵力僅剩原先的五分之三左右，終於撲滅了城外敵軍最後的抵抗據點。

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如今已然敞開。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一片廣大的宗教建築群，一座宏偉的寺廟，據說是他們最神聖的地方，保存著大法的精髓。根據情報，那裡也是修煉人和那些頑固信徒的最後藏身之處。

當寺廟巨大的門戶在炮火的威力下崩塌時，一幅景象展現在我們眼前。在廣闊的庭院內，一尊巨大、威嚴而慈悲的佛主像前，坐著數百名身穿修煉人法服的人，他們靜坐著，口中喃喃祝禱。在他們周圍及身後，是成千上萬的平民——有老有少，有婦女，有孩童——全都雙手合十，以一種

虔誠託付的神情望著佛像。沒有武器，沒有抵抗，只有信仰的沉靜與低聲的祈禱。

對於我的士兵而言，他們鏖戰了整整三年，目睹同袍倒下，滿腦子都是對「迷信敵人」的仇恨思想，眼前的景象並未激起任何同情。他們視之為「愚昧」的最後巢穴，是必須被消滅以「淨化」世界的對象。

上級的命令已經下達：一個不留。我亞里昂的軍團隨即湧入。

那是一場屠殺。

我站在高高的台階上，俯視著。我看見我的士兵，手持武器，衝向手無寸鐵的人群。尖叫聲、哭喊聲、兵器觸及骨肉的聲音、一個個倒下的軀體。鮮血開始在寺廟潔白的石地上蔓延開來。那些修煉人，即便面對死亡，許多人仍保持著平靜的神情，繼續念經直到最後一息。而那些平民則驚慌失措，徒勞地試圖逃跑。

我沒有親手殺害任何一位修煉人。我的職責是指揮，是確保「任務」完成。但當那些殘酷的畫面映入眼簾，當那些淒厲的哭喊聲傳入耳中，一股寒意頓時在我胸中升起。一瞬間，僅僅一瞬間，一絲憐憫，一個想下令停止、結束這

場無謂屠殺的念頭，潛入了我的腦海。一個人的良知，儘管被多年的唯物教條所蒙蔽，似乎仍想發出微弱的聲音。

但隨即，那股鋼鐵般的意志，那份我被灌輸的對唯物「真理」的信念，迅速撲滅了那微弱的光芒。「他們是敵人，」一個冷酷的聲音在我腦中響起。「他們是進步的障礙。他們的毀滅，是為了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新秩序所必需的。」我閉上眼一秒，又再睜開，臉上恢復了冷漠無情。我任由屠殺繼續，直到再無聲響，只剩下士兵們的喘息聲，以及風吹過如今已血跡斑斑的空寂寺廟廊道的聲音。

那一天，在我亞里昂指揮下的軍團，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們不僅殺害了無辜的生命，更摧毀了一處聖地，褻瀆了神佛。而我個人，雖未親自動手，但我的縱容、對罪行的漠視、對那僅僅一閃而逝的良知聲音的否決，已種下了一份我當時無法想像的巨大業力。

那便是我亞里昂在那一世所犯下的最大、最深重的罪業。一份我將在往後無數輪迴中，用無盡的痛苦來償還的債。

在「光之城」被以那種殘酷的方式佔領並「淨化」後，持續了近三年的戰爭終於走向尾聲。唯物聯盟在全境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唯心派的倖存者，若非被消滅，也只能東躲西藏，生活在恐懼之中，或被迫放棄自己的信仰。

我亞里昂，憑藉指揮軍團征服「光之城」的「功績」，被譽為英雄。我獲得了榮譽，得到了豐厚的獎賞，並被晉升到一個極高的軍階，或許相當於你們今日軍隊中的大將軍銜。我的聲名響徹整個聯盟。憑藉這些成就，以及家族與多個權力派系的支持，我被視為在即將到來的任期中，角逐聯盟全軍最高領導職位——一個類似「國防部長」的職務——的最有力人選。眼前的一切似乎一片光明，一個權力與榮耀的巔峰未來正向我敞開。

我幾乎篤定自己將會得到那個職位。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遊說似乎都已塵埃落定。然而，人生總是如此諷刺。就在正式任命公佈前不久，一場意想不到的「意外」發生了。

那天，我正從另一座城市參加一場重要會議後返回。我的馬車行駛得相當快。天空突然下起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當馬車行經一段險峻濕滑的山路時，不知為何，馬匹突然驚慌失措，狂暴地跳躍起來。馬車失去控制，劇烈搖晃後直直墜入一個深不見底的懸崖。

我在亞里昂那一世的最後感覺，是身體自由落體時的極度恐懼，接著是一陣驚天動地的撞擊，然後黑暗便籠罩了一切。

直到很久以後，在這一世，由於修煉大法而開了天目，我才得以回看那場「意外」的真相。那並非一場偶然的意外。那是由唯物聯盟中另一位政治對手精心策劃的暗殺陰謀，那傢伙也正覬覦著我即將得到的「國防部長」之位。他收買了車夫，或許還有那些負責我行程安全的官員。

真是可笑，不是嗎？我，一個以唯物「理想」之名犯下無數罪行的人，最終卻死於同道之手，同樣是為了爭奪權力與物質利益。那場死亡，儘管痛苦而冤屈，或許也只是我無盡償業之路的開始。

我墜崖的猝然身亡，為亞里昂那充滿野心與罪惡的一生劃下了句點。但在那場「意外」發生前約一週，來自遙遠戰場的最後消息也已傳回。唯物聯盟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唯心派所有殘存的國家與地區都已被平定。那些修煉人，那些堅守大法信仰的人，幾乎全數被消滅或被捕入獄，被迫放棄自己的道路。長達近三年的戰爭，最終以唯物派的絕對統治告終。我們「成功」地抹去了一個存在了數千年的世界觀與信仰。

在那些最後的日子裡，就在戰事剛平息之際，一件奇特的事件發生了，那情景至今想來仍令我毛骨悚然。一日夜晚，天空晴朗，月亮又圓又亮。突然間，我與首都的許多其他人，都目睹了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月亮，那個我們的祖先

傳說是修煉人所造的巨大球體，開始緩緩移動，偏離了它熟悉的軌道。起初只是一點微小的位移，但隨後越來越快，越來越明顯。它沒有墜落，也沒有撞上任何東西，只是單純地在離去，飛離地球。我們站在那裡，目瞪口呆，驚恐萬分，看著那銀色的球體越變越小，直到變成一個微弱的光點，然後完全消失在宇宙深處。

我們這些唯物主義者，沒有人能解釋那個現象。我們的科學家試圖提出關於引力、關於軌道的假說，但在月亮已經離去這個明顯的事實面前，一切都顯得蒼白無力。直到很久以後，天目開啟，我才知道那並非自然現象。那是一場偉大的遷徙。一群道行極高的修煉人，他們預見了文明不可避免的衰亡與人心的敗壞，用神通將一部分僅存的真修弟子——約有數萬人——連同文化的精華與生命的種子，一同帶上了月亮。

後來，透過天目，我更清楚地看見了當時發生的事。那個月亮，從外部看像一個實心的石球，但內部其實是中空的。它的結構極其複雜，宛如一個微縮世界，有多個層次和區域。有肥沃的土地用來種植各種糧食作物和珍貴草藥，有區域專門飼養帶來的動物。他們甚至還有一種特殊的技術，一個能夠產生人造力場、維持內部穩定重力與大氣的秘密系統，就像你們今日科幻電影中所見的一樣。整個內部結

構被設計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足以讓數萬人在漫長的星際旅程中生存繁衍。

而那些修煉人便以其廣大的神通，駕馭著月亮，將它變成一艘巨大的宇宙飛船，一艘承載著整個文明的「方舟」，離開太陽系，去尋找另一個安全之所，以保存血脈與希望。

在我亞里昂因馬車「意外」身亡後不久，或許僅僅數日，一場更為恐怖的災難降臨了。因為我已死，所以接下來發生的事，是我後來透過天目觀察到的。當載著避難者的月亮遠離太陽系後，似乎再也沒有什麼能維繫這顆星球的平衡了。那個文明中所有眾生所造下的巨大業力，尤其是唯物派反對大法、迫害修煉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到了該清算的時候。

我看見諸神，那些這個宇宙的護法神，那些我們唯物派曾嘲笑並否認其存在的眾神，出手了……不是為了拯救，因為一切已無可挽回。他們用其偉大的神通，引發了驚天動地的地質變動，滔天洪水，以及恐怖的火山爆發。最終，為了徹底淨化，他們引爆了那個史前文明時期的地球本身。整個文明，連同其所有的物質科學成就、罪惡與野心，被徹底抹去，不留一絲痕跡。

奇蹟的是，月亮，那艘不得已的救世方舟，在歷經多年，或許按我們的算法是數十年，以難以想像的速度漂泊、遨遊於遙遠的宇宙空間後，最終，當一個新的地球被諸神從舊宇宙的殘骸中重塑，當一個新的文明週期即將開始之際，它又被引導回來，成為這顆星球的衛星，繼續其默默的使命。

...

而我亞里昂的靈魂，在那場慘烈的死亡之後，攜帶著一團沉重漆黑的業力。我開始了我的贖罪之旅，一場在無數輪迴中，在最黑暗、最痛苦的境地裡延續的旅程。

那時，我開始了做豬、做狗的生涯。

...

亞里昂死後，我的靈魂帶著因罪惡而生的巨大業力，沉入一片無盡的黑暗。我不知在那種狀態下漂流了多久，只感覺到冰冷、孤獨與一絲模糊的恐懼。接著，一股強大的吸力將我拉走，當意識逐漸恢復時，我發現自己已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軀殼裡。

那是為豬的一世。不是一次，而是連續七次。

那些生命的記憶，即便現在回想起來，仍令我毛骨悚然。試想一下，從一個指揮萬軍的大將軍，一個即將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如今我只是一隻四腳動物，活在一個骯髒、惡臭的豬圈裡。亞里昂的一切思想與野心似乎都被抹去，只剩下最基本的本能：飢餓、口渴，以及一種時刻存在的模糊恐懼。

我記得被關在狹窄、潮濕的豬圈裡的感覺，地上總是沾滿了黏糊糊的糞便和尿液。我們的食物是人類丟棄的殘渣剩食，倒在一個骯髒的木槽裡。我們為了每一口食物而爭搶，互相推擠，發出淒慘的哀嚎。沒有尊嚴，沒有選擇，只有日復一日地苟延殘喘，等待著一個無法逃避的結局。

最痛苦的，不僅僅是骯髒或飢餓。而是那種無力感，那種愚昧。偶爾，在短暫的瞬間，一絲來自亞里昂那一世的模糊記憶會在我腦中閃現——華麗的軍服、威嚴的戰場、歡呼的聲音。但它很快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一片茫然，一種無法言喻的痛苦。我是誰？我為何在此？沒有答案。只有這沉重、遲緩的軀體，以及動物的無知。

然後，那命中注定的一天終會到來。我記得被粗暴地拖出豬圈的感覺。同類的哀嚎聲，極度的恐懼。接著是冰冷的刀刃，以及撕心裂肺的劇痛。一世就此結束。然後又開始

新的一世，同樣是豬的形體，同樣在骯髒的豬圈，同樣以痛苦的死亡告終。七次，週而復始。

但有一世為豬的經歷特別不同，那一世我永生難忘，儘管那只是臨死前短暫的一瞥意識。

那一世，與其他為豬的生涯一樣，我被養在一個破舊的豬圈裡。有一天，主人將我拖出來，綁住四肢，準備屠宰。就在那時，當死亡臨近，當屠夫鋒利的刀即將落下之際，一件奇特的事發生了。在短暫的一瞬間，不知為何，身為將軍亞里昂的記憶突然清晰地浮現在我腦海中。我憶起了一切：那些征伐、那些殘酷的命令，以及當年我在神殿下令屠殺的那些修煉人的面容。

接著，我抬頭看著眼前的屠夫。一種極度的恐懼攫住了我。我認出他了！那張臉，那眼神，儘管已染上了歲月的風霜與一生的辛勞，但我絕不會認錯。他正是在「光之城」那場屠殺中，被我的士兵殺害的修煉人之一！

在豬的軀體裡，我無法說話，除了顫抖什麼也做不了。遲來的悔恨，無法言喻的恐懼湧上心頭。我掙扎著，試圖做些什麼來求饒。憑藉一股非凡的力氣，我勉強撐起身子，試圖用前腿跪下，兩隻前蹄像合掌求饒般，口中發出淒慘的哀嚎，希望那個屠夫能明白，能饒我一命。

但他，那個屠夫，或許只看到一頭臨死前恐懼的豬。他絕不會知道，在那骯髒的軀殼裡，是曾在前世奪走他性命的那個靈魂。他的眼神依舊冷漠。刀，依舊落下。

我在極度的絕望、恐懼與悔恨中死去。認出那位屠夫的瞬間，以及無法改變命運的無力感，在我靈魂深處烙下了一道永不磨滅的傷疤。那是關於因果法則，關於宇宙絕對公正的一堂殘酷的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有罪惡都必須償還，或早或晚，非此即彼。

七世為豬，每一世都是一種折磨，一種在痛苦與屈辱中洗滌罪惡的過程…

…

經歷了七世為豬的痛苦與屈辱後，我原以為已觸及墮落的谷底。但亞里昂的償業之旅尚未結束。緊接著，是我十五世為犬的生涯。

十五次，我又以不同的形體降生，依然是四腳動物，但或許更靈活一些，與人類的關係也更複雜。為犬的一生帶來了不同的苦難，不同的教訓，但歸根結底，仍是無力感、依賴，以及品嚐動物各種情感的滋味。

我記得有一世，我是一隻無主的流浪狗，在一個擁擠城市的骯髒街道上遊蕩。每一天都是一場為了尋找殘羹剩飯，為了躲避惡人的棍棒，為了尋找一個不致凍僵的角落過夜的戰鬥。我嚐過飢餓到虛脫的滋味，被驅趕時的恐懼，以及極度的孤獨。

又有另一世，我被一個偏遠鄉村的貧困家庭收養。他們並不富裕，但願意與我分享他們所擁有的一切。然而，生活也並不容易。主人或許因生活過於困苦，常將怒氣發洩在我身上。我記得那些無故的毆打，那些只因我無心犯下的小錯而被罰餓肚子的日子。我記得那些冬夜的冰雪天，當我被迫睡在屋簷下，在刺骨的寒冷中瑟瑟發抖，透過門縫望向屋內，看見溫暖的燈光與他們的笑語，心中感到一種無法言喻的委屈。儘管被惡待，但狗的本能仍使我忠誠，仍依偎在他們身邊，仍努力取悅他們。

但並非每一世為犬都充滿痛苦。有些時候，我也曾嚐到愛，儘管那有時會以更大的痛苦告終。

我最記得有一世，我是一隻非常聰明的狗，被一個農村家庭深深地愛著。他們待我如家人。我與孩子們玩耍，看家護院，並從他們身上感受到溫暖與信賴。那是我在漫長畜生生涯中難得的幸福時光。

有一天，那個家庭決定搬到城市去生活。或許城市的生活不允許他們帶著像我這樣大的狗，或許他們認為我無法適應。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我只記得，一個早晨，他們收拾行李，上了一輛馬車。他們最後一次撫摸我，眼神中帶著一絲悲傷，然後馬車便遠去了。

起初，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我只以為他們像往常一樣，出去一會兒就會回來。我在門口耐心地等待，日復一日。我等了整整一週。他們留給我的食物也吃完了。對他們的思念在心中翻騰。那時，我仍不認為自己被拋棄了。我天真地以為，他們一定是在路上遇到了什麼意外，所以才回不來。

懷著這個念頭，以及無限的忠誠，我決定上路去找他們。我離開了熟悉的家，開始了漫無目的的旅程。我憑著直覺，憑著空氣中殘留的熟悉氣味前行。我經歷了極度的飢餓，被陌生人驅趕，被其他的狗攻擊。但必須找到主人的念頭給了我力量。

尋找之旅不知持續了多久。我走過了多少田野，多少村莊。我的身體日益消瘦，筋疲力盡。最後，當我遊蕩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時，我已再無一絲力氣。我倒在一棵古樹下。

然後，一隻猛獸，似乎是一隻老虎，出現了。它用獵食者冷酷的眼神看著我。我已無力反抗，也無心逃跑。就在它撲向我之前，一股劇痛湧上心頭。那不僅僅是即將承受的肉體之痛，而是找不到主人的痛苦，以及一絲微弱而苦澀的懷疑：或許，或許我真的被拋棄了。

我就死在那片森林裡，帶著一顆因忠誠被背叛而破碎的心，以及一個關於我曾擁有過的愛的無解之問。

十五世為犬，每一世都是關於痛苦、無力、情感、忠誠與背叛的不同體驗。那些記憶，儘管屬於一隻動物，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意識中，如永不褪色的提醒，警示著亞里昂所種下的罪孽，而悔改的種子，即便遲來，也已在畜生之身中開始萌芽。

* * *

第二章：蔚藍王子

...

在經歷了那些漫長的為豬為狗的日子，估算起來應有近百年的人間歲月之後，我的靈魂終於脫離了畜生道。我又轉生為人。但來自亞里昂那一世的業力依然深重，因此最初

那幾世為人，我仍需在貧寒困苦中度日，嚐盡了各種匱乏與屈辱。一世又一世，或許有上百次，我或生於貧困，或生於病弱，或早早夭折。漸漸地，隨著時間的流逝與不斷的償業，我的業力也減輕了些許。我開始轉生到條件稍好一些的家庭，得以讀書識字，擁有些許資產與社會地位。

在無數流逝的生命中，有些生命模糊得如一場飛逝的夢，但也有一些則深深地烙印在記憶裡，帶著極其特別的經歷。接下來，我想為各位講述其中這樣的一生。這件事發生在非常、非常久遠的過去，大約是兩百萬年前。那時，我並非生活在陸地上，而是海洋中的一個生命。我是一個生活在深海的人魚王國的王子。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一生，一個擁有奇妙法則與生物的世界，而那些事物今日或許只存在於傳說故事中了。

科拉利亞王國——海底人魚世界

當時我們的王國名為科拉利亞（Coralia），或是在人魚的語言中，某個聽起來與此相近的名字。它藏身於一個廣闊的深海峽谷，或可能是一片浩瀚的珊瑚平原上，被雄偉的海底山脈所環繞與庇護。那裡沒有陸地那樣刺眼的陽光。

整個王國被一種閃爍、奇幻的光芒所照亮，那光芒來自無數能進行生物發光的珊瑚、海藻與奇特的海洋生物。那光時而溫柔如滿月，時而絢麗多彩，營造出一幅令人心醉的美景。在王國領域內較淺的水域，我們偶爾也能感覺到微弱、溫暖的陽光穿透深藍的海水。

我們不像陸上的人那樣用石頭或金屬建造城市與房屋。我們人魚的住所是巨大的珊瑚叢，它們或經由大自然數千年的雕琢，或有時由我們自己「培育」，歷經數代依意願塑造而成，形態獨特。有時，我們也居住在深藏於海底懸崖的天然洞穴中，用閃爍的貝殼、珍貴的珍珠及各色海石來裝飾。我父王的皇宮，也是我出生與成長的地方，是最大、最璀璨的一座珊瑚叢，位於科拉利亞的中心，散發著一種柔和的碧玉綠光，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

當時的海底人魚世界並非只有單一的種族。我們的科拉利亞王國只是眾多社群之一，即便在王國之內，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人魚族系，他們或混居，或擁有各自的領地，但全都臣服於我的父王。一個特別之處是，每個主要的人魚種族通常都有自己的方言，即他們溝通時特有的音調。我們在水下的溝通方式也與陸上人類的交談大相逕庭。我們不像各位那樣發出清晰的字詞。人魚的語言是一連串悠揚的聲音、口哨聲、高低起伏的滑音，或許與你們科學家今

日研究的海豚或藍鯨的溝通方式有幾分相似。那些聲音能在水中傳得很遠，攜帶著訊息與情感。此外，身體語言與面部表情在我們的溝通中也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一次輕柔的擺尾、眼神的細微變化，或是我們傾頭的方式，都能傳達非常明確的意義。我們當時的人魚生活得非常純樸，與自然融為一體，因此也不像後來的陸上人類那樣需要太多的語言交流。我們之間大部分的理解，來自於直接的感受、靈魂的共鳴，以及那些細膩的表達。

我的種族，科拉利亞皇族，被視為最高貴的血統。我們的鱗片呈碧玉綠色，如海底最美的寶石般閃閃發光。當我們游動時，那些鱗片會反射出奇幻的光芒，形成一道道光影。我們的頭髮長而柔軟，如海絲般，通常是深藍色或苔綠色。科拉利亞族系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我們能從身體發出一股柔和的生物能量流。這股能量流不足以攻擊大型敵人，但能幫助我們抵禦較小的生物，或者更重要的是，為自己及他人治療小傷口。

除了科拉利亞族系，還有其他具有各自特點與角色的人魚種族。例如，有黑鱗人魚。正如其名，他們的鱗片呈純黑色，光亮無比。他們通常生活在更深、光線難以到達的水域。黑鱗人魚的眼睛有著極佳的夜視能力，並且非常擅長在海底岩縫或濃密的海藻中偽裝。因此，他們常承擔重要

任務，如偵察、探查遙遠海域的敵情，或守衛王國的邊境地區。他們寡言、沉靜，但非常勇敢與忠誠。

還有珊瑚人魚。他們或許是色彩最絢麗的人魚種族。他們的鱗片五彩斑斕，與他們常棲息藏身的珊瑚礁一模一樣。珊瑚人魚的體型比我們小，但極其敏捷與靈巧。他們是偽裝大師，能完美地融入珊瑚礁中，幾乎無人能察覺。他們也非常擅長採集各種海洋植物、珍稀海藻，用作食物或療傷藥物。

此外，還有一個被稱為戰士的人魚分支。他們可能是我們科拉利亞族的一個特殊分支，或是科拉利亞與黑鱗族的結合，我已記不清了。但他們的特點是身體比其他種族強壯得多，鱗片也更堅硬，就像一層天然的盔甲。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練習戰鬥技巧，使用由鯊魚牙齒、鋒利貝殼或大型魚骨製成的長矛等武器。他們是保衛王國免受外來威脅的主力軍。

在規模上，我們的科拉利亞王國當時約有百萬人魚。在科拉利亞領土周圍，還有一些較小的人魚小國。有時我們和平共處，交換物產，但有時也會因領土或資源發生小規模衝突。

我們人魚的社會，若與我後來所知的陸上人類歷史相比，或許近似於一個早期的封建社會，但又有其非常不同之處。最高統治者是父王與王后，他們共同治理王國，被視為海洋智慧與福祐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人魚社會不像許多陸上封建社會，例如古代中國那樣，有嚴重的性別歧視。男女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相當平等，王位的繼承也並非完全基於性別。擁有足夠才華、德行與強大法力的人，無論男女，都有可能被考慮為繼承人。事實上，我的大姐，憑藉其超群的法力與智慧，已被父王及皇族長老們視為未來的王位繼承人。其次是像我這樣的其他王子、公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與責任。再往下是各大貴族，他們對王國有功，被父王賜予封地與某些特權。最底層則是廣大的平民，包括黑鱗人魚、珊瑚人魚，以及非貴族血統的科拉利亞人。

我們沒有像陸上那樣複雜的官僚體系或大型學校、圖書館。知識、律法與民族的歷史故事，主要透過歌曲、帶有海洋韻律的旋律，代代口耳相傳。少數最重要的內容，可能會用一種古老、如波浪般起伏的人魚文字，簡單地記錄在巨大的珊瑚石板上。

我們沒有你們所理解的那種明確的哲學家或宗教。我們人魚崇拜海洋母親，相信祂是所有生命的源頭，是庇護與滋

養萬物的神。我們相信自然的平衡，相信簡單的因果法則：行善者將獲海洋賜福，作惡者將受懲罰。在我們人魚的信仰中，皇室成員，特別是科拉利亞族系，被視為由神靈、由海洋母親親自挑選來領導與保護王國的人。人們相信，我們被賦予了特殊的恩惠，體現為一種被稱為「法力」的純淨生物能量。憑藉這份恩惠，我們不僅擁有特殊能力，其智慧、健康與壽命也都遠超常人。當時人魚的平均壽命也相當高，約為兩百年。而像我父王這樣的皇室成員，或擁有強大法力的人，則能活得更久，有的甚至超過三百歲。

皇室的一個重要角色，也是海洋母親恩寵的體現，是與海洋諸神溝通連結的能力。這並非總是清晰可見，但偶爾，特別是父王、皇族長老，或民間少數有特殊根基的人魚，能接收到來自神靈的訊息或指引。這可能發生在預言性的夢境中，或在向海洋母親獻上神聖祭典的深度靜默時刻。那些訊息通常關係到王國的重大事務，如天災的預兆或維持和諧的建議。

然而，一個特別之處是，儘管壽命很長，我們人魚的生育能力，自然而然地，卻不如許多陸上物種。在其漫長的一生中，一位人魚女性通常最多只會懷孕並生育兩次。這似乎是我們種族的一個自然法則，有助於和諧地維持王國的人口平衡，避免過度開採海洋母親的資源。

皇室成員的法力，這份來自神靈的禮物，不僅是一種恩寵，更是一份重大的責任：必須用它來保護子民，維持王國的繁榮與安寧。這法力在每個人身上的表現不盡相同，就像一個獨特的印記。例如，我的父王能在需要高度專注或面臨危險時，在自己周圍產生一個微弱但有效的保護力場。我的大姐，被視為王位繼承人，則有一雙非常特別的眼睛；當她願意時，那雙眼睛能在黑暗中發出璀璨的光芒，幫助看穿幻象或尋找被隱藏的微小物件。我還有一位叔叔，他的法力則讓他能像我們後來所知的電鰻一樣，從體內積聚並釋放電流。那電流足以麻痺小型海洋生物，或讓較大的敵人在瞬間昏厥。

而我，在那一世，名叫萊拉（Lyra）——我將其音譯成這樣的名字。我是王子，是統治科拉利亞王國的父王的次子。

萊拉王子——才華與德行

從小，我就展現出皇室血統的特質。海洋母親賜予我的法力，明顯地體現在我非凡的體力上。我能游得比任何同齡的年輕人魚都快，我的耐力也相當驚人。玩耍或練習時留下的小傷口、碰撞，通常在我身上很快就會癒合。我的頭

髮呈深藍色，如同無月之夜的大海，而我的眼睛，人們常說，亮如深海尋得的最珍貴的珍珠。

父王與王后，儘管無法「教導」我們如何使用法力——因為那是神靈賜予每個人的獨特恩惠，其表現方式也非常個人化——但他們不斷地教誨、叮囑我們保持善良心性、純潔德行的重要性。他們強調，只有當擁有者懷有一顆仁慈、為他人著想的心時，法力才真正具有意義並發揮其良善的作用。正是這些教誨，引導了我看待與使用自身力量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我心中播下了仁愛、公正與對子民、對王國深厚責任感的種子。我學到，真正的力量不在於超群的戰鬥能力，而在於懂得愛護與庇護弱者的心。我們所擁有的法力，不是為了驕傲或炫耀，而是為了服務，為了給所有生活在科拉利亞庇護下的生命帶來平靜與幸福。

我們人魚的婚姻生活也有其非常特別之處。無論是皇室還是平民，我們都崇尚忠貞，一夫一妻。有趣的是，皇室成員完全可以自由地尋找並與自己所愛的人結婚，即使對方出身平民。真摯的愛情被看得比一切都重要。還有一件被視為海洋母親祝福的奇妙之事：如果一位平民與皇室成員結婚，並在共同生活數年後，仍能保持善良、品德高尚，那麼漸漸地，此人也可能被神靈賦予一部分法力，儘管可

能不如其皇族伴侶那樣強大。這更鼓勵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和諧與愛。

我本人，萊拉王子，當時心中也懷著一段深厚的戀情。她是一位珊瑚人魚女孩，住在王國南部珊瑚礁旁的一個小村莊。她沒有法力，也不屬於貴族血統，但她純潔的美貌、溫柔與善良的靈魂，已完全佔據了我的心。我們常秘密會面，一同探索神秘的洞穴，或只是靜靜地在五彩繽紛的魚群中游弋。我們的愛情純潔而熾烈。我本已打算盡快向父王與王后稟明，請求正式與她成婚，但即將發生的重大變故，卻使所有計畫都不得不暫時擱置。

長大一些後，我不僅僅待在皇宮裡。我常花時間游遍王國的各個領地，從珊瑚人魚棲息的絢麗珊瑚礁，到黑鱗人魚居住的幽暗海底峽谷。我喜歡與平民交談（以我們人魚的方式），傾聽他們的想法、願望，以及他們的困難。如果在我能力範圍內能幫上忙，即便是最小的事，我也從不推辭。或許正因如此，儘管我只是一位次子，並非像姐姐這樣的王位繼承人，但我依然深受廣大子民的愛戴與尊敬。他們在我身上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位潛在戰士的力量，更是一位將永遠與他們站在一起的君主的親近與德行。

來自邊境的威脅

在科拉利亞的平靜生活，那些我專心修煉法力、暗自滋養與珊瑚人魚女孩戀情的日子，就這樣流逝。直到有一天，來自王國北部邊境的兇險消息開始傳回，帶來了恐懼與混亂。據報，一群前所未見的龐大海蛇王，數量多達數十條，出現在那片海域。率領蛇群的是一頭海蛇王首領，其體型遠超其他同類，鱗片並非常見的石灰色，而是一種可怕的血紅色，閃爍著冰冷的目光。

這群海蛇王極其兇猛且有組織。它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單獨捕食，而是協同攻擊邊境地區珊瑚人魚與黑鱗人魚的小漁村。它們摧毀家園——那些居民賴以生存的珊瑚叢，殺害了許多來不及逃脫的人魚，並在廣大區域內散播恐懼。哭喊聲、絕望的求救聲開始傳到皇宮，撕裂了往日的寧靜。

我的父王極為憂慮。他立即召集皇族長老與戰士軍隊的指揮官們商議對策。科拉利亞的人魚軍隊，主要由戰士族系的戰士組成，雖然勇猛善戰，但他們主要習慣於領土防禦或與其他小人魚國或孤單的海蛇王進行小規模交戰。面對如此龐大，且由一條狡猾蛇王率領的海蛇群，是王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那些經歷過許多變故的長老們，也顯

得極為擔憂。整個科拉利亞王國籠罩在緊張與恐懼的氛圍中。平日的嬉戲歌唱似乎都已停止。

王子出征

看著那些幸運逃脫者口中描述的子民的苦難，看著父王臉上深刻的憂慮，我心急如焚。我無法安坐於華麗的宮殿中，而我的同胞正遭受危險與死亡。海洋母親賜予我的法力，我長久以來修煉的力量，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保護弱者。

在一次緊急的朝會上，聽完將領們關於危急局勢與應對困難的報告後，我毫不猶豫地站出來，跪在父王面前。

「父王，」我語氣堅決地說，「兒臣懇請領命為先鋒，率領王國最精銳的部隊前往北部邊境，消滅那群海蛇王，為子民帶來安寧！」

整個朝堂鴉雀無聲。父王看著我，眼神中充滿了驚訝、擔憂，但也有一絲自豪。他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的勇敢與心意。但他也知道這項任務的危險。

「萊拉，我的孩子，」父王溫和地說，「你的勇氣值得稱讚。但這次的海蛇群非比尋常，它們極其兇猛，且有蛇王率領。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狩獵。」

「兒臣明白，父王，」我答道，「但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袖手旁觀。若我們不消滅它們，它們將繼續肆虐，恐懼將蔓延整個王國。兒臣已得海洋母親賜予力量，願用此力量保衛科拉利亞。請父王信任兒臣！」

我的姐姐，即將繼承王位的人，也出言支持。許多曾見證我在練習中能力的將領，也表示了信任。最終，經過一番思量，看到我眼中堅定的意志與朝臣的支持，父王點頭同意了。

他站起身，威嚴地走上前，親手將皇族世代相傳的海劍交給我。劍刃由一隻早已滅絕的古代巨鯊的巨齒製成，鋒利無比，堅硬異常。他還賜給我一套輕便但堅固的盔甲，由一隻在海底石化了數千年的巨型海龜的龜甲製成。特別的是，在交給我之前，父王用他強大的法力為其加持，將能量注入盔甲的每一絲纖維，使其不僅保持輕盈，更堅固了數倍，足以抵擋強力的攻擊。

「去吧，我的孩子，」父王將手放在我的肩上，聲音沉穩有力。「帶著科拉利亞的力量，以及海洋母親的祝福。務必小心，平安歸來。」

我低頭領命，心中湧起一股自豪與鋼鐵般的決心。那一天，我，萊拉王子，正式踏上了為保衛自己王國而戰的生死征途。

慘烈的戰鬥

領受父王之命後，我片刻不遲疑，立即集結了王國最精銳的部隊。那是最勇猛的人魚戰士，大部分屬於戰士族系，還有一些敏捷、擅長偵察的黑鱗人魚。他們全都身經百戰，擁有豐富的戰鬥經驗，並對科拉利亞忠心耿耿。數量雖不多，僅約數千人，但確實是最優秀的精英。

我們迅速出發，朝著海蛇王肆虐的北部邊境前進。行軍雖急，但紀律井然。當接近被摧毀的海域時，眼前的景象慘不忍睹。那些曾是民居的珊瑚叢，多處被擊得粉碎。殘暴攻擊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空氣中瀰漫著死亡的氣息與恐懼。這更堅定了我和士兵們的戰鬥決心。

與海蛇王的戰鬥比我最初預想的要長，或許持續了數個月亮週期。那是一連串極其激烈、充滿艱辛與挑戰的戰鬥。我們與它們交戰了約六、七場大戰，還不包括無數次小規模的遭遇戰。

這些海蛇王確實非常可怕。它們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血色鱗片蛇王的指揮下極其狡猾。它們懂得利用海底複雜的地形，如深邃的海底峽谷或巨大茂密的海藻林，來進行伏擊，或在不利時撤退。它們的皮膚厚而堅硬，我們普通的長矛難以穿透那層鱗片，除非擊中眼睛或較軟的腹部等弱點。

有些戰役，憑藉戰士們的勇猛、黑鱗偵察兵的敏捷，特別是我的法力，我們取得了重要的勝利。我記得有一次，我用非凡的速度直衝入它們的陣型中央，手中的海劍不斷揮舞，重創了幾條大蛇，迫使它們暫時撤退。那時，士兵們的歡呼聲響徹整片海域，他們的信心與士氣得到了極大的鼓舞。我們也在那些戰鬥中消滅了一些海蛇王，削弱了蛇群的部分力量。

但也有一些戰役我們處於極大的劣勢，損失了不少士兵。蛇群數量太多，它們從多個方向攻擊，巨大的尾巴在水中猛烈抽打，形成危險的漩渦，而它們咬擊中的毒液確實是致命的威脅。許多勇敢的戰士犧牲了，或受了重傷，無法

再戰。看著同袍倒下，我心如刀割，但我必須壓抑住那份痛苦，繼續指揮，繼續戰鬥。

我意識到，儘管我是一名優秀的戰士，擁有力量與勇氣，但在謀略方面，在應對如此狡猾眾多的敵人的複雜計策上，我確實還有很多不足。我常常傾向於依靠力量與勇氣正面對抗，衝入最危險的地方。這或許能激勵士兵，但有時卻讓我們陷入不利的境地，或錯失了以更少代價消滅敵人的良機。我的姐姐，如果她在這裡，或許會有更聰明、更有效的作戰方案。

儘管如此，我們仍未退縮。每擊退一次蛇群，我們就再前進一點，為王國奪回每一寸海域。戰鬥膠著、慘烈，且日益艱難。

陷入圈套與壯烈犧牲

領受父王之命後，我片刻不遲疑。根據黑鱗偵察兵最初收集到的情報，出現在北部邊境的海蛇群約有近二十條，儘管其中有一條首領看起來更大、更狡猾。憑藉這一信息，我自信僅需一支精銳部隊便可將其一舉殲滅，即便它們有

毒。因此，我決定只帶領王國五百多名最勇猛善戰的戰士，相信以這樣的兵力，我們完全可以輕鬆取勝。

我們迅速出發，士氣高昂。然而，我們絲毫不知，那是一份嚴重失實的情報。實際上，那群海蛇王數量多達兩百餘條。那條血色鱗片的蛇王極其狡猾，它命令蛇群分成多個小隊，每隊不到二十條，分頭行動與捕食。這恰好誤導了我們的偵察兵，讓他們提交了一份關於威脅真實規模的錯誤報告。

當我的部隊接近邊境地區時，我們確實只發現了一隊數量近二十條的海蛇王，正如情報所示。它們看到我們的部隊似乎顯得相當「畏懼」。我命令約一百名士兵上前交戰。戰鬥進行得相當迅速，我們佔據了明顯的優勢。那群蛇在幾次微弱的攻擊後，開始且戰且退，迅速朝著險峻的海底山脈逃去。

問題是，海蛇王一旦真心想逃，其速度是相當驚人的。我的大部分士兵，儘管勇猛，但在複雜的海底地形中也很難追上它們。只有少數人，包括我和大約三十多名最精銳的戰士，那些擁有強大法力或超凡游泳技巧的人，速度才與它們相當或稍快一些。

看著那群試圖逃跑的蛇，又不願錯失殲滅它們的良機，一股急躁的情緒在我心中升起。儘管我知道分出一小隊追擊可能很危險，但我一時也想不出其他更可行的辦法來阻止它們逃脫並重新集結。我決定：由我親自率領這三十多名速度最快的隊伍，追擊那隊蛇，而軍團的其餘部分則在後方支援。

那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決定。

那近二十條的海蛇王實際上只是誘餌。它們成功地將我們的小隊，包括我本人，引誘進了一道位於海底山脈間幽暗狹窄的峽谷深處。這裡地形極其險惡，有無數的洞穴與角落，是埋伏的理想之地。

當我們剛進入峽谷中央，四面八方突然傳來騷動聲。從洞穴裡，從岩壁的陰影中，數百條其他的海蛇王同時衝出，封鎖了所有退路。它們的數量遠超我們想像——多達兩百餘條。我們已完全落入陷阱。

那一刻，那條我們只遠遠瞥見過的血色鱗片蛇王，此刻才真正現身。它比我見過的任何一條海蛇王都更為巨大，那雙血紅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帶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嗜血與兇殘。

我的三十多名勇敢的戰士，儘管知道已陷入絕境，卻絲毫不懼。他們立刻在我周圍緊縮隊形，準備進行最後的戰鬥。但力量對比太過懸殊。

蛇王似乎只針對我。它在水中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咆哮，然後如箭一般朝我直衝而來。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與法力與之搏鬥。我手中的海劍揮舞，砍在它如岩石般堅硬的鱗片上，在昏暗的水中迸出火花。父王所賜、經法力加持的盔甲，幫助我抵擋了它多次的尾擊與充滿毒液的咬擊。我已在它身上造成多處傷口，它黑色的血液開始擴散。

但它太強壯，太持久，而且它族群的支援數量太龐大。在我分神的一瞬間，當我試圖為一名被另一條蛇從後方攻擊的忠誠戰士擋下一擊時，蛇王抓住了機會。它以雷霆萬鈞之勢甩出尾巴，將我擊飛，使我猛烈撞上尖銳的岩壁。盔甲雖未破碎，但巨大的衝擊力使我暈眩。在我還來不及回神之際，它那有著尖長利齒的巨顎，已將我咬住。

我在萊拉王子這一世的最後感覺，是一陣撕裂全身的劇痛，隨後意識便被黑暗吞噬。我的靈魂似乎脫離了出來，看著自己的身體被那怪物吞噬……不，並非立即如此。

在我意識完全消失前，我仍能感覺到周圍的混亂。儘管在蛇王的一擊與咬合下身受重傷，我還未完全死去。我那三

十多名勇敢的戰士中，或許只剩下不到十人，也正在絕望中奮戰，試圖在我周圍形成最後一個渺小的圓圈，儘管他們自己也已傷痕累累。海蛇群的咆哮聲、微弱的兵器碰撞聲、倖存者的慘叫聲……全都混成一片刺耳的混沌。

就在那危急時刻，當我們幾乎完全力竭之際，軍團的其餘部分，超過四百名士兵，終於趕到了峽谷口。或許他們聽到了激烈的交戰聲，或感覺到了不尋常。看到我們的情景，看到我，他們的王子，儘管身受重傷卻仍有一絲氣息，正被數百隻怪物包圍，他們毫不猶豫地衝進來救援，希望能將我們解救出來。

但那確實是徒勞的努力。他們不僅無法突破正在瘋狂殺戮的海蛇群的密集包圍，自己也被捲入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我只來得及看到我忠誠的士兵們戰鬥並倒下，隨後蛇王最後一絞，便徹底終結了我的生命。

最終，整個救援部隊中只剩下五十餘人，這些筋疲力盡、傷痕累累的戰士，幸運地逃出了那死亡的包圍圈，帶著我與幾乎全部精銳部隊犧牲的悲慘消息，回國稟報。

直到很久以後，當我在現世開了天目，我才知道另一個悲傷的細節。我所愛的那位珊瑚人魚女孩，在得知我戰死的消息後，她不停地哭了三天三夜。然後，在極度的絕望中，

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並許下一個深切的願望，希望能在
下一世與我再續前緣……

* * *

第三章：長白山神

...

在深邃海底經歷了萊拉王子那悲壯的戰役與未了的情緣之後，我的靈魂繼續著輪迴的旅程。又經歷了許多世為人，

嘗盡了起落浮沉，悲歡離合，時而為官，時而為民，有時又是一位四處奔波的商人……關於那些生命的記憶已有些模糊。但有一世，我卻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那時，我並非人類。

那一世，我是一位山神，受命掌管雄偉而神聖的長白山地區。（長白山是今日中國與北韓邊界上的一座山脈）

這件事發生在非常、非常久遠的過去，按我們今日的時間計算，大概是七萬年前。那個時期屬於一個存在於我們所知曉的古代文明之前的文明。他們的語言和文字，儘管不同，卻與我們後來所知的古漢語有著某些相似與親近之處。或許正因如此，那個時代的一些概念與名稱，如「長白」，仍得以留下印記，儘管其意義可能已多少有所改變。我在那裡作為一位山神的任期，持續了一百多年的人間歲月。

當時的長白山，可不像一般的山脈。那真是一個古人所說的「靈氣匯聚，通天通地」之所。它就像一根巨大的能量支柱，連接天地，對於修煉人以及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生靈而言，是一片聖地。

長白山——靈性聖域

七萬年前長白山的美麗與神聖，實難以我們今日的言語盡述。試想那無垠的原始森林，千年古樹參天，樹幹粗大得需數人合抱，繁茂的樹冠遮蔽了整個天空。那裡的空氣總是清新涼爽，瀰漫著一種特殊的靈氣，吸入後便覺全身輕盈，心神舒暢。

當時的長白山頂比今天要高得多，我記得它應超過海拔四千五百米。山頂終年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皚皚白雪，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或在霧氣中朦朧縹緲。山頂上還未有後來世人所知的「天池」那樣的大湖。取而代之的，是一塊雄偉的花崗岩巨石，風雪在此呼嘯，營造出一幅既威嚴嚴酷，又無比純淨神聖的景象。人們相信，那是離天最近之處，是諸神常降臨觀察世間的地方。

那時的長白山也是無數珍稀靈獸的棲息地，有著羽毛絢麗的鳥類，以及在別處絕難尋覓的奇花異草。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那些千年人參。它們不僅僅是珍貴的藥材，而是真正具有極高的靈性，能夠感應，甚至能夠移動，躲避那些心存不善之人。

正是因為這份神聖與豐沛的能量源，長白山吸引了許多來自各地的修道之人。他們選擇隱蔽的洞穴、深林中簡樸的茅庵作為隱修之所，尋求心靈的寧靜，吸收天地靈氣以助

修煉。他們也常在山上採集珍稀草藥，用以煉丹，或製成藥方救治世人。

我的角色與神力（山神）

作為受上天指派總管整個長白山地區的神，我的責任非常重大。我必須照看我領地範圍內自然的和諧運作，從一草一木、飛禽走獸，到地靈能量的流動。我的使命是維持整體的平衡，保護善良的生靈，幫助與聖山有緣的真修之士，有時，也必須懲罰那些作惡或破壞聖山靈性的人。當然，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依循天意，不能隨意而為。

我作為一位山神的神力也有一定的局限，並非如許多人誤解的那樣無邊無際。在長白山的範圍內，我可以吹起微風驅散酷暑，或製造薄霧庇護弱小的生靈，有時也藉此考驗初到者的心志。我也可以在需要時降下小雨滋潤草木，或使小石塊移動，在不對自然造成過大干擾的程度上改變景觀。我可以在需要時以多種形態現身，或隱去身形，不為人所見。我的一項重要能力是能看透踏入我領地之人的善惡心腸，從而知道誰值得幫助，誰需要警惕。

然而，像從海洋吹來的暴風雨，或大範圍的持續乾旱等大型天氣現象，通常是由更高層次的神所安排，那些神祇掌管著更廣大的地理區域或自然元素。在這些情況下，我無權干預改變，只能在天庭允許的範圍內，盡力減輕我山中的損失。

在我總管之下，長白山中的每種生物、每個特定區域，又各有其他更小、更專職的神祇負責，就像一個層級分明的體系。例如，有虎神掌管山中所有的老虎，確保它們依自然法則捕食，不無故傷害其他生靈。有猿神照看自己的族群。還有木神照料珍貴樹木的生長，石神看護巨石與險峻山壁的穩定，以及許多其他神祇，各有其責。

這個體系依循著非常嚴格的規則運作，基於因果法則與天意。例如，若一位虎神因疏於管教，讓其老虎無故攻擊並食人——非因人侵犯或挑釁在先，或無前世因果——那麼這位虎神也會被天庭問責，甚至受罰，因為他未盡其責。這個宇宙中的一切皆有其公平與秩序，即使在眾神的世界裡也是如此。我在長白山一百多年的任期，便是在履行這些職責中度過，使聖山永保平靜與和諧。

見證修道之人與人參之奇

在掌管長白山一百多年的歲月裡，我最常做的一件事，便是靜靜地觀察著前來此地的修道之人。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帶著不同的緣分與目的。有人為尋求靜謐以打坐，有人為求開悟，還有人僅僅是想過一種隱居遁世的生活。他們說著一種古老的語言，而我，作為這片土地的神，能理解他們的祈禱與內心深處的思緒。

透過我的神眼，我看到了許多人虔誠的心，看到了他們在艱難的修煉道路上的堅持與毅力。我也看到了他們所面臨的考驗與魔難，既來自外部，也來自其內心。這些修煉人中，大多數儘管可能對超自然世界有某些感應，卻無法清楚地察覺到我的存在。他們能感受到聖山的靈氣，卻不知道有一位山神正在暗中注視，有時還庇護著他們。

然而，在我漫長的任期中，我也曾數次與道行極為高深的道士相遇並交流。那些人已修煉多年，開啟了天目，並擁有一定的神通。與這些人，我們無需使用人類的常規語言交談。我們透過天目，透過思想的傳遞來溝通，一種後世或可稱為「他心通」的能力。那真是些特別的論道，超越了言語的局限。我們可以交流關於「道」——一個在他們文化中早已存在的概念，關於天地的微妙運作，關於宇宙

的奧秘。有時，若天意允許，我也會給他們一些小小的建議，一些修煉路上的微妙警示，幫助他們避開陷阱或意識到需要突破之處。這樣的相遇不多，但每一次都讓我對那些真修之士的智慧與堅定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我經常見證的事，是人們對長白山千年人參的尋覓。如我所言，這些人參不僅是普通的藥材。它們吸收了數百、上千年的天地靈氣，因此具有極高的靈性，甚至可被視為在一定程度上有智慧的生命。它們的形狀通常很特別，根部像人形，散發著一種可以感覺到的溫暖靈氣。它們也能巧妙地移動、隱藏。當然，如此珍貴的人參也有較低層的木神或山林精靈看守保護。

我常運用我的神力，或示意木神們，來庇護這些珍貴的人參。當那些心存不善、貪婪的人，或那些緣分未到的人試圖尋找它們時，我會讓那些人參彷彿在他們眼前「消失」，或引導他們走錯方向。只有那些道行高深的修煉人，如我曾有緣交談的那些道士，或那些心地真正純淨、與山林有著深厚緣分的人，才有機緣「看見」並「得到」人參。能否「找到」一株千年人參，不僅僅是運氣，而是我的允許、眾看護神祇的同意，有時甚至是那靈參自身的「接受」。我記得有些德高望重的道士，當他們找到一株珍貴的人參時，也並不急於取走。他們或許感覺到那株人參尚未達到

最「成熟」的時刻，或想將它留給更有緣的人。那時，他們常會用自己的一點法術將那人參藏得更隱蔽，等待日後一個合適的時機。

這便是一位山神生活中的點滴，是我在神聖的長白山上所見證與經歷的一切。

命運的相遇

在掌管長白山的漫長歲月裡，我總是努力恪守天意，不過度干涉人類或其他生靈的命運。我明白世間萬事皆有其因緣與業報。但有一次，僅有那麼一次，我內心的悲憫之情過於強烈，使我偏離了那個原則。而正是那一次，為我作為山神的一生帶來了巨大的轉折。

某日，當我在自己的境界中遊歷，觀察著整個山林時，我注意到一位年輕女子正艱難地攀登著陡峭的山坡。看她樣子似乎有些修行的根基，道心初看起來也相當真誠，但我感覺到她的根基尚淺，修為也並不深厚。那位女子的名字，若翻譯成我們現代的語言，其意近似於「明心」。

明心來到長白山並非為了隱修或為自己尋求解脫。她此行有一個非常具體的目的：尋找千年人參以拯救在家鄉病重的年邁母親。我看到她母親躺在病榻上的影像，氣息微弱，生命如風中殘燭。我也看到了明心對母親的孝心、憂慮與無盡的愛。

她已在山上待了許多天。每天都是如此，從清晨到日落，明心跋涉於各片森林，攀爬了不知多少山坡，在每一塊岩石、每一叢灌木中尋找。她已筋疲力盡，單薄的衣衫多處磨損，嬌小的雙腳或許已因碰撞尖石而滲血。但她眼中仍閃爍著堅定與一絲微弱的希望。她相信，只要找到靈參，她的母親就能得救。

我觀察了明心好幾天。我看到了她孝心中的真誠。但同時，我也看見了天機。按照既定的命數，明心的母親陽壽將盡，那是她前世必須償還的業報。而明心本人，以她當時的根基與德行，也尚無足夠的緣分擁有千年人參這樣的天地靈物。她此時尋得人參，儘管或許能為其母延續一絲氣息，但卻會擾亂早已安排好的因果。況且，那樣的福分對於明心當時所能承受的來說太大了，日後或許反倒會成為她的災禍。

我知道這一切。但當我看到明心，在多日徒勞的尋覓後，已完全力竭，癱坐在一棵古樹下，放聲大哭，一位弱女子

在荒山野嶺中的哭聲何其撕心裂肺。她仰望蒼天，淚水與汗水交融，祈求神靈，祈求長白山山神垂憐，為她指引一條路。「求求您救救我娘！我願做牛做馬來報答！」那些懇切的祈求，伴隨著絕望的淚水，觸動了我內心最深處。

超越界限的慈悲

目睹此景，明心的痛苦與絕望，我心深受觸動。一股無限的憐憫油然而生，壓倒了對天機、對我作為神所應遵守的戒律的考量。我自問，我身為此山之神，擁有少許神力，難道不能幫助一位如此孝順、身處困境的女子嗎？僅僅一點小小的幫助，或許不會造成太大的擾動。一個即將逝去的生命，若能多一些時間與親人相伴，那豈不是一件美事？

那時，我心中的慈悲已蒙蔽了理智。我忘了，神的慈悲必須順應天理，必須立於宇宙和諧的基礎之上，而不能出於一時的情感，更不能違背因果既定的安排。我只單純地想著，我想幫助明心，想減輕她的痛苦。

於是，我決定干預。

我運用我的神力，輕微地影響了空間中微細的能量流，創造了一種無形的引導。我沒有直接現身於明心面前，而是巧妙地將她疲憊的腳步引向一個偏僻的區域，我知道那裡有一株珍貴的、約數百年的人參——雖非千年奇珍，但也足以產生奇蹟。同時，我也用我的意念，向看守那株人參的木神，以及那人參自身的靈識，傳遞了一個溫和的訊息，讓它們減少防備，使明心能更容易地找到。我想，一株幾百年的人參，或許不會造成像千年靈物那樣巨大的業果。

即時的後果與來自天庭的警告

果然，片刻之後，明心在近乎絕望之際，忽然看見附近一叢茂密的灌木中發出微弱的光環。她擦乾眼淚，掙扎著站起來，走上前去。接著，她發出了一聲欣喜若狂的呼喊。在她眼前，掩映在樹葉下的，是一株形態優美的人參，散發著清新的香氣。儘管並非她所期盼的千年靈物，但她能感覺到其中豐沛的靈氣。她小心翼翼地將人參挖出，如珍寶般捧在手中，然後不斷地叩謝天地、山林。隨後，她懷著滿心的希望，匆匆下山。

就在明心帶著我「幫助」她找到的人參，身影剛消失在樹叢後，我突然感到周圍空間一陣劇烈的震動。長白山頂晴朗的天空瞬間變得陰沉。一道金色光芒，威嚴而略帶嚴厲，自九重雲霄直射而下，照在我所站之處。空氣凝滯，山林萬籟俱寂。

在我意識中，一個聲音迴盪著，並非從喉嚨發出的聲音，而是一種直接、充滿威力的意念傳達：

「長白山神！汝因私情而亂天理，干擾因果！汝可知，方才之舉，雖出於憐憫，卻已違背命運自然之運行？神之慈悲須順天理，須依智慧，不可超出宇宙之戒律。汝擅自改變既定之事，必將為此行徑承擔後果！」

我驚駭不已，全身彷彿僵住。此刻，我才真正醒悟，意識到自己嚴重的錯誤。慈悲若不與智慧及對天意的絕對遵從並行，不僅帶不來美善，反而可能引起無法預料的擾動，而自己也必須承擔責任。一股悔恨與恐懼在我心中升起，但已為時已晚。來自天庭的警告已清晰無比。

審判與慈悲的決定

在接到來自天庭的嚴厲警告後，我知道自己無法逃避審判。不久，我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吸力，將我的靈體帶離長白山，來到一個莊嚴的境界，那裡聚集著更高層次的神祇。

站在天庭前，我並未否認罪責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我誠心認錯，承認自己因一時的悲憫而擾亂天機，干涉了他人的因果。我接受一切懲罰。

天庭的眾神，在仔細審視了事件後，清楚地看到我的行為雖有過失，違反了戒律，但其出發點是出於慈悲之心，想要幫助困苦中的眾生，而非出於私利或惡意。況且，我的干預也有分寸，只是一株數百年的人參，尚未達到造成命運巨大顛覆的程度。

因此，天庭對我的懲罰，雖有嚴明之處，卻也蘊含著慈悲與充滿因緣的安排。我將被剝奪相當一部分的神力，更重要的是，我作為長白山山神的任期將提前結束。我將必須降臨凡塵，轉生為人。

這次降世的目的，據我所理解，不僅僅是為了受罰。天庭希望我，透過親身成為我所干預的因果流轉的一部分，特別是與那位孝女明心的緣分，來親自體驗並更深刻地理解那次行為的後果。同時，這也是一個讓我進一步完善自身

修養的機會，使日後的慈悲心能永遠伴隨著智慧與對天意的絕對尊重，而不再受一時情感的支配。

告別山林與新的開始

在我的靈魂正式離開神界，準備投胎之前，我獲准最後一次回望長白山。從高處俯瞰，那片我曾守護了百餘年的雄偉山脈盡收眼底，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留戀之情。我能感受到來自草木、鳥獸、潺潺溪流，乃至我曾庇護過的那些靈參的依依不捨。它們似乎也知道，它們的山神即將離去。我默默地向它們道別，承諾若有緣，他日我定會歸來。

接著，我的靈魂由一位神祇引導，穿過不同的空間層次，進入了人世的輪迴。而一個出人意料的安排，一段奇妙的因緣已被設定。我被安排投胎，並非到某個陌生的家庭，而是成為了明心的孩子——那位我昔日在長白山上因動了惻隱之心而出手相助的孝女。

身為明心之子的生命——體驗與成長

明心，我那一世的母親，是一位極其仁慈、賢德且深愛子女的女性。或許是憑藉著她對老母親的孝心所積下的一點福德（她前世的母親），加上我「幫助」她找到的那株人參的靈氣，她的母親竟渡過了那場重病，又多活了許多年，足以見證自己外孫的出生與成長。

我那一世的父親（明心的丈夫）也是一位樸實、善良的男子，極愛妻兒。我們家住在一個小鄉村，生活雖有些辛苦，卻總是充滿了歡笑與關愛。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有一些模糊的感受，一些關於廣闊山林的奇異夢境，關於某些非常神聖、雄偉的事物。我對大自然有著特殊的連結，喜歡在山丘上遊蕩，聽鳥兒歌唱，看雲朵飄浮。但我完全記不清自己前世曾是一位威嚴的山神。只是，在我潛意識中，總對修行人、對高山懷有一種特別的敬意，並對神佛的存在有一種模糊的信念。

我深受父母的疼愛與照料，並得以讀書識字。長大後，我也成為了一個孝順、勤奮向學的好兒子。後來，我也考取了功名，在地方上做了一個小官，大概相當於今日的縣長級別。在為官的歲月裡，我總是努力過著正直、清廉的生活，盡己所能幫助百姓，努力為我管轄地區的人民帶來公平與溫飽。或許，在潛意識的某個層面，我仍想做些好事，

像是一種彌補，彌補我身為山神時因思慮不周的干預可能造成的後果，儘管我對此並無清晰的意識。

在那一世，身為明心的兒子，我真正嘗盡了一個人生的起落浮沉：家庭團聚的喜悅、離別的悲傷、為柴米油鹽的操勞，以及對工作、對社會的責任。我明白了每個生命，無論是誰，都有其自身的命運與重擔。我也更深刻地體會到父母的愛與他們默默的犧牲。我認識到，從外部干預任何一個人的生命，無論意圖多麼美好，都必須極其謹慎，因為我們永遠無法預料它可能對原本已極其複雜的因果之輪所帶來的後果與擾動。

身為明心之子的那一世，雖然平淡，卻教給了我關於人生、關於人情，以及關於天理運行的極其實貴的教訓。那確實是我靈魂接下來的旅程所必需的準備。

* * *

第四章：三國天機

...

時至今日，或許很多人都聽說過中國的三國時代——那是一個英雄輩出、戰功彪炳的年代，一個充滿驚人謀略與世代傳頌的兄弟情誼的時期。但那也只不過是這齣大戲的一部分罷了。在那旌旗蔽空、兵器交鳴的背後，還存在著另一個世界——一個屬於隱修道人、術數之士，以及能預見命運之人的世界。那是一個天意與因果展現得異常清晰的時代。

而在某一世，我就身在其中，不是作為一個赫赫有名的將軍，而是一個沉靜的觀察者。

那一世，我的靈魂有著一個很道家的名字：清虛子。

我自幼便在武當山上修道，那是一座終年雲霧繚繞的靈山。我的師父是一位真修之士，祂不僅教我醫理、術數，更重要的是，祂為我開啟了一條能感知天地運行的道路，也就是世人所說的天意。憑藉著良好的根基與師父的指導，我的天目很早就開了，讓我能看見肉眼所不能見之物。

師父得道圓滿、白日飛升後，我便離開了武當山，開始在紅塵中雲遊。當時正值天下大亂之際。漢朝的朝廷僅剩一具空殼，各地諸侯紛紛崛起，人人都懷揣著稱霸一方的夢想。那時我已年過四十，行遍了許多地方，目睹了無數的悲慘景象。在那段漂泊的歲月裡，我遇見了許多隱修於

世間的道人，有的在名山中修煉，有的則隱身於喧鬧的市井之中。我們往往只需一個眼神便能認出彼此，一同談論幾句世局與道法，然後又各奔東西。

但在這些人當中，有幾次相遇非常特別，對方的道行不僅高深，更與整個時代的命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正是透過這些奇遇，我才逐漸看清了那張籠罩著整個天下的無形之網。第一次的相遇，便是與水鏡先生司馬徽…

後來，因緣際會下，我來到了水鏡山莊。

與水鏡先生相遇：

司馬徽的莊園雖不處於極度偏僻之地，卻散發著一股奇特的遺世獨立之氣。稀疏的竹籬圍繞，幾株古松伸展著枝幹遮蔽著庭院，潺潺的流水聲從一條小溪傳來。這裡沒有高門大院，也沒有熙來攘往的僕役。我走進去，只見一名童子正在梅樹下掃著落葉。童子見有客來，不問姓名，僅是躬身行禮，便引我向莊內深處走去。

在一處面向湖水的簡樸木簷下，一位鬚髮皆白、身著粗布衣裳的老者，正獨自一人坐在棋盤旁。黑白棋子正處於一

個複雜的膠著狀態。老者並未抬頭，但他的聲音卻清晰地傳來，既沉穩又飄逸。

「道友身上帶著武當山的仙霧而來，貧道的棋盤上正好有一盤難解的殘局，還請道友一同觀詳。」

我知道他就是水鏡先生，而他也知道我是誰。在修道人之間，心靈的感應有時比言語更快。我微微一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先生，」我說，「此局，白方雖處弱勢，身陷重圍，然角落尚存一線生機。只是那生機過於微弱，需有神來之筆方能破局。恐怕，凡人難以看透，即便看透了，亦無膽識落子。」

水鏡先生這時才抬起頭，他那雙清澈如秋日湖水的眼眸看著我，輕輕地點了點頭。他揮了揮衣袖，將棋盤上的棋子拂去。

「看來，道友與貧道已無需再論棋了。請用茶。」

童子端上一壺熱氣騰騰的茶。茶香淡雅，清心怡人。我們靜坐了許久，只聽得見風聲颯颯與流水潺潺。

「道友雲遊四方，」水鏡先生首先開口，「在這天下的大棋局中，可看出了什麼端倪？」

「我見龍蛇混雜，鹿死誰手未可知，」我答道。「但我未見真龍。漢室之龍，氣數已盡，龍脈已斷，僅剩一縷虛影罷了。」

水鏡先生嘆了一口氣，那聲嘆息彷彿蘊含了四百年的悲傷。「沒錯。龍脈已斷。諸侯所爭，實為一具無魂的龍屍罷了。河北的袁紹，家世顯赫，四世三公，看似一頭猛虎，然其氣運混雜，外強中乾。不過是隻紙老虎，一場大雨便足以使其瓦解。」

「那許都的曹操呢？」我問道。「我觀此人氣息深不可測，既有王者之氣，又夾雜著梟雄之息，十分複雜。」

「道友所見不差，」水鏡先生啜了一口茶。「曹操是條蛟龍。蛟龍能翻江倒海，攪動風雲，但終究不是真龍。他可代天行事一時，卻無法成為天。他的使命是終結一個舊時代，而非開啟一個能長治久安的新王朝。他乃上天之鞭，用來鞭策那具已死的龍屍，為其他角色的登場清掃舞台。」

他的話令我豁然開朗。「上天之鞭」，這個說法實在太精準了。

「那麼江東的孫氏子孫呢？」我接著問。「那裡以長江為天險，土地豐饒，民心歸附，宛如一方世外桃源。」

「江東有帝王之氣，但那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君王之氣，」水鏡先生答道。「他們能守住自己的基業，卻無統一天下的命數。他們就像佔據一座山頭的老虎，能稱霸一方，卻絕不會下到平原與獅群爭鬥。」

我們再度陷入沉默。我們所談論的這些，若讓凡人聽去，或許只會當作是無稽之談。但我知道，這正是我們真正「看見」的，是氣數與天命的運行。

我看著平靜的湖面。我想起了劉備，那位身懷皇室血脈，卻四處漂泊，壯志未酬之人。

彷彿讀懂了我的心思，水鏡先生輕聲說道：「還有一個人，身上帶著一絲漢室的真氣，卻過於微弱。此人仁義有餘，時運卻不濟。他就像一顆優良的種子，卻不幸落入寒冬，難以發芽長成參天大樹。」

「先生，」我問道，「那麼這天下，難道就這樣一直混亂下去嗎？」

水鏡先生沒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雙手負於背後，走到屋簷下，凝視著湖面上的漣漪。

「不會的。任何舞台劇都有落幕的時候。大亂之後，塵埃自會落定。將有曠世奇才應運而生，為這盤棋暫時劃下一個句點。但那也僅僅是個暫時的結局罷了。道友可知隆中有一位年輕人？」

「是臥龍先生嗎？」我應道。

「正是，」水鏡先生轉過身來，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既有讚賞，亦有惋惜。「此人的才華，堪比姜子牙、張子房。可惜啊，生不逢時。姜子牙遇文王時，商朝已至末路，故能助周朝奠定八百年基業。張子房遇漢高祖時，秦朝暴虐至極，故能助漢室太平四百年。」

他頓了頓，說出了一句我至今仍銘記在心的話。

「而臥龍，他雖遇明主，卻逢朝代天命已盡之時。他就像一位天下第一的神醫，卻被請去醫治一個五臟六腑皆已敗壞的病人。雖能為其續命，減其臨終之苦，卻終究無法使其起死回生。這既是他的悲劇，亦是這個時代的悲劇。」

他的話語如同一記重鎚敲在我的心頭，使我模糊的思緒變得清晰起來。我站起身，深深地作了一揖。

「多謝先生指點。清虛子明白了。」

當我轉身離去時，耳邊仍縈繞著他的嘆息聲。我知道，不久之後，劉備將會尋至此地，而水鏡先生也會告知他關於臥龍與鳳雛之事。但那最核心的天機，那份「生不逢時」的無奈，或許他只會留在那一聲長嘆之中了。

與諸葛亮會面：

離開水鏡山莊後，我心中對時局的迷霧似乎消散了不少。先生那番關於「神醫」與「五臟六腑皆已敗壞的病人」的話語，始終在我腦中迴盪，促使我動身前往隆中。我想親眼見見這位「臥龍」，不是為了看他的才華有多高，而是想感受一個正處於命運抉擇關口的靈魂。

諸葛亮的茅廬坐落在隆中的一座小山丘上，從那裡可以俯瞰一大片廣闊的土地。與水鏡山莊的清雅脫俗不同，這裡散發著另一種氣息。雖同為隱士的居所，卻是靜中藏動。我看到田地被整齊地開墾，一排排的蔬菜青翠欲滴，庭院裡還有幾個用泥土和石子精心佈置的軍事沙盤。這裡不像是一個想完全避世之人的居所，更像是一個待時而動之人的隱地。

我與崔州平一同前來，他是我與諸葛亮的共同朋友。我們進門時，看見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坐在窗邊，手中拿著一本古籍，目光卻未停留在書上，而是凝望著天上飄過的浮雲。那年輕人身材高挑，儀表文雅，但雙眼卻異常明亮，彷彿能洞察人心。他便是諸葛孔明。

他放下書卷，起身向我們拱手作揖，風度翩翩，儒雅不凡。崔州平介紹說我是一位從武當山來的道士。諸葛亮看著我，雙眼微微一眯，那是一種審視的目光，卻不帶絲毫無禮。我知道，他也在用非凡的眼力「看」我。

我們坐下後，起初只是閒聊些天氣、農事之類的話題，就像久別重逢的老友一般。但漸漸地，話題轉向了天下大勢。

崔州平是個直率的人，他問諸葛亮：

「孔明，你才智過人，為何總是在這山林間耕作？何不出山輔佐明君，建立一番功業？」

諸葛亮只是微微一笑，輕搖著手中的羽扇。「州平兄，時機未到，何必急於一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明主未現，時機未至，此刻出山，不過是飛蛾撲火，徒然虛耗一生罷了。」

聽了這番話，我知道他並非貪圖功名之輩。他等待的是一位配得上他才華的「明主」。我於是開口道：「先生說『時機未至』，但先生是否能等到『時機到來』之時？或者，先生是打算自己創造『時機』？」

我的問題似乎正中他的心事。諸葛亮看我的眼神更加深邃了。

「道長所言極是，」他答道，語氣不再帶有閒談的意味。「時乃天定，勢乃人為。人可造勢，卻不可逆時。漢室四百年，氣數已盡，此乃『時』也。諸侯相爭，百姓塗炭，此乃『勢』也。生於此時的才智之士，充其量也只能順勢而為，開創一番新局面，又豈能挽回一個已逝的『時』？」

我們的談話越來越深入《易經》的道理與觀星之術。他談論星辰的運行，以及天象與世局之間的對應關係，條理分明，精準無比，不像是一個紙上談兵的書生，倒像是一位親身觀察並證悟之人。我知道，眼前這位年輕人也是一位修道之士，一位智慧已開至相當高層次的人。

當談到最投機之處時，我凝神注視著他。就在那一刻，一個奇異的景象展現在我的天目之前。

那文雅書生的形象漸漸模糊，與另一個來自更遙遠過去的影像重疊起來。我看到一個硝煙瀰漫的沙場。在一座高台上，一位將軍坐在一輛輪椅上，臉上滿是傷疤與罪犯的刺青。他的雙腿看似完好，膝蓋骨卻已被剝去，軟弱無力地垂著，使他永遠無法站立。他的眼神冰冷銳利，手中不斷發出號令，將三軍指揮得如同一部完美的機器。數萬兵士聽令而行，布下變幻莫測的陣法，將敵軍圍困於死地。我認出他了。他就是孫臏，戰國時期齊國那位命運悲慘的天才軍師。那影像一閃即逝，我又回到了現實，看見諸葛亮安然無恙地坐在我對面。

一瞬間，我全明白了。

孫臏那不幸的靈魂，在承受了龐涓殘酷的背叛後，如今又回來了，帶著一個健全的身體與更加銳利的智慧。而他日後在戰場上乘坐四輪車的習慣，並非為了炫耀，而是前世無法抹滅的印記，是那段坐在輪椅上調兵遣將的歲月的記憶。

我望著諸葛亮，我的眼神或許流露了什麼。他也看著我，似乎也察覺我看到了某些事。他什麼也沒說，只是默默地為我添茶。

「道長從武當山遠道而來，想必已見過許多事，」他輕聲說道，像是在自言自語。「亮不過一介農夫，但求安穩度日。只怕樹欲靜而風不止。」

我知道他是在謙虛。「先生並非是樹，」我答道。「先生是一股強風。只是這股風尚在等待，不知該吹向東方還是西方罷了。但我看，不久之後，將有另一股風，一股雖微弱卻帶著漢室真氣的風，會來到此地與先生的風匯合。」

我已預見了劉備的到來。

諸葛亮聽後，並未顯露喜悅或驚訝。他放下茶杯，望向窗外，那裡的雲朵依舊悠然飄浮。他沉默不語，但我聽見了他的嘆息。一聲極輕，幾乎聽不見的嘆息，卻蘊含了無限的接納與了然。

那不是猶豫的嘆息。那是一個早已預見前路充滿荊棘，早已知曉結局將是悲劇，卻依然選擇承擔的人的嘆息，將此視為使命的一部分，視為其靈魂必須完成的宿命。那一刻，我所見的不再是那位運籌帷幄的孔明，而是一個偉大的靈魂，正靜靜地面對著自身的悲劇。

與神醫華佗相遇：

在與臥龍會面後，我未在襄陽久留。我繼續我的雲遊之旅，朝東方前行，那裡有許多以珍貴草藥聞名的山脈。我想尋一處寧靜之地，好好地回味我所見到的一切。正是在這段旅程中，我有了另一番奇遇。

在一個荒涼的山坡上，晨霧尚未散去，我見到一位鬚髮皆白的老者，背著藥簍，正小心翼翼地沿著懸崖峭壁採摘一株奇特的植物。他的身手矯健穩固，不像是一位七旬老人。我認出了他，不是因為他的名聲，而是從他身上散發出的那股純淨祥和之氣。他就是神醫華佗。

我沒有上前打擾，只是靜靜地坐在附近的一塊岩石上觀察。片刻之後，他採完所需的藥材，轉身看見了我。他並不驚訝，只是和藹地笑了笑，朝我走來。

「老朽貪心，想向天地借點靈氣，未曾想在此遇見道友，」他朗聲說道。

「先生採集天地靈氣以救助蒼生，此乃順應天道，何來貪心之說，」我回答道。

我們一同在岩石上坐下。無需多言，我便能感覺到我們是同道中人，只是在世間的表現方式不同罷了。我修道是為求自身的明心見性，而他則是用道來醫治他人。

我看了看他的藥簍，裡面盡是些極其稀有的草藥，只生長在地氣匯聚之處。我明白，他的醫術不僅僅來自書本或經驗的累積。他的醫術，本質上是一種神通。

當我凝神看他時，我的天目便證實了這一點。我看到他每次診病時，都有一道微光從他的印堂射出，穿透病人的肌膚，使他能清晰地看見體內的各個部位、經脈的運行、氣血淤塞之處，甚至是潛伏的病灶與腫瘤。這就是他能施行那些被世人視為神蹟的外科手術的原因。我也知道，這也是他能看見曹操腦中腫瘤的原因，這是一般醫術所無法達到的境界。

「先生的醫術已達出神入化之境，」我說。「只可惜，有些病症是藥石或刀圭所無法醫治的。」

華佗輕輕點頭，他的目光望向遙遠的北方，曹操正盤踞在那裡。「道友所言甚是。肉體之病，尚可醫治。但心病與命數之病，老朽的醫術也無能為力。有些人，他們的多疑之心已成為比腦中腫瘤更大的惡疾。要想治癒他們，必先剖開那顆心。但那是不可能之事。」

在片刻的沉默中，我與他似乎同時看見了一個景象。我看到他被盛怒且多疑的曹操下令囚禁的場景。我看到他在陰暗的牢房中，從容地整理著自己最後的醫學著作，然後坦然迎接死亡。華佗以他的能力，顯然也預見了自己的劫數。但他的臉上沒有絲毫恐懼或怨恨，只有一種平靜的接納。

「道友啊，每個人來到這世間，都帶著自己的宿債，」他輕聲說。「老朽一生行醫救人，但也有必須用這條性命來償還的債務。這是天地的公道。」

我向他合十作揖。我敬佩他的醫術，但更敬佩他那順應天命的心境。我們默默地告別，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我知道，我們的靈魂將在更高的境界重逢。

與華佗的相遇，加上我在水鏡先生和諸葛亮那裡所見的一切，促使我去尋求一個最終的答案，一個能解釋這整個時代悲劇的答案。我找到山中一個寧靜的洞穴，開始入定，決心要看透這一切的根源。

當我的心沉靜下來，當世間的雜念煙消雲散時，我的天目開啟了一個更深邃的空間。我的意識彷彿超越了時間，回溯到遙遠的過去。四百年，對人生而言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但在宇宙的洪流中，不過是彈指一瞬間。

然後，我看到了。

我看到一位威風凜凜的漢高祖劉邦，但他的眼中卻閃爍著對那些與他共患難的開國功臣的猜忌與妒意。我看到百戰百勝的大將軍韓信的影像，他被騙入宮中斬首，臨死前仰天長嘆，充滿怨恨地說：「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他那股怨氣並未消散，而是凝聚起來，穿越四百年的歷史，附在了一個後來名叫曹操的嬰孩身上。

接著，我看到忠心耿耿的梁王彭越，他被誣陷謀反並處以極刑，全族遭誅連。他與族人的怨恨也化作一股黑氣，飄然而去，尋找到了一個後來轉生為劉備的靈魂。

我又看到另一位猛將英布，他被逼到絕境後自刎身亡。他的怨氣也未散去，而是飄向江東之地，等待著轉生為孫權的那一天。

最驚人的景象最後出現了。我看到漢高祖劉邦的靈魂，在他死後，歷經多次輪迴來償還業債。到了這一世，他竟轉生在自己的皇族之中，成為漢朝最後一位皇帝——漢獻帝。

至此，一切都變得清晰得令人不寒而慄。

這一切都不是偶然。這是一場被安排得天衣無縫的業力清算。當年的宿債太過巨大，如今必須用整個江山來償還。三位被冤殺的功臣今回來了，化身為最強大的三股勢力，分割、蠶食著那個曾害死他們的君王的後代所建立的基業。而作為劉邦轉世的漢獻帝，則必須親眼目睹自己的江山分崩離析，淪為自己曾殺害之人的後代的傀儡，以此作為代價。

這就是「天數」，一張巨大無形、任何人都無法逃脫的因果之網。明白了這一點，我眼中的三國不再是一場英雄的角逐，而是一場血腥悲壯的還債歷程。而其中的所有人物，從曹操、劉備、孫權，到諸葛亮、周瑜、司馬懿，都只是棋子，在一個四百年前就已佈下的因果棋盤上，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罷了。

世事如戲：

當我明白整個時代是一場為了清償業債而上演的大戲後，我便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待之後發生的事件。我不再只看見人的計謀，戰場上的勝敗，而是看見了上天那隻無形的手在安排著一切。那些後人看來玄妙、幸運或神蹟的事情，在修道人的眼中，卻變得異常清晰。

我對劉備的盧馬的故事記憶猶新。世人傳言那是一匹妨主之馬，騎者必遭橫禍。當劉備客居荊州時，蔡瑁意圖加害於他，他只得單人匹馬倉皇出逃。前方是數丈寬、水流湍急的檀溪，後方追兵已近。在千鈞一髮之際，的盧馬縱身一躍，奇蹟般地飛越對岸，助劉備死裡逃生。人們認為這只是罕見的幸運，或是劉備福大命大，才得以逢凶化吉。

但當我在定中觀察此事時，我看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我看到絕望中的劉備策馬奔至溪邊。他深知自己已無退路。就在那生死關頭，當他的求生意志爆發到最強烈時，一道金光從天而降，將他與坐騎完全籠罩。那光芒溫暖而充滿力量。我知道，那是護佑他的天神所施放的神力加持。劉備是這場因果大戲中的重要角色，他的戲份還長得很，怎能在此時就落幕呢？

在神力的加持下，原本驚慌失措的盧馬瞬間變得異常鎮定。牠的雙眼炯炯有神。恐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非凡的勇氣。牠全身的肌肉充滿了超凡的能量。牠的那一躍，已非凡馬之力，而是天意的展現。牠輕盈如葉，飛越溪水，安然落於對岸。那不是幸運，而是身負天命之人必然會得到的護佑，一個戲份未到落幕時刻之人的必然際遇。

然後是諸葛亮的故事。如我之前所說，他深知漢運已終，也明白自己無法逆天而行。那為何他仍決定走出茅廬，輔佐劉備，踏上一條他明知不會有最終結果的道路呢？

後人稱頌他的忠義，讚揚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他們將此視為一位忠臣對君主、對國家鞠躬盡瘁的最高表現。這固然沒錯，但這只是故事的表象，是凡人所能感受和讚頌的層面。

在更深的層次上，我明白諸葛亮作為一位修行之人，已然接受了自己在這齣大戲中的角色。他出山不是為了改變結局，而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使命是什麼？是為了讓三國時代的「義」字更加璀璨豐富。是為後世留下一面關於忠誠、君臣知遇之情以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永恆典範。他知道自己在光復漢室的事業上將會失敗，但他會在創造一個千古傳頌的故事上取得成功，一堂千年後人們仍需深思的課。

他的一生，從劉備三顧茅廬到他病逝五丈原，本身就是最生動的一課。沒有他，劉備的故事只會是一個仁厚卻無能的皇叔的故事。沒有他，劉、關、張之間的「義」將無處彰顯。上天需要這樣一個角色，來使這齣戲完美無瑕，將核心的精神價值推向頂峰。

諸葛亮接受了那個悲劇性的角色。他並非試圖對抗命運，而是在順應命運，演好自己的角色——一個偉大而孤獨的角色。

關於諸葛亮的傳說：

關於諸葛亮的那些神秘傳說也是如此，對局中人而言，它們一點也不神秘。後世讀小說、看戲劇，常感驚訝讚嘆，認為他是一位能呼風喚雨、神通廣大的神仙。但實際上，那不過是修行之人在心性與智慧開啟到一定層次後，所能運用的能力罷了。

就拿「草船借箭」來說吧。

世人只看到結果：在一個大霧瀰漫的夜晚，諸葛亮悠閒地坐在船上，彈琴飲酒，便從曹操那裡借來了十多萬支箭，化解了周瑜為陷害他而設下的難題。他們認為那是一個登峰造極的計謀，一次非凡的冒險。但他們不知道，對諸葛亮而言，那並非冒險，而是一個十拿九穩的盤算。

在此之前的幾天，我一直在觀察他。我看到他不僅僅是勘查江面地形，分析曹操多疑的心理。我看到他每晚都靜靜

地走到戶外，仰望星辰，雙手掐指而算，口中喃喃念著凡人無法理解的口訣。他不僅僅是在用常規的方式觀察天象。他正在運用術數，結合自身的感應能力，來精確計算天時氣運的變化。

他確切地知道，在第三天夜裡的五更時分，長江上將會出現一場前所未有的濃霧。那霧濃到即使相隔數步也看不清對方的臉。這就是「天時」。他也知道曹操生性多疑，在如此大霧中絕不敢派水軍出戰，只敢令弓箭手放箭自保。這就是「人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洞悉了對手的心理。而且他知道那段江面的地勢有利於船隻的部署與撤退。這就是「地利」。

當他將天時、地利、人和這三者都牢牢掌握在手中時，借箭便只是一個執行的問題了。那並非奇蹟，而是洞悉並運用自然規律的結果，一種修行之人所能達到的能力。對凡人而言，那是神機妙算。對他而言，那不過是順應自然而行事罷了。

赤壁之戰的故事則更具戲劇性。世人最為驚嘆的是他設下七星壇，借了三日三夜的東風。他們真的相信他能呼風喚雨，改變天地。

但真相遠比此更為精妙。

諸葛亮通過觀察天象和運用秘傳的術數推算，早已知道在那一年的冬至，陽氣將開始回升。在長江這樣廣闊的水域上，氣流的交會，加上特殊的地形，將會產生一個異常的氣象：一股東南風將會颳起數日，而這正值通常只有北風的冬季。

他並非「創造」了風。他只是「預知」了風的到來。

借風祭壇的儀式，本質上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戲碼。其目的有多重。第一，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讓東吳陣營，特別是周瑜，心生敬畏，不敢輕視。第二，是為了掩人耳目，為自己留在七星壇上提供一個正當的理由，從而避開周瑜的監視——周瑜一直打算在火攻成功後立刻除掉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為了拖延時間。他已秘密與趙雲約定，囑咐他在起風之日，務必派船到南岸來接應他。

在決戰即將到來的那天，我並非是唯一在場的修道人。許多其他的隱修道士也來到了赤壁附近。我們雖未相約，卻都感應到一場天意安排的宏大劇目即將上演。我們隱身在山丘上、偏僻的江岸邊，不是為了參與，而是為了靜靜地觀察。我們看到諸葛亮七星壇上的令旗開始朝西北方向飄動。我們看到周瑜臉上得意的神情。我們也看到曹操望著那些被鐵索連環的戰船時的憂慮——那是龐統植入他腦中的一個致命錯誤。

然後，當東風初起，由微風漸強，我們目睹了一切。看到黃蓋的火船疾速衝向曹軍水寨。看到沖天火光，聽到慘烈的哭嚎。也看到一艘小船，在趙雲的護送下，悄然離開江岸，載著諸葛亮在周瑜察覺之前消失無蹤。

整個赤壁之戰，是人的計謀與上天安排的完美結合。人唯有順應天時地利，方能成就大事。諸葛亮、周瑜、龐統、黃蓋……他們都是出色的演員，但這齣戲真正的編劇與導演，正是天意。

最後一戰：

但諸葛亮終究是人。人一旦入戲太深，有時也難免犯錯，難免讓世間的爭鬥之心蓋過了修道人的清靜。

在他整個生涯中，我見證了他多次運用超凡的智慧調兵遣將，扭轉乾坤。但從未有任何一次，他的「爭鬥」之心像在上方谷的最後一戰那樣，顯露得如此清晰而強烈。

在我的境界中，我將整個山谷視為一個棋盤。我清楚地看到諸葛亮的每一步棋。他佈下的這個陷阱，完美得令人畏懼。上方谷是一個死亡之袋，兩側懸崖峭壁，入口狹窄，

幾乎沒有出口。他派士兵偽裝成平民，日復一日地運送假糧草，故意讓司馬懿的探子看見。他知道司馬懿是隻老狐狸，生性多疑，不會輕易上當。因此，他耐心地演了好幾天的戲。

接著，他派魏延出戰，交手數回合後佯裝敗退，連旗幟、軍備都棄之不顧，直奔上方谷而去。司馬懿在觀察多日並看到魏延慘敗後，謹慎之心終被貪婪蒙蔽。他認為這是活捉魏延、立下大功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絲毫不知，自己追逐的正是死神的鐮刀。

我看到司馬懿父子與魏國大軍興高采烈地衝入山谷。當所有敵軍都進入袋中後，諸葛亮發出了信號。瞬間，巨大的岩石和木材從兩側山壁滾下，封死了出口。與此同時，裝滿乾柴、硫磺和硝石的車輛被推下，堵住了入口。山谷頃刻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木箱，隨時可以點燃。

司馬懿發覺中計時，臉色慘白。他抬頭望向山壁，看見諸葛亮正安詳地坐在四輪車上，手中輕搖羽扇，用冰冷的目光俯視著他。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司馬懿極度的絕望。一生狩獵的老狐狸，如今卻陷入了無路可逃的陷阱。

然後，大火燃起。

火把被投下，點燃了乾柴和硝石，形成了一片駭人的火海。魏軍的慘叫聲響徹山谷。熊熊的火焰舔舐著盔甲，將勇猛的戰士變成了活生生的火炬。我看到司馬懿父子相擁，絕望地望天哭喊：「今日，我父子必死於此地矣！」

山頂上，諸葛亮依舊靜坐觀察。他的臉上沒有一絲勝利者的喜悅。神情緊繃，帶著一種極度的固執。我感覺到，此刻的他，已將自己「鞠躬盡瘁」的丞相角色演得太過投入。他不僅想贏，他真心想殺掉司馬懿，想用這場驚天動地的火攻來扭轉天意，為蜀漢挽回一線生機。一股強烈而冰冷的殺念從他身上散發出來，這是在觀察他的這些年來從未見過的。

就在此時，上天出手了。

天命已定，司馬懿不能死於此地。晉朝的基業必須由其家族開啟。天命亦定，蜀漢的角色必須落幕。

當火焰最為猛烈之時，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轉暗。烏雲不知從何而來，聚集在上方谷上空。狂風開始呼嘯。接著，一場傾盆大雨驟然降下。

雨點又大又重，直接澆在火海之上，發出駭人的「滋滋」聲，白煙滾滾升起。這場雨只持續了一炷香的時間，卻像

一瓢來自神靈的巨水，直接澆熄了諸葛亮的野心。火滅了，柴濕了，蜀軍的火器也變得無用。司馬懿父子死裡逃生，急忙率領殘部殺出重圍。

我望向諸葛亮。他坐在車上，驚愕不已。羽扇不知何時已掉落在地。他仰望天空，那雙原本明亮的眼睛此刻充滿了失神與無力。接著，一聲悲愴酸楚的長嘆從他胸中發出，那嘆息比萬箭穿心還要痛苦。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喃喃自語，「不可強也！」

話音剛落，一口鮮血從他口中噴出，染紅了衣襟。

我知道，他明白了。那場雨並非偶然。那就是天意，是最嚴厲的警告。這次逆天而行的舉動，即便只是在扮演角色，加上他一生兵戎生涯中殺戮過多，尤其是在七擒孟獲時火燒了大量藤甲軍，使得他的陰德受到了嚴重損害。他本質上是個修道人，卻用自己的智慧和所學過度介入常人的爭鬥，造下了太多的殺業。這場雨不僅撲滅了山谷中的火焰，也澆熄了他那微弱的生命之火。

結果，他因此折了十二年的陽壽，無法在當世得道成仙。這也是上天想留給後世的一個教訓：無論多麼才華橫溢，

都無法戰勝天意。殺業是極其可怕的，即使對修煉人也是如此。

但也正是因為這次的失敗，諸葛亮才得以昇華。

上方谷之戰後，他身體衰竭，徹底放下了所有爭鬥，接受了天命。他晚年的心境達到了一個巨大的突破。當爭強好勝的「自我」消失，當他不再執著於光復漢室的重擔時，他的天目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明。他得以窺見之後近兩千年的世間未來。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當他在五丈原的病榻上奄奄一息時，我最後一次去探望他。不是以肉身相見，而是在意識層面的會晤。

我看到他不再是那位憂心忡忡的丞相，而是一個準備踏上新旅程的靈魂，心智清明，寧靜安詳。在意識的空間裡，我們無需言語。

「道友，你已經看到了，不是嗎？」他的意念傳來，平靜無波。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在那心靈交會的瞬間，我不僅再次看到了他身為孫臏的前世，更看到了一股更宏大的流轉。我看到他的靈魂從渭水之濱的姜子牙，到戰國沙場的孫臏，

再到蜀漢的諸葛亮。我看到了上天的安排，這是一個負有使命的靈魂，每逢歷史的關鍵時刻便會降世為輔臣，協助扭轉乾坤。

「我看到了，」我用意念回應，「而且我還看到，您的使命尚未結束。一千多年後，當另一個異族王朝即將覆滅時，您將再次降世，名為劉伯溫，輔佐一位布衣明主，開創一番新基業。」

諸葛亮在意識中輕輕地「微笑」了。那是一個洞悉一切並欣然接納的微笑。他毫不驚訝，因為他自己已經看到了一切。

正是在那種大徹大悟的狀態下，當他完全放下了此生的所有執著，洞悉了過去與未來之後，他寫下了《馬前課》——中國歷史上最準確的預言書之一。那不是謀略的產物，而是一位已洞察天機之人的遺訓，在為另一個角色做準備前，完成了諸葛亮這個角色的最後使命。

三國時代，說到底，是一個為了向後世演繹「義」字，展現因果的複雜，以及一條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搭建的大舞台：人是渺小的，難以逆天而行。唯有修煉，知命，順道而行，才是最明智的道路。

* * *

第五章：在耶路撒冷追隨主

這一次的記憶，將我帶回一片遍地塵土與烈日之地，一個信仰與懷疑如影隨形、同樣強烈的地方。那裡是古老的猶太地區，正值主耶穌顯現並傳播福音的時代。

在那一世，我的名字是西門。我不是學者，也非權貴。我只是耶路撒冷一個普通的木匠，有自己的家庭，我的生活就是圍繞著鑿木、刨木，以及錘子和鋸子的聲音。耶路撒冷的木材並不充裕，我們通常得使用從加利利地區運來的木料，或是從黎巴嫩送來的珍貴香柏木。那些木材的香氣，伴隨了我整整一生。當時，我年約四十五歲，比耶穌年長約十五歲。到了那個年紀，人已歷經世事滄桑，而我當時的信念，全寄託在眼見為實的事物上，寄託在我手中的木料，以及我用汗水換來養家糊口的錢幣上。

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和鄰居們開始熱烈地談論一個來自拿撒勒，名叫耶穌的人。他們述說著祂那些奇特的教誨，以及祂所行的種種神蹟。起初，我並未太在意。我聽過太多關於自稱先知的故事，那些人來了又去，就像沙漠中一陣風。對於一個年近半百的男人來說，我對任何未曾親眼證實的事物，都抱持著一定的懷疑。

但最終，出於好奇，也出於對一位摯友盛情邀約的不好推辭，我還是去了一個耶穌正在講道的地方。那是一個炎熱

的午後，人群聚集在一處山坡上，塵土飛揚。我遠遠地站著，雙臂抱胸，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打量著。

那個人看起來不像君王，也不像將軍。祂的衣著和所有平民一樣樸素。但當祂開口時，整個喧鬧的人群瞬間鴉雀無聲。祂的聲音並不響亮，卻有著一股奇特的力量，能滲入每個人的心底。

祂講的道理非常奇特，與我所知的一切謀生之道與處世之理都背道而馳。祂說，心靈謙卑貧乏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祂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這些話，起初聽來實在是違背常理，但卻觸動了我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解答了我從不知如何名狀的疑問。我看看身邊的富人，他們擁有一切，心靈卻時刻不得安寧。我看看那些有權勢的人，他們能號令他人，卻無法掌控自己內心的平靜。耶穌的話語，如同一股清泉，緩緩洗滌我心中多年來積累的塵埃。

但真正令我折服的，不僅僅是祂的教誨。而是當我跟隨祂離開耶里哥城時，親眼所見的一切。

那裡有個乞丐，是全區無人不知的，名叫巴底買。他雙目失明，日復一日地坐在路邊，靠著路人的施捨維生。當我們一行人經過時，他聽見了騷動，便問發生了什麼事。當得知是拿撒勒人耶穌時，他開始大聲呼喊，那是一聲撕心裂肺的吶喊：「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

我們人群中有許多人轉過頭去斥責他，叫他閉嘴，別打擾了老師。但他們越是喝斥，他喊得越大聲。他的喊叫聲中，飽含了一生沉浸在黑暗中的所有絕望。

這時，耶穌停下了腳步。祂轉過身，平靜地說了一句：「叫他過來。」

人們便去叫巴底買。他欣喜若狂，連外衣都丟下，站起來，摸索著走到耶穌面前。我站在人群中，屏息凝視著。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耶穌問道，祂的聲音是那樣的平靜。

「老師，我要能看見！」巴底買啜泣著說。

耶穌看著他，眼神充滿慈悲。祂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就在祂話音落下的那一刻，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巴底買那雙原本呆滯無神的眼睛，突然間恢復了神采。他眨了眨眼，又眨了眨，彷彿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然後他抬起頭，看著耶穌，看著我們這群人，望向蔚藍的天空。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光明。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當時的表情。那表情從絕望轉為極度的驚訝，最後在言語無法形容的喜悅中迸發。他不再哭喊，而是笑了起來，一個燦爛的笑容，眼淚卻不停地流下。他跪了下來，不是為了乞求，而是為了感恩。接著，他站起身，沒有回到他行乞的地方，而是默默地加入了人群，跟隨耶穌而去。

我當時的心跳如戰鼓擂動。就在那一刻，我心中所有的懷疑都徹底崩塌了。像我這樣的木匠，最多只能讓一塊木頭變得有用。而祂，卻能為一個生命帶來光明。

如今，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名修煉者，我才明白，那並非世人所想的魔法。每個生命都有其自身的命運與業力之債，由不同層次的神公平地安排著。巴底買的失明並非偶然，那是他償還業債的計畫中的一部分。

當主耶穌出手治癒他時，祂並非在打破其他神祇的安排。祂知道自己無法單方面地抹去那筆債務。相反，祂做了一

件遠比那更偉大、更悲壯的事：祂選擇了將那份業力之債，承擔到自己身上。

每一個被治癒的人，每一個被拯救的靈魂，他們的業力都轉移到了祂的身上。就像一位仁慈的父親，看到自己的孩子債台高築，便站出來對所有債主說：「他的一切債務，都由我來承擔。」

而為承擔如此巨大的業力所要付出的代價，正是祂後來的受難。祂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那種從肉體到精神的極度痛苦，正是祂用自身的生命與承受，來清償所有祂為信徒們代為背負的債務。我（西門）所見證的那些治病神蹟，不過是祂慈悲的「預付」。而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才是祂為那份慈悲付清代價的時刻。

那就是祂所選擇的救贖之路，一條充滿極致犧牲的道路。

從那天起，我不再是那個只相信自己能觸摸到之物的木匠西門。我成了西門，人群中一個普通的弟子，默默地追隨祂的光芒，聆聽祂的每一句教誨，並將我所見證的慈悲與威嚴，銘刻於心。我並非十二位核心使徒之一，我只是信徒海洋中的一滴微小的水珠。但那滴水珠，卻見證了大海的浩瀚，並且再也無法回到過去那種停滯不前的狀態。

我的生活從此徹底改變了。木工作坊依然存在，錘子和鋸子的聲音每天依舊響起，但我的心緒不再只圍繞著木料和訂單。每當有機會，我便會去耶穌講道的地方，靜靜地站在人群中，聆聽與思考。

漸漸地，一個小而緊密的團體圍繞著祂形成了。我們這些信徒來自各個階層：有來自加利利的樸實漁夫，有被社會鄙視的稅吏，有賢德的婦女，也有像我這樣的普通工匠。我們沒有宏偉的教堂或聖殿。我們的「教堂」就是老師駐足講道的任何地方：在山坡上、在湖岸邊，或是在某個虔誠之人的庭院裡。

我們學會了彼此相愛與分享。富足的人幫助匱乏的人。當我們中的某個人遇到困難時，其他人會一同為他禱告並伸出援手。那裡有一種溫暖、一種真誠的弟兄之情，是我在別處從未感受過的。我們共同生活，共同期盼，並共同相信著老師所承諾的天國。

但追隨光明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條平坦之路。

我們很快就面臨了反對的聲音。猶太會堂裡的祭司和律法師開始視耶穌為一種威脅。祂關於心靈謙卑的教誨，關於神不僅存在於石造的聖殿中，更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道理，

直接挑戰了他們的權威與地位。他們認為祂是說僭妄話的人，褻瀆神明，竟敢自稱為神的兒子。

我們這些跟隨祂的人，也連帶受累。曾經親近的鄰居開始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他們竊竊私語，說我們被蠱惑了，追隨了一個邪教。有些人不再向我訂購木器。有些人與一同長大的朋友絕交。我們被嘲笑，被排擠，有時甚至受到威脅。

羅馬政權，雖然對猶太人的宗教爭議不感興趣，但也開始注意到我們。他們擔心追隨耶穌的群眾可能會演變成一場政治叛亂。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受到了監視。

現在我明白了，所有這些困難都不是偶然的。那是上天對所有想走在修煉道路上的人的考驗。當一個正法傳出時，魔也會來干擾，來考驗人的信念是否真的堅定。那些考驗就像一個篩子，篩選出最優良的信仰種子，那些真正能堅持到底的人。

然後，那最大、最痛苦的考驗來臨了。

我對在耶路撒冷那決定性的一週記憶猶新。緊張的氣氛籠罩著整座城市。我聽說老師被祂最信任的門徒之一，猶大，

出賣了。接著又聽聞祂在客西馬尼園的夜裡被捕。我的心揪成了一團。

第二天，我站在人群中，無助地看著他們押解著祂穿過街道。那個我曾見過祂治癒盲人、用餅餵飽數千人的主，如今卻被他們戴上荊棘冠冕，被鞭打，被羞辱。我看到幾天前還在為祂歡呼的人們，現在卻高喊著要將祂釘上十字架。

我就在那裡，在各各他山上，從遠處見證了這一切。

我看到他們將粗糙的鐵釘釘穿祂的手腳。我看到他們豎起十字架。我看到祂懸在天地之間，鮮血與汗水沿著祂的身體流下。我當時內心的痛苦與悲傷，實在無法形容。我的信仰受到了最極致的考驗。為什麼，為什麼一位充滿大能的神，竟要承受如此悲慘羞辱的結局？在那一刻，懷疑之心再次襲來，啃噬著我的內心。

但接著，我聽到了祂在嚥下最後一口氣前的最後一句話：「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在那句話中，沒有一絲怨恨，只有全然的接納與坦然。那一刻，我頓時明白了。這不是失敗。這是圓滿。這正是我曾聽聞教誨，卻從未真正理解的極致犧牲。祂正在完成祂的使命。

老師去世後，恐懼籠罩著我們這個小小的群體。我們不敢再公開聚會，只能偷偷地在門窗緊閉的屋子裡相見，低聲祈禱，互相安慰。

接著，一個消息在我們中間傳開，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老師復活了！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其他幾位婦女去探視墳墓時，發現墓穴是空的。後來，使徒們也再次見到了祂。

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怕那只是為了安慰我們這些破碎心靈而編造的故事。但漸漸地，那份信念日益增長，在人們之間傳播開來，不是憑藉證據，而是憑藉一股奇特的內在力量。一股前所未有的喜悅與力量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湧動。我們明白，老師戰勝了死亡。

正是對復活的信念改變了我們。恐懼被勇氣所取代。我們開始再次聚會，比以前更大膽，一同分享所發生的一切。

而就在那時，鎮壓的鐮刀真正地落下了。

一天晚上，當我與十多個人在一位朋友家中聚會時，羅馬士兵闖了進來。他們逮捕了我們所有人。沒有多問，也沒有冗長的審判。我們被控告追隨耶穌的「邪教」並擾亂公共秩序。

當他們給我戴上手銬時，我已不再感到恐懼。我的心異常平靜。老師被釘十字架的影像以及祂復活的消息，在我腦中不斷浮現。我知道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我與我的弟兄們一同被關進一間陰暗潮濕的牢房。空氣中瀰漫著惡臭與絕望的氣味。但奇怪的是，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哭泣或抱怨。我們靜靜地坐在一起，偶爾輕聲地背誦我們還記得的老師的教誨。在監獄的黑暗中，一種奇特的平靜包圍著我們。

他們沒有拷打或利誘我們。這次的逮捕似乎只是一種殺雞儆猴的手段，想將我們的運動扼殺在搖籃之中。他們想要一次迅速而決絕的懲罰。

第二天，一名獄卒來打開我的牢門。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示意我跟他走。我知道我的時刻到了。我看了我的弟兄們最後一眼。他們看著我，眼神中沒有憐憫，只有同情與無聲的鼓勵。我向他們點點頭，然後堅定地跟著那名士兵走出去。

他帶我到監獄後方的一個小庭院。那裡只有他和一個面無表情的劊子手，手裡拿著一把寬大的長劍。我明白自己將被斬首。

獄卒問了我最後一個問題：

「你是否願意放棄對拿撒勒人耶穌的信仰？若是，
你便可獲得自由。」

我直視著他的眼睛。老師在十字架上的影像、巴底買第一次看見光明時的臉龐、被變出來分給數千人的餅……一切都像電影畫面般在我腦中閃過。我見過了，相信了，也感受到了真理。我怎能放棄？

我搖了搖頭，一抹溫和的微笑浮現在我的唇邊。

那微笑不是挑戰或輕蔑。那是坦然。那是接納。那是一個知道自己即將回家，即將在一個沒有痛苦與眼淚的地方與老師重逢的人的喜悅。那是一個普通的弟子，一個將信仰堅守到最後一刻的人的圓滿。

獄卒看到我的微笑，他微微皺眉，似乎難以理解。他向劊子手揮了揮手。

我在那一世的最後感覺，是眼前一道冰冷的寒光閃過，以及頸部的一陣劇痛。

接著，一切都沉入了黑暗。

但那並非終結的黑暗。在那之後，我的靈魂脫離了肉體，感到無比輕盈。我看到自己的身體倒下，也看到一條璀璨的光明之路在我面前展開。我知道自己選對了。

身為耶路撒冷木匠西門的那一世，教會了我關於信仰的寶貴一課。信仰並非只為聖人或非凡之人而存在。它可以在最普通的人心中發芽，而一旦扎了根，它便能賦予那個人力量，讓他能用微笑來面對死亡。

我也明白了，無論哪一條修煉之路，總伴隨著考驗與檢驗。在虛假中苟活，還是為真理而死，是許多歷史時期的修煉者都必須面對的試題。那個選擇，最終將決定他們的靈魂歸向何方。

* * *

第六章： 金字塔的回響

(小男孩里弗坐在我的對面，那雙清澈的眼眸凝視著遠方，彷彿在觀看一部只有他自己能看見的古老影片。他的聲音沉了下來，帶著一種與年齡不符的莊嚴。)

...

這一次，記憶將我帶回一個更為古老的時代，按照你們的計時方式，大約是在八千萬年以前。那時的地球與現在截然不同，那是一個屬於巨人的世界…

那一世，我是一位將軍，名叫索倫。像是索倫、中天國、莫娜、坎拉…這些我接下來要講述的名字，都只是我能在當今語言中找到的最接近的音譯。我們當時的語言完全不同，它更為簡單、直接，承載的是聲音的能量，而非文字的符號。

世界與人類：

我們當時的世界是一幅雄偉壯闊的畫卷。我們人類，也就是巨人族，平均身高通常超過五米。我們的體格強壯，心

靈卻非常純潔、簡單。我們與自然和諧共存，那是一種你們今日難以想像的自然。恐龍並非怪物，而是我們的夥伴。我們馴養了性情溫和的大型飛龍，作為在城市間移動的交通工具。而其他力大無窮的草食性巨龍，則幫助我們在建築工程中拖拉沉重的建材。

我們的社會非常和諧、寧靜，所有人都對神佛懷有深厚的信仰。我的王國被稱為中天國，由一位年輕、英明且仁慈的君王馬拉所統治。

索倫的角色：

在那個和平時期，我的職位是皇家禁衛軍的隊長。我在國內的工作相當清閒，因為人民非常純樸，幾乎沒有大的爭端。然而，中天國的軍隊始終保持著精良的訓練。我們運用這份精良，不是為了侵略，而是為了彰顯威德。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鄰近的王國意圖挑起爭端。眾所周知，馬拉國王和莫娜公主自幼便修煉佛法，擁有非凡的氣質與威德。在一個稍顯人意料的決定下，兄妹二人竟一同親率一支軍隊前往邊境地區。

當我們的大軍出現時，士兵們的強大與紀律已讓對方感到畏懼。但真正瓦解他們鬥志的，是馬拉國王的無上威嚴。他端坐在戰車上，無需一言，但一位真修者與帝王的威嚴、正大之氣已沛然莫之能禦，讓敵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不敢興起對抗的念頭。而莫娜公主的現身，以其脫俗的美麗與平靜的氣質，更為我們的軍隊增添了神聖與正義的光環。

那位國王，在面對這股沖天的威勢時，已完全被折服。他親自下令撤軍，並急忙派遣使者前來求和。這就是我們維護和平的方式，不是憑藉刀劍，而是憑藉領導者的威德。

神聖的建造：

在那一世，我親眼見證了一座宏偉金字塔的建造過程。那並非陵墓。絕對不是。在我們當時的認知中，這項工程承載著一個神聖的使命：它是為了敬奉一位大佛而建。它同時也是一道與神佛溝通的門戶，以及留給未來的一位歷史見證者。

這座宏偉建築的設計圖並非出自人類的智慧。我知道，王國中最才華橫溢的「建築師」們，是在夢中或深度的禪定狀態下，直接從神佛那裡獲得了啟示與指導。其中的數字、

比例、內部佈局…都蘊含著天機。至於那些指導的具體內容，即便是身處我這個位置的人也無從知曉。我和禁衛軍的任務，就只是單純地確保那神聖的過程在絕對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身為皇家禁衛軍隊長，我得以見證並護衛了整個過程。

工程的工人遴選，並非單純依據體格。一道詔書傳遍了整個中天國，只招募未婚的健壯青年，而最重要的條件是，必須品德高尚，對神佛懷有虔誠之心。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蜂擁至京城，將能為建塔貢獻一份心力視為一生中最大的榮耀。但最終被選中直接參與建造的人數，僅限於近一千人，其餘的人主要負責按要求開採石塊，並將它們運送到工地。

在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整個期間，整個王國彷彿同一個心跳。馬拉國王將全部心力投入到指導工程中。而王后，她沒有待在國王身邊。她每日都虔誠禮佛，祈求工程順利，國泰民安。王公大臣乃至全體民眾都以此為榜樣。當時中天國的社會風氣，純淨無比。我們的人民非常淳樸，男性儒雅有禮；女性賢淑端莊。沒有紛爭，只有萬眾一心朝向一個崇高的目標。

而最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的建造方式。建塔完全使用人力。那些巨大的石塊，有些按今日的計算方式重達兩、三噸，卻似乎不構成負擔。我清晰地記得四個或六個壯漢，肩並著肩，同心協力地抬起這樣一塊巨石，動作協調，絲毫不顯吃力。他們不使用複雜的槓桿，而是憑藉著一股合力與某種精神力量。

他們腳下穿的是特製的鞋子，是用附近山區特有的一種草，編織得既巧妙又結實。這種草鞋有著奇特的附著力。當他們將沉重的石塊運上金字塔陡峭的階梯時，我看到他們的步伐無比穩固。其中許多人後來回憶說，每走一步，都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力量在輕輕地托著他們的腳掌，使步伐變得異常輕盈。他們稱這種現象為「腳踏浮雲」，並且都相信那是神靈在幫助那些心懷虔敬的人。

工地的氣氛絲毫不沉重、疲憊。來自各地的最優秀的音樂家、歌唱家都匯聚於此。他們將這裡視為無盡的靈感泉源，創作出一首首最動聽的樂曲與詩歌。而在他們的作品中，最重要、最神聖的主題，便是讚頌神佛的偉大與慈悲，其次才是讚頌順應天意、建造此工程的國王與人民的虔誠。

他們不僅僅是歌唱，還表演著絕美的舞蹈。那些舞姿既優雅、高潔，又蘊含著力量與壯麗。音樂方面，則將大型樂隊的雄壯與各種獨奏樂器的悠揚精緻，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小男孩忽然笑了，那笑容既遙遠又親切。)

當回憶起那些景象時，我今生的一個畫面也清晰地浮現出來。去年，父母帶我去觀看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我知道這個藝術團的總部在紐約，但他們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那天，我們專程去了洛杉磯觀看他們的節目。從舞台帷幕拉起的那一刻起，我就有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從服飾、舞蹈，到音樂的韻味，一切都勾起了我一個深層的、當時還無法名狀的記憶。現在，我明白了。我曾在巨人時代的中天國所見過的那些舞蹈與歌曲，它們與今日神韻藝術團所展現的，承載著同樣的風範，同樣的精神。看來，凡被稱為真正的神傳文化，無論歷經多少百萬年，都擁有共同的源頭與靈魂。

(小男孩的聲音又回到了回憶的流轉中。)

每到休息時間，服務人員便會殷勤地送上裝滿甜美多汁水果的籃子和從山頂取來的清涼泉水。然後，清脆的歌聲再次響起。歌聲融入風中，驅散了一切疲勞，讓每個人的心情都變得愉悅、振奮。

到了晚上，結束了一天的勞動後，沒有喧鬧的娛樂活動。成千上萬的工人會一同坐下，靜靜地盤腿打坐。他們靜心

約一個時辰，心中默念佛號，洗淨雜念，保持身心始終清淨。

我永遠不會忘記最後一塊石頭被安放上去的那一刻。那是一塊被打磨得完美無瑕的尖頂石。當時還非常年輕的馬拉國王親自脫下王袍，與四位最強壯的勇士一同，親手將那塊石頭安放到金字塔的最高處。塔下，成千上萬的人屏息凝視。當那塊石頭完美地落下時，人海般的人群在靜默中一同俯身叩拜。沒有一聲歡呼，只有對神佛最絕對的虔誠。

（小男孩里弗停頓了一下，眼神望向遠方，然後以當代敘事者的身份繼續說道。）

現在，當我用天目去看時，我才意識到，我當時見證建造的那座工程，正是今日位於吉薩的三大宏偉建築中，位居中央的第二大金字塔。儘管它的尺寸是第二大，但它卻是整個總體規劃中第一座被建造的工程。

我也看到，其餘的金字塔是在我，也就是索倫，已不在世之後才陸續建成的。每座工程的開工時間大約相隔十年。或許因為是第一座建造的金字塔，承載著最純淨的心念與最高度的同心協力，所以直到今天，它的頂部依然保存得相對完好，如同一位沉默的見證者，見證著一個已被遺忘的黃金時代。

如今再回顧，我才發現整個建築群都是由神預先規劃好的，其背後有著一個極其宏大的目的。最大的金字塔，是在之後建造的，是為了敬奉另一位大佛，象徵著無限的慈悲。而最小的金字塔，則是為了供奉一位象徵著威嚴的佛。

而守護在這神聖建築群前方的，正是人面獅身像。那並非某位法老的形象，而是一位天界武神的形象，其職責是守護金字塔與這片聖地，抵禦一切邪魔。

天定之緣與護衛的使命

金字塔的建造時期結束，也正是我，索倫，人生的轉捩點。

馬拉國王有一位妹妹，莫娜公主。他們的父母在他們年幼時便已過世，因此馬拉國王既是兄長，也如父親一般，對她疼愛備至，呵護有加。如今，莫娜公主已屆適婚之齡。她不僅擁有令花草為之傾倒的清麗容顏，更重要的是，她天生就有一顆仁慈、賢德的心。她的美名不僅在中天國遠近皆知，更傳到了鄰近的王國。

在西方，有一個強大的王國，名為西極國，由一位名叫達拉克的年輕國王所統治。達拉克國王也是一位仁慈且有才

幹的人，一直希望能建立一個和平、繁榮的國家。往來的使者帶來了由最傑出的畫師所繪製的畫像。當達拉克國王見到莫娜公主的畫像時，以及當莫娜公主看到達拉克國王的畫像時，兩人立刻就感覺到了一種深刻的連結。他們不僅僅是欣賞對方的外表，更彷彿透過筆觸，看見了對方的心靈與品德。

他們的良緣不僅僅是政治的安排，更是兩顆仁善之心的共鳴，源自於真誠的愛慕。

莫娜公主與達拉克國王的婚禮很快便舉行了。那是一場盛大的慶典，為兩個王國帶來了喜悅與對持久和平的希望。中天國與西極國都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我依然記得莫娜公主身著華麗王袍的模樣，她的臉上既閃耀著幸福的光芒，也帶著一絲即將遠離兄長與摯愛故土的憂傷。

在公主啟程的前一天，馬拉國王特地將我單獨召入宮中。他看著我，眼神既信任又嚴肅，也蘊含了一位兄長的關愛。他說：

「索倫，在眾將軍中，你的忠誠與勇敢最令我信賴。莫娜是我唯一的妹妹，是中天國最珍貴的寶石。如今，她將要去遙遠的土地上綻放光芒。我交給你一個比守護這座皇宮更重要的使命。你將率領一支精

銳部隊，護送公主前往西極國，並留在那裡擔任王后的護衛隊長。你要用你的生命去保護她。」

我跪下，叩首領命。我明白，這不僅僅是一道命令，更是一份神聖的託付，是一位兄長對保護他妹妹之人的信任。

戰爭、犧牲與感化

我在西極國的生活平靜地過了幾年。達拉克國王與莫娜王后彼此深愛，共同治理國家。但不久，北方的戰火燃起。

由一位好戰且殘暴的君王坎拉所領導的地北國，突然發兵侵略。他們如山洪暴發，席捲而下，摧毀城池，燒殺擄掠。坎拉的最終目標，是西極國的首都。

達拉克國王，以一位君王的勇氣，親自率軍出征，保衛國家。在最初的幾場戰役中，雙方勢均力敵。西極國的軍隊，在達拉克國王的指揮下，英勇奮戰，擊退了敵人的數次進攻。

但坎拉國王不僅兇殘，而且極其狡猾奸詐。眼見無法以實力速勝，他便設下毒計。他令軍隊佯裝戰敗，丟下糧草，

撤退到一個險要的峽谷中。達拉克國王，因急於消滅侵略者，加上幾次勝利後稍有輕敵，未能識破這是一個陷阱。他率軍追擊，當全軍深入峽谷時，坎拉的軍隊從兩側山腰發動了伏擊。

在那場絕望的戰鬥中，達拉克國王奮戰至最後一息，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重圍之中。

消息傳回京城，如晴天霹靂。聽聞噩耗，莫娜王后徹底崩潰了。她將自己鎖在房內，為摯愛的丈夫痛哭了兩天兩夜。她那哀怨、悲戚的哭聲，讓本已籠罩在悲傷中的皇宮更添一份淒涼。

但兩天後，王后停止了哭泣。她走出房間，臉上雖仍帶著深切的悲傷，卻已隱含著一種異常的平靜。彷彿，她已接納並將痛苦轉化為某種內在的力量。

與此同時，京城已開始分崩離析。當坎拉大軍逼近京城的消息傳開後，混亂達到了頂點。許多文武官員，那些平日裡高喊忠誠的人，如今卻是第一批收拾財物、在夜色中棄城而逃的人。

幾位尚存廉恥的大臣跑進宮中，跪在當時已完全鎮定下來的莫娜王后面前，懇求道：「稟告王后，大局已失！懇請

您循密道離宮，保全龍體！敵軍已至城下，留下只有死路一條啊！」

莫娜王后看著他們，眼神寧靜卻充滿力量。她只以堅決的搖頭作為回答。她哪兒也不去。

當懦夫們逃竄之時，我在皇宮前的大廣場上，看到了另一幕悲壯的景象。西極國的忠誠將領們，那些不願逃跑的人，正在集結剩餘的士兵。他們的力量只剩下一千多人，每個人的臉上都刻畫著視死如歸的決心。他們將為保衛京城奮戰至最後一刻。

我轉身，望向通往王后所在正殿的台階。我的護衛隊，那些隨我從中天國來的兄弟們，只剩下不到十人。我們無需言語，僅憑眼神交會便足以明瞭一切。我們的任務不是保衛整座京城。我們的使命就在此地，在這台階之上，成為王后最後的盾牌。

當年對馬拉國王的承諾在我心中迴響。王后所在之處，便是我們的陣地。

然後，當她走出來面對最後一戰時，我，索倫，一個一生只知刀劍的武將，再次因她的轉變而感到震驚。

王后的整個氣質彷彿得到了昇華。過去幾天的平靜，此刻已轉化為一種無量的威嚴與慈悲。她的雙眼清澈、明亮得奇特，閃耀著我從未在任何人身上見過的深邃博愛。她的美麗在此刻變得前所未有的璀璨，但那已非塵世之美，而是一種超脫、神聖、晶瑩如玉的美。彷彿有一圈無形的光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讓任何見到她的人都不禁心生敬仰。

她邁開步伐，步履穩健而輕盈。她不再是一位面臨危險的亡國王后，而更像一位行走於凡間的神祇、一位仙子。我與大殿內所有在場的人都驚愕不已，屏住了呼吸。我們知道，一件無比神聖的事情發生了。

我眼前不再是悲傷的莫娜王后，而是一個神聖的形象，既慈悲又威嚴，一位在人間顯現的菩薩。

敵軍的咆哮聲已近在咫尺。時候到了。大戰在通往皇宮的各條道路上爆發。我和我小小的護衛隊，如磐石般堅守在正殿的大門前。我們面對的不是坎拉的全部軍隊，而是他最精銳的先鋒部隊，他們正試圖衝進來活捉王后。

我們如雄獅般奮戰，用自己的身體築成一道雖小卻無法攻破的鋼鐵之牆。一人倒下，另一人立刻補上。鮮血染紅了台階。但他們人數太多了。我感到胸口一陣劇痛，一根長

矛刺穿了我的盔甲。我倒下了，就在皇宮的門檻上。眼前的一切漸漸模糊。

但接著，我感到身體變得輕盈。我的靈魂脫離了肉體，懸浮在附近。我不再感到痛苦，只有一種奇特的安詳。我看到殘暴的征服者坎拉國王，從我那無息的身體上跨過，甚至不屑一顧。瞬間，彷彿出於本能的驅使，我的靈魂跟著他，穿過大門，進入了宮殿深處。

在那裡，我看到了最後的景象。坎拉國王，手持沾滿鮮血的長劍，氣勢洶洶地衝進大殿，莫娜王后正站在那裡等著他。

他是一位征服者，習慣看到恐懼、哭泣和求饒。但當他面對莫娜王后時，他驚呆了，停住了腳步。他臉上所有的兇殘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敬畏、一絲困惑，甚至是一份恐懼。他從未見過如此的美麗，如此的氣質。他一動不動地站著，彷彿忘記了自己來此的目的。

在緊張的寂靜中，莫娜王后的聲音響起。她的聲音沒有絲毫顫抖，沒有怨恨，而是清脆、平靜，如山中寺廟的鐘聲，在靜謐中迴盪：

「國王一路南下，我已聽聞貴軍的所作所為，我想知道，您還需要做什麼呢？」

那簡單的問題，伴隨著莫娜的威嚴與慈悲神態，直接衝擊了坎拉靈魂深處僅存的良知。他忽然覺得手中的長劍異常沉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歷歷在目。他不知所措，結結巴巴地回答，語氣中已無先前的傲慢：

「我保證我的軍隊不再侵擾百姓，我會確保王都的安全。」

說罷，彷彿為了證明自己的話，坎拉國王轉身，高聲命令全軍撤出京城。

侵略軍隊茫然不解，為何他們的坎拉國王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但他們依舊服從命令，默默地撤離。一場屠殺就此終結，不是因為一支更強大的軍隊，而是因為一位女性那融合了無量慈悲與神聖威嚴的力量。

我的靈魂，索倫，見證了這一切。一股圓滿與徹底的安詳感籠罩著我。我完成了對馬拉國王的承諾。我保護了王后，不僅用我的生命，更見證了一種比任何刀劍都更偉大的力量。帶著滿足的微笑，我的靈魂慢慢消散，結束了一位將軍的一生。

(小男孩里弗在故事結束後，沉默了許久。他似乎仍沉浸在那一刻的圓滿與悲壯之中。然後他輕輕地呼出一口氣，眼神回到現實，看著我繼續說道。)

來自過去的回響

索倫的一生雖然短暫，卻教會了我關於忠誠與犧牲的深刻一課。他為完成自己的承諾而生，也為此而死。但真正銘刻在我心靈深處，至今仍讓我感到震撼的，是莫娜王后的力量。那力量並非源於權力或軍隊，而是來自在逆境中昇華的慈悲。它能感化暴力與仇恨。

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

透過天目，我看到巨人族的文明後來也未能逃脫宇宙成、住、壞、滅的規律。在中天國馬拉國王之後約十五代，一位末代君王變得墮落，不再信仰神佛，甚至做出褻瀆神靈的行為。作為懲罰，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終結的預兆，在一個夜晚，一座與金字塔同期建造的、極其宏偉的大佛像，消失得無影無踪…神佛已不再護佑一個親手拋棄信仰的民族。不久之後，整個黃金時代便在驚天動地的地質變動中，被從歷史上抹去。

那些宏偉的金字塔與人面獅身像依舊矗立，與歲月一同蒼老。但後來的文明，由於不再理解它們最初神聖的用途，便隨意地按自己的意願使用它們。特別是古埃及的法老們。他們立下遺願，要將自己的木乃伊安放其中，將一個原本是神殿、是與神佛溝通的門戶之地，變成了一座凡人的墳墓。

這個行為玷污了金字塔的神聖。而我看到，那些法老的靈魂，因為這項褻瀆之罪，在死後遭受了極其嚴厲的懲罰，被打入了深層的地獄。

因此，我們今天所見的，不過是一些沉默的建築。它們承載著一個神人相通時代的輝煌記憶，承載著一個已然衰敗的文明的悲傷，也承載著歷代以來層層疊疊的誤解與褻瀆的塵埃。它們依然矗立在那裡，如同來自遙遠過去的回響，等待著有一天，人類能再次理解它們真正的意義。

* * *

第七章：亞特蘭提斯的黃昏

（里弗靜靜地坐了許久，似乎正在努力整理一段複雜而沉重的記憶。最後，他開口了，聲音帶著一絲遙遠，染上了懷舊的色彩與一抹淡淡的憂傷。）

這一次的生命，將我帶回一塊土地，它的名字至今仍在你們的傳說中迴盪——亞特蘭提斯。但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亞特蘭提斯已不再是處於輝煌頂峰的帝國。那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卻已開始出現裂痕，預示著一場漫長而痛苦的黃昏即將來臨。

在我身為一位名叫萊格斯的大祭司的那一世，我所生活的亞特蘭提斯並非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在流傳下來的古老卷軸中記載，這片大陸曾一度分裂為許多王國，各具特色，時而和平共處，時而兵戎相見。政治體制也是如此，有時君王至高無上，有時宗教理事會才是權力的核心。歷經了許多變故與先人們的努力，亞特蘭提斯才逐漸像我們那個時代一樣，在一個最高理事會的治理下歸於統一。但即便在統一之中，那段分裂時期的印記，似乎依然隱約可見。

亞特蘭提斯的衰敗並非一蹴可幾。它是一個過程，是一劑緩慢滲透了數個世代的毒藥。而我，萊格斯，正處於那個過程的關鍵階段。

很難向各位描述我們那片土地曾受到的眷顧。亞特蘭提斯不僅僅是一片大陸，更是整個星球的能量中心，一個受到神佛特別賜福、被神力豐沛加持的地方。得益於這股神聖的能量，這裡的一切生命都超常地發展。我們亞特蘭提斯人本就智慧高超，因此變得更加聰慧、健康，壽命也遠超

其他民族。樹木異常繁茂，果實纍纍，蘊含著純淨的能量。就連動物也比別處的更為巨大、健壯。同樣是馬，生長在亞特蘭提斯土地上的馬，體型能大上一倍半，鬃毛亮麗，體力與智慧也遠勝於其他大陸的同類。

正因這份眷顧，我們的祖先對神佛懷有深厚的信仰與崇敬之心，並將其視為一切繁榮的根源。我們的科學也源於此。我們不走機械、燃燒燃料的道路。相反地，我們學習去理解並運用宇宙中本就存在的能量。我們高度掌握了晶石科技，用它們為整座城市提供潔淨的能源，驅動著在空中輕盈滑翔的交通工具，也用於治病、遠程通訊…一切都和諧無比，體現著人與神的連結。當時的亞特蘭提斯社會階層分明，從最高理事會與精英貴族，到像我這樣掌握精神領域的大祭司，再到「晶石大師」階層與富商，然後是工匠與平民。所有人都受益於一個純淨而繁榮的環境。

但接著，一切開始褪色。當後代們一出生便擁有一切時，科技帶來的繁榮與便利成了理所當然。最初對神佛的感恩與崇敬之心逐漸冷卻。一部分民眾與精英階層開始將自身的優越歸功於亞特蘭提斯人的智慧，而不再認為那是來自更高層次的恩典。這正是驕傲的萌芽，也是從內部侵蝕我們文明的禍根。

他們開始濫用知識與科技。他們不再以和諧的方式運用晶石能量來服務生活，而是設法開採它來創造日益精巧的享樂設施、控制工具，甚至是強大的武器。就在最高理事會內部，分裂也開始暗出現。一方是我們這一派，依然努力維護著敬神之心與傳統道德。另一方則是日益傾向「唯物主義」、講求實用的派系，由一位名叫馬格努斯的能源科技大師所領導。他們相信，亞特蘭提斯人才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身為一位大祭司，我意識到這種思想轉變所帶來的致命危險。我明白，一旦亞特蘭提斯失去了對神佛的敬仰與連結，他們也將失去自身力量與護佑的根源。恩典既能被賜予，也能被收回。我曾多次在理事會中發聲，警告說脫離心靈法則，沉溺於驕傲與物質享樂，將會觸怒神明，並最終導致這片土地不再受到祝福。我主持各種儀式，旨在淨化主晶石的能量，努力重新與更高的精神力量連結，並教導年輕一代要心懷感恩。

但我的警告被馬格努斯那一派駁斥了。他們認為「神佛」只是抽象概念，遠不如人的能力來得重要。真正的力量掌握在科學家手中，在那些能量晶石裡，在他們能製造的科技之中。他們想要發展最頂尖的能量武器來確立地位與權

力，暗中宣揚亞特蘭提斯人可以完全主宰自己的命運。那是極度的傲慢，是對自身根源的否定。

而我，以我的威望與精神影響力，成了他們道路上最大的障礙。

他們不敢與我正面衝突，於是選擇了一種更為陰險、殘酷的方式。他們發起了一場暗中剷除我的行動，不是透過暴力，而是從內部將我削弱。

我開始感覺自己的健康狀況出現了奇特的衰退。我的神智不再像以前那樣清晰，身體時常感到疲憊，專注力也變差了。在主持儀式時，我感覺自己的心靈連結明顯減弱，祈禱似乎也失去了以往的力量。起初，我只以為是年紀大了，或是整個亞特蘭提斯下滑的「共業」影響到了我。我絲毫沒有懷疑，一場陰謀正對著我而來。

直到很久以後，在我生命的最後時刻，我才依稀意識到真相。馬格努斯那一派，利用他們對能量與特殊化合物的知識，一直在暗中「毒害」我。或許是透過能發出干擾頻率的設備，改變我工作室的能量環境。也或許是透過我每日的飲食。那些並非致命的毒藥，而是一些會緩慢削弱神智與體能的化合物。

當我衰弱的跡象日益明顯——有時我說話變得不連貫，有時又會忘記重要的事情——馬格努斯那一派開始行動了。他們在精英階層中散播謠言，竊竊私語說萊格斯大祭司「已不再受上天眷顧」，說我「已經失去了靈應」，還說我「已不再有足夠的智慧來引領亞特蘭提斯的精神」。他們巧妙地製造各種情境，讓我在理事會的會議中顯得無助，或做出錯誤的決定。

我的威信逐漸被侵蝕。那些曾經敬重我也開始用懷疑的眼光看我。我在理事會中的提案不再有足夠的分量，輕易地就被擱置或否決。我的健康狀況則每況愈下。偶爾，我會出現類似輕微中風的症狀，說話有些困難，行動也變得遲緩。

最後，眼看時機成熟，務實派在理事會中正式提案，建議我應因健康原因而「休養」，以「保全一位功勳卓著的大祭司的榮譽」。這個決定輕易地就通過了，伴隨著一些虛偽的惋惜之詞與大多數已被動搖之人的冷漠。我被迫離職，實際上是被軟禁在自己的官邸中，再也沒有任何權力。

但那還不是最沉痛的打擊。

那致命的一擊，那真正從內心將我摧毀的，竟來自於我最疼愛、最信任的人。

我有一個獨子，名叫埃拉瑞。他曾是我的希望，是我傾注了所有愛與心血來教導的人，期盼他有朝一日能繼承我的精神之路。但他太年輕了，而外面的世界或許誘惑太多。

早在我尚在位但已顯露疲態時，馬格努斯那一派就開始接近埃拉瑞。他們邀請他參加精英階層的聚會、奢華的宴席，那裡有奇特的飲食，以及能刺激所有感官的光影聲色娛樂。他們讓他看到了一個他從未接觸過的權力與享樂的世界。以「自由」為名，縱情聲色的場所開始在富人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那裡，人們用能量科技製造幻象、刺激性的音效，甚至還有讓人忘卻現實的成癮物質。透過那些仍忠於我的僕人，我痛苦地得知，我的兒子埃拉瑞，去過那些地方不止一兩次。他正在我最恐懼的那條路上，越滑越遠。

接著，他們為他帶來了一位名叫萊拉的美女。她美得鋒芒畢露，聰明伶俐，總能說出埃拉瑞想聽的話。她仰慕埃拉瑞的才華，同情他的「壓抑」，並為他描繪了一個他能成為新秩序中重要人物的未來。埃拉瑞，一個未經世事的年輕人，很快便沉醉在愛情與名望的迷藥之中。

當我被正式罷黜後，埃拉瑞在萊拉與馬格努斯派的「支持」下，被授予了科技理事會的一個職位。那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位子，沒有決策大權，卻能讓他在各種高級場合露面，受人吹捧。埃拉瑞公開支持馬格努斯派，甚至還含沙射影

地批評他父親那些「陳腐」的觀點。我從僕役的轉述中聽到這些話，心如刀割。

正是萊拉，時常為我帶來那些來自能量大師們的「補品」。她告訴埃拉瑞，那些東西能助我安神、滋補身體。而埃拉瑞，出於天真，也想用另一種方式證明自己是個孝子，便親手將那些東西帶來給我。他哪裡知道，那些東西，那些草藥茶與微小的能量晶石，正是慢慢摧毀我神智與健康的元兇。每次看著他拿著「藥」來，我的心都絞痛不已。我不忍揭穿真相，因為我知道那會讓他崩潰，但沉默又無異於飲鴆止渴。

埃拉瑞被「重用」的階段持續了幾年。那是他活在權力幻象中的歲月。但我仍能感覺到，每當他來看我時，他靈魂深處的不安與空虛。他迴避我的目光，說著一些關於亞特蘭提斯「進步」的空洞話語，然後便匆匆離去。

最終，該來的還是來了。當我的威望徹底消失，當我只剩下一個病弱殘喘的老頭時，埃拉瑞也失去了被利用的價值。馬格努斯派開始將他排擠出重要的會議。他們說「他的經驗尚淺」，說「這個職位需要更有戰略眼光的人」。萊拉也漸漸對他冷淡，最終離開他，投向了另一位權勢人物的懷抱。

埃拉瑞被狼狽不堪地趕下了他曾引以為傲的位子。他同時失去了名望與愛情。在一個雨夜，他來找我，跪倒在地，泣不成聲。這時他才醒悟，才明白自己不過是別人棋盤上的一枚棋子。我看著眼前崩潰的兒子，心中又氣、又憐，更為他那份付出了慘痛代價的天真感到心酸。我什麼也沒說，只是伸出顫抖的手，撫摸著他的頭。他的悲劇，也是我的悲劇，更是在浮華承諾下被欺騙的整整一代亞特蘭提斯人的悲劇。

與此同時，我與其他幾位仍堅守信仰的大祭司，並未完全坐以待斃。我們意識到，我們的警告已不再起作用。「亞特蘭提斯號」這艘大船已經轉向，正駛入一片狂風暴雨的海域。在一些以祈禱為掩護的秘密集會中，我們商討了一個最終的計畫。我們已不指望能挽救整個背棄了神的社會，只希望能為未來保存下最美好的種子。

我們開始秘密籌備一場大遷徙。計畫包括建造巨大的方舟，運用我們手中僅存的最先進的科技，使其能夠穿越洶湧的海洋，抵禦我們預感即將到來的災難。那是一項極其浩大的工程，且必須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因為一旦被馬格努斯派發現，他們必會加以破壞。而我，因為被軟禁且健康衰弱，只能以建言和祈禱來貢獻心力。

在埃拉瑞失勢後，我更深居簡出，但對外面發生的驚人變化並非一無所知。由馬格努斯派發起的道德侵蝕，已如瘟疫般蔓延，從根部啃噬著亞特蘭提斯的靈魂。我從藝術的變質中，看到了這一點。

（小男孩里弗停下來，直視著我——凱西，他的眼神忽然變得異常銳利。）

您知道嗎，這讓我想起了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當我回顧亞特蘭提斯那些奇形怪狀的抽象畫時，我就會想起畢卡索或梵谷那些被當代人吹捧的作品，人們為那些扭曲、混亂的形體支付數億美元。我甚至在報紙上讀到，一件所謂的「藝術品」，不過是一根用膠帶貼在牆上的真香蕉，竟然也賣出了上百萬美元的價格。當時的亞特蘭提斯人也是如此。他們吹捧那些荒唐、無理的事物，並將其視為「創新」。有些畫家更變本加厲，甚至畫出魔鬼的形象、恐怖的場景。他們稱之為「自我自由」的藝術，但我從中只看到一股極其負面的能量，一種對神聖事物的嘲諷。

（小男孩嚴肅地看著我，彷彿要分享一個重要的秘密。）

您知道嗎，那些東西不僅僅是畫。它們承載著創作者的能量。如果一個人今天走進一間「現代」或「抽象」藝術的展覽館，當他看著那些畫作，真心覺得它們很美、很有吸

引力，甚至能感受到它們那數億美元的價值時，那其實非常危險。那意味著這個人的靈魂頻率正與那些畫作同頻，也就是說，正與其背後的混亂、變異，甚至是魔性同頻。而當一個人與魔鬼產生了共鳴，那麼在宇宙最終的審判中，他也將被視為它們的一部分，將面臨被神淘汰的命運。

相反地，如果同樣是這個人走進去，但當他看著那些畫，覺得完全無法理解，甚至感到不適、暈眩、頭痛，或者有一種清晰的認知，覺得「這些東西真怪異」，那反而是一個好的跡象。那說明他的靈魂仍保有純淨，仍與神為人所定下的最初的善惡標準相連。而正是那份純淨，將會成為一張門票，讓他在災難來臨時，有希望得到神佛的護佑。

（小男孩的聲音又回到了對亞特蘭提斯的回憶中。）

音樂也未能倖免。這點也和現在很像，不是嗎？當許多年輕人狂熱地崇拜那些穿著奇裝異服、在舞台上嘶吼著無聊歌詞的歌星時。當時的亞特蘭提斯人也是如此。悠揚、高雅的旋律，端莊、傳統的舞蹈，日益被排擠。取而代之的，是充斥在各個娛樂場所的、節奏強烈、吵雜刺耳的音樂。他們不再跳優美的舞蹈，而是跳著動作怪異、充滿性暗示的舞步。他們說那是「釋放能量」的方式，但我看那只是在挑動人性中最卑劣的慾望罷了。

兩個時代，萊格斯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都走在一條極為相似的道路上。那是一條神傳文化被拋棄，讓位給由魔鬼在背後操控的、變異、醜陋之物的道路。它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人們越來越遠離神所定下的道德標準，讓人不再能分清真假、善惡、好壞。而當人完全失去了與神的連結時，災難就會很快降臨。

（里弗嘆了口氣，彷彿肩負著兩個時代的悲傷，然後繼續他未完的故事。）

然後，在這樣一個文化與道德皆已腐朽的社會基礎上，那些亞特蘭提斯的唯物主義者，他們實現了自己最黑暗的野心。

他們創造了一種手持武器，美其名曰「光之神杖」，但我們這些尚存的祭司，都用它的真名稱呼它：「毀滅神杖」。它的形狀像一根短杖，鑲嵌著一顆特殊的晶石。當對準目標並啟動時，它會發出一股能夠瓦解分子結構的能量束，使目標幾乎在瞬間化為塵土，不留下一絲痕跡。

這種武器的製造成本極高，需要最稀有的晶石。因此，它並非普及的武器，而是一件超級奢侈品。它的價格，相當於今日超級富豪擁有一整座私人島嶼的財富。即便如此，唯物派依然為了鉅額利潤而生產和銷售它們，使其成為絕

對權力與財富的象徵。任何有足夠金錢的人——通常是墮落的精英階層或大型犯罪組織——都能擁有將他人抹除的能力。這散播了一種無聲的恐懼。法律變得形同虛設，生命的價值被輕賤到了極點。

我與其他尚存的真誠祭司們，懷著恐懼與心痛看著那些「毀滅神杖」。對我們而言，那不是力量的象徵，而是墮落至極的標記。修行之人的手，是為了扶助，而非毀滅。

（小男孩里弗的聲音似乎哽咽了，他正在重溫萊格斯當時的情感。）

在那一世，我的靈魂萊格斯清楚地感受到，當親眼目睹自己畢生守護的價值被踐踏時的無助與痛苦，而當得知自己摯愛的兒子竟無意中助紂為虐時，更是心碎欲絕。我的身體日漸衰弱，心智也不再清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亞特蘭提斯，在我早已努力警告過的那條路上越滑越遠。他們製造出可怕的武器，能在眨眼間將一個人化為塵土。但那種武器並非人人都能擁有，它珍稀而昂貴，如同傾國的財富。因此，當某個人突然無影無蹤地消失時，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幕後黑手必定是個惹不起的勢力。那是一種籠罩一切的恐懼，一種明知有人可以隨時因為有錢買下那種權力而將你抹除的無力感。

那並非戰場上的死亡，而是一個文明的緩慢凋零，始於道德的腐朽，始於最親近之人的背叛。而最可怕的是，許多人竟還稱頌那是「進步」，是「自由」。

儘管萊格斯在他那個時代，未能阻止亞特蘭提斯的衰落，但他的努力與堅持並非毫無意義。它播下了一顆種子，一個給那些能聽得進去的人的警示，即便是在後來的生生世世中。我的靈魂也學到，一個文明的崩塌，並非總是伴隨著刀光劍影、戰火紛飛。有時候，它始於人們拋棄道德標準，追逐慾望與無度的自由，自以為是，否定神佛。

在萊格斯之後的兩、三代人，亞特蘭提斯社會日益敗壞，曾經只是個案的罪惡現象變得普遍。人們失去了與神的連結，只相信自私的科技與自己製造出的毀滅性武器。正是這種由內而外的腐朽，這種在人們褻瀆神明、親手斷送恩典的過程中，歷經數代所累積的巨大業力，才是後來導致整個大陸被淹沒的大災難的深層原因。務實派及其後代，在一個已然完全崩潰的道德基礎上，推行自私的政策，發展日益恐怖的能量武器，濫用操控自然的科技，最終將亞特蘭 蘭提斯推向了深淵。那就是對傲慢與背棄神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第八章：拿破崙的副元神

（這一次，里弗的目光不再望向遠方。他直視著我，凱西，眼神中帶著一種異常的複雜，彷彿在訴說著一件極其貼近、極其個人，卻又無比陌生的事。他的聲音低沉而緩慢。）

有些生命中，我的靈魂是以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的。但有一世，我的存在卻與另一個命運緊密相連，一個撼動了整個世界的命運。我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一個人的一部分。我是一個與拿破崙·波拿巴伴行的副元神。

（記錄者註——凱西·維爾：關於里弗提到的「副元神」這個概念，它指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不僅擁有單一的靈魂，而是有多個靈魂同時寄居在一個肉體內。其中，主導的靈魂被稱為「主元神」，其他的則被稱為「副元神」。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意識，是靈魂的不同部分。副元神可以觀察、感受，甚至嘗試提出建議，但沒有最終的決定權。那個權力屬於主元神。在許多情況下，主元神甚至意識不到這些副元神的存在。里弗說，在那一世，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伴隨的意識體。）

那並不是說我就是拿破崙，您明白嗎？而是我的一部分意識，被安排去陪伴他，如影隨形，去見證，去體驗，或許，也是為了去嘗試平衡一個充滿野心卻也充滿悲劇的靈魂所背負的業力與所做的選擇。

我的那一世更加特別。我並非唯一的副元神。在他那微觀的靈魂世界裡，除了力量強大的主元神外，還有我以及其他的副元神。我們就像沉默的觀察者，各自擁有獨立的意識流，卻又共同繫於一個宏大的命運。我們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感受，以各自的方式努力施加影響，但最終，在野心那洶湧的洪流面前，我們都無能為力，而後來我才意識到，那其中還有來自外界的操縱。

從拿破崙年輕時起，我就能感受到那股強大的能量、非凡的意志，以及某種催促著他的「使命感」。但接著，一件恐怖的事件發生了，它改變了一切。

那大約是在 1794 年 7 月。當時，拿破崙約二十五歲，是一位年輕的炮兵軍官，但已早早展現出卓越的才華。一天夜裡，當他獨自一人在軍帳中，或是某個僻靜的場合，我突然感覺到一股強烈的來自外部的「入侵」。一股陌生、冰冷，完全不屬於人類的能量籠罩了拿破崙的意識，使他陷入深度昏迷。

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受到非人生命的存在——外星人。在我的意識中，它們沒有清晰的形體，只是一個關於高科技、冷漠無情的存在的概念。不僅拿破崙的主元神受到壓制，就連我和其他的副元神也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壓力。我的感知能力像是被一層濃霧籠罩，雖然不像主元神那樣完全迷濛，但也無法看清並完全理解事件的所有細節。

即便如此，透過那些斷斷續續尚能感知到的片段，我知道他們帶走了拿破崙，或許是帶上了他們的飛船。就在那段

短暫的時間裡，在我們的意識受到某種程度抑制的同時，他們將一枚極微小的晶片植入了他的大腦。整個過程迅速、精準、冷酷，如同一場外科手術。

當拿破崙醒來時，他只覺得有些暈眩，頭腦有些昏沉。他或許將此歸因於連日來的緊張所導致的疲勞，或是一場輕微的短暫發燒。關於那件事的記憶，已經被刻意地打亂了。但我，作為副元神，雖然也經歷了那種「暈眩」，卻依然模糊地記住了那件恐怖事件的本質。

在那之後，我開始感覺到拿破崙腦中有一個「異物」的存在。它不直接控制他的思想，但它像一個極強的催化劑。它將他內心本已存在的東西放大：野心、驕傲、多疑。同時，它壓制了那些微弱的聲音：憐憫、猶豫、良知。真正的悲劇在於，拿破崙的主元神，一個沒有修煉、也無法意識到靈性層面問題的人，完全順應了那種放大效應。他喜歡那種晶片帶來的冷酷果決、對目標高度專注的感覺。他選擇了它。

正因為不是修煉人，拿破崙無法察覺自己內心的撕裂。他不知道，有時候，當我和另一個靈魂部分試圖在他心中植入一絲善念時，另一個被晶片刺激的靈魂部分卻正沉醉於那些大膽的計畫。所有這些內心的爭戰，對他而言，或許

只是以一位領導者在進行戰略權衡與盤算的形式表現出來罷了。

他的軍旅生涯在義大利戰役中開始大放異彩。我見證他制定出那些似乎任何將軍都無法想到的軍事計畫。他思維的敏銳、超凡的邏輯令我驚訝。但與之相伴的，是一種可怕的冷酷。成千上萬士兵的生命，對他而言，似乎只是戰略地圖上的數字，是達成勝利所必需的工具。

之後是 1798 年的埃及戰役。我感覺到一股強烈的、近乎本能的驅使，將他拉到了那片古老的土地。不僅僅是出於戰略考量，更有一種好奇心，一種對古蹟、對宏偉金字塔奇特的探索熱情。他在金字塔腳下漫步，眼神充滿思索，彷彿在努力回憶某件早已被遺忘的事情。但因為不是修煉人，他無法解釋那種無形的連結。他只認為那是一位征服者對一個偉大古文明的仰慕。

從埃及帶著赫赫聲威歸來後，他的野心日益膨脹。在霧月十八日的政變中，我見證了他在奪取權力時的果決、大膽，乃至於那種極致的冒險精神。我感覺到他腦中的晶片似乎運作得更強烈了，它將他的自信放大到極點，讓他相信自己生來就是統治者。

接著，傲慢的頂峰在 1804 年的皇帝加冕典禮上到來了。在巴黎聖母院，在專程從羅馬趕來的教宗庇護七世的見證下，拿破崙沒有讓教宗為他戴上皇冠。他親手奪過皇冠，戴在了自己的頭上。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主元神那極致的滿足與晶片的「喜悅」。那不僅僅是一個政治舉動，更是向全世界的宣告：「這權力是我憑藉自己的才華奪來的。這榮耀屬於我。」

加冕之後，拿破崙的權力似乎達到了絕對。但絕對的權力也伴隨著絕對的多疑。而那枚晶片沒有錯過任何機會來放大那份恐懼。這一點在隨後處決昂吉安公爵的事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當保皇黨密謀的謠言傳來時，拿破崙立刻懷疑這位公爵，儘管沒有確鑿的證據。

當綁架並審判公爵的決定正在形成時，我曾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試圖在他心中植入對情報真實性的懷疑，一個公正審判的畫面，並喚起他對冤殺一位皇室後裔將會招致歷史審判的憂慮。但一切都是徒勞。憤怒、對暗殺的恐懼，以及最重要的，我感覺到來自微晶片的強烈「啟動」，它驅使他必須「採取絕對果斷的行動」，必須「將威脅扼殺在搖籃中」以儆效尤。決定被冷酷地做出。審判草草結束，公爵被槍決。收到消息後，我從晶片那裡感受到一種令人

毛骨悚然的「寂靜」，彷彿它為剷除了一個「障礙」，並透過恐懼鞏固了其宿主的權力而感到滿意。

用鐵腕清除了國內的威脅後，拿破崙的目光再次轉向國外。在奧斯特里茲、在耶拿的赫赫戰功……讓整個歐洲為之屈服，也讓他相信自己確實是戰無不勝的。但我，在他之內，卻感到一種日益加深的悲哀與無力。他越來越沉醉於權力，越來越視人命如草芥。我試圖勸阻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微弱，被勝利的歡呼聲與晶片不斷放大的自滿所淹沒。

而正是這種盲目的自信，導致了第一個致命的戰略失誤：1807 年入侵西班牙。他推翻了當地的王朝，將自己的兄長扶上王位，相信一切都會像在其他國家一樣順利。

當這個計畫萌芽時，我曾努力警告他。我向他傳遞了各種景象：一個驕傲而虔誠的民族，絕不會接受一位外國國王。我讓他看到險峻的山區，手持簡陋武器、眼神卻充滿仇恨的農民——那是一場任何正規軍都無法完全取勝的人民戰爭。但處於傲慢頂峰的拿破崙，將這一切都置之不理。他將那些不安的預感視為懦弱。晶片再次驅使他，認為波拿巴家族理應統治整個歐洲。他未曾料到，那個決定點燃了一場血腥的游擊戰，一個「西班牙潰瘍」，在之後的許多年裡不斷地讓他的帝國流血，耗費了無數的生命與財富。

那個「西班牙潰瘍」不斷地讓帝國流血。但拿破崙非但沒有從中吸取軍事力量有限的教訓，他那被晶片鼓動的驕傲，反而催促他必須取得一場更偉大的勝利，來重新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而就在那時，他望向了俄國。

（副元神的敘述繼續著，帶著更為沉重的色彩。）

那最大的悲劇，那標誌著整個帝國崩潰起點的事件，正是1812年入侵俄國的決定。

當那個計畫開始在拿破崙心中萌芽時，我感到一種極度的不安。我全部的正念，或許還有那另一個微弱的、充滿憐憫的靈魂部分，都在吶喊著要阻止他。在他那些斷斷續續的睡眠中，我努力創造出最真實的景象：一望無際的皚皚雪原，在暴風雪中瑟瑟發抖、飢寒交迫的軍隊，以及白雪上刺眼的殷紅血跡。我試圖讓他感受到俄國的遼闊所帶來的絕望，那裡人民的極度堅韌，以及那足以冰封意志的嚴寒。

但一切都是徒勞。他當時的驕傲已達頂點。他相信，對於他的大軍而言，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而那枚晶片，我感覺到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活躍，它不斷地催生著一種「偉大的冒險」，在他心中植入一幅最終輝煌勝利、將整個歐洲踩在腳下的畫面。所有的勸諫，無論是來自現實中

的將帥，還是像我這樣來自內心的無聲呼喚，都被他置之不理，視為懦弱與悲觀。

然後，災難如我所預見的那樣降臨了。他強大的軍隊被俄國的寒冬與人民的勇氣所吞噬。我不得不透過他的雙眼，目睹那些忠誠的士兵在撤退途中凍死，戰馬因筋疲力盡而倒下，以及倖存者臉上那極度的絕望。那是一個人間地獄。即便如此，他的驕傲仍不允許他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

隨後的崩潰如期而至，彷彿是必然的結果。在俄國的失敗從根基上動搖了他的帝國。被統治的國家開始反抗，昔日的敵人重新集結。儘管他之後仍打過幾場精彩的勝仗，但那都只是為了挽救一艘早已觸礁的沉船所做的最後努力。

最終，他失敗了，被流放到厄爾巴島。在這段時期，當權力與榮耀都已失去時，我感覺到微晶片的活動似乎顯著減少。或許那個外來勢力認為「拿破崙實驗」已經告終，不再有干預的價值。

晶片的「沉寂」創造了一個難得的空間。拿破崙在這段時日的思緒變得更為「清澈」與真實。沒有了強烈的干擾，我們這些良知的聲音更容易與他溝通。他開始真正地面對自己，反思那些將他推向這般田地的錯誤與決定。

但接著，野心的最後一絲火花再次燃起。他逃離厄爾巴島，在短暫而輝煌的百日王朝中重返法國。我感覺到晶片再次「甦醒」，戰爭機器又一次被啟動。但那不過是蠟燭熄滅前的最後一線光芒。滑鐵盧之戰為一切劃上了句點。

第二次被流放到大洋中的孤島——聖赫勒拿島，才真正是他生命的終章。在那裡，在絕對的孤獨中，沒有戰場，沒有軍隊，沒有歡呼，晶片幾乎完全沉寂。它成了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

這是我真正能夠與他的主元神「對話」的時刻。不是透過言語，而是透過深沉的思緒流轉。我與他一同回顧了那充滿風暴的一生。他開始對命運、對那些似乎引導著他一生卻又無法名狀的無形力量，產生了模糊的思考。他後悔，他自責。他曾擁有一切，最終卻又失去了一切。

在他去世那天，我見證了他的靈魂離開了肉體。疲憊不堪，業力深重，但也有一種解脫後的坦然，因為他終於擺脫了那些野心、掙扎，以及一副早已耗盡的肉體的枷鎖。與此同時，我也感受到了自己以及其他副元神的脫離。我們伴行的使命結束了。作為一位充滿悲劇的偉人影子的那一世，就此落幕。

（里弗停下來，結束了關於副元神那一世的故事。他長長地呼出一口氣，然後抬頭看我，眼神此刻已恢復了一個十歲男孩的清澈，卻又蘊含著超乎年齡的智慧。）

那是我副元神所經歷的故事。但當我修煉並用天目回顧時，我看到了即便是當時的副元神也不知道的事情。

拿破崙的主元神，在一個非常遙遠的過去，正是建造了金字塔的巨人文明——中天國的第四代大祭司。或許正是這份前定的因緣，才在潛意識中驅使他，必須對埃及進行一次遠征。

而那場戰役有一個隱藏的使命。在埃及時的一個罕見的夢中，他得到了一位神的點化。神告訴他，後來某個文明的一位邪惡祭司，曾在人面獅身像的印堂處下了詛咒，封印了那位武神的護佑能量。在神的指引下，拿破崙下令炮兵對準那個位置開火，成功地解除了咒語。他無意中完成了一項神聖的使命。

我所看到的，拿破崙發動的那些征戰的真正天意，是為了打破歐洲陳腐、敗壞的封建秩序，並在此過程中，保護許多心靈文化的遺產免遭摧毀。他準確地執行了神的計畫。但他的悲劇在於，因為被晶片放大了驕傲之心，他將所有功勞都歸於自己。他認為所有戰功都源於自身的才華，而

非神的安排或恩典。正是那份自私與傲慢之心，使他造下了無數的業力，最終必須承受悲慘的結局。

還有，凱西啊，真正讓我震驚的是，當我開始修煉大法並開啟了一部分智慧後，我逐漸意識到，我們所有人——拿破崙的主元神以及那些副元神——都已轉生為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人。我就在這裡，一個正在向您講述這個故事的美國男孩。而另外三個人，我感覺到他們正在地球上不同的國家。

我知道他們在這一世確切是誰，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那段輝煌卻也充滿罪業的過去。但我相信，我們所有人共同出現在大法洪傳的時期，並非偶然。或許，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所有人能真正地洗淨所種下的業障，找回真正的自我，選擇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一條回歸真、善、忍的路。

* * *

第九章：塵埃的見證

（里弗輕輕地呼出一口氣，他的目光投向對面牆上一個虛無的點。似乎每講述一個故事，他都必須為自己披上一層時間的塵埃，而這一次，那層塵埃帶著荒蕪的赤紅，與一段延續了數百萬年的憂傷。）

一個黃金世界的黃昏

有一世，我並不在你們今日所知的地球上。那是另一個文明週期，距今約四千萬年。那時，我是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子，一名傳統的陶藝家。我當時的名字，若以現代語言發音，聽起來近似艾莉亞。我們那個時代的語言也截然不同，它更多地依賴於聲波的頻率與共鳴，而非文字符號。

我當時的世界，從表面上看，是發展的頂峰。城市由閃閃發光的合金建成，反射著陽光，形成一道道移動的彩虹。無聲的飛行器在摩天大樓間輕盈地穿梭。人類已能輕易地進行太陽系外的旅行。但在那光鮮亮麗的背後，卻是一種可怕的腐朽。社會氣氛冰冷而麻木。人們沉溺於物質與科技創造的享樂之中，日益遠離自然與心靈價值。

我，艾莉亞，在那樣的世界裡，活得像一座孤島。我的陶藝作坊坐落在一條古老的街區，那裡的石造建築依然被保留著。每一天，當我的雙手沾滿泥土時，我都能找到喜悅與平靜。我能感受到每一撮泥土中的靈魂，能聽見它們在水與火交融時所訴說的故事。但外面的世界已不再珍惜這一切。他們偏愛由機器大量生產的「完美」產品，那是一種工業化的美，卻毫無靈魂。我的作坊生意日益慘淡，只

剩下少數懷舊的人還會來找我，訂製那些帶有人手溫度的器物。很多時候，在作坊的靜謐中，我感到迷惘與懷疑，不知自己所走的這條路是否還有任何意義。

然後，有一天，我們的整個世界都為之震動。

一則緊急通告從聯合國理事會發送到全球各個角落。那是一個集結了當時地球上近五十個國家代表的組織，負責協調全球事務，類似於今日的聯合國。理事會主席那冰冷、不帶感情的聲音從每一面螢幕中傳出，通報了在一個遙遠星系發生的「外交事故」。

但真相無法被掩蓋太久。消息開始從非官方渠道洩漏，如恐慌般蔓延。那並非「事故」，而是一場慘敗的攻擊。一支由聯合國理事會批准的、充滿野心的地球資源探勘艦隊，侵犯了另一個種族的領土，並被徹底殲滅。而最糟糕的是，那個外星種族，其文明遠比我們先進數倍，已宣稱將追擊到底，並摧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以示報復。

混亂與恐懼籠罩了一切。理事會的成員國開始互相指責。那些唯物主義的領導者，那些向來為自己的科技力量感到自豪並抱持絕對信心的人，如今第一次面臨了全然的無力。

經過多次緊張且充滿爭議的會議後，聯合國理事會公布了一項最終計畫，一個充滿絕望的計畫，名為「火種保存」。他們將從各成員國中，挑選來自不同領域的菁英，登上巨大的太空船，撤離到太陽系中其他行星上的秘密基地，希望能藉此在最壞的情況下，為人類保留下一線生機。

當我接到自己被選中的通知時，我驚訝無比。我的國家所提出的，並獲得理事會批准的理由是，我是僅存的少數幾位技藝精湛的傳統藝術家之一，是需要被保存的「文化遺產」的代表。真是諷刺，那曾被他們視為「過時」、幾乎被遺忘的藝術，如今在逃亡之際，竟被看作是必須帶走的珍貴之物。

離開那天，我最後一次站在我的作坊前。窯爐尚有餘溫，幾件未完成的作品還靜靜地躺在轉盤上。我必須拋下這一切。我的一生與心血都留在了那裡。我只被允許帶走一個小工具箱，裡面是從我學徒時期就跟隨著我的那些工具。我的眼淚流了下來，不僅僅是因為恐懼，更是因為必須放棄那個已成為我靈魂之物的痛苦。

紅色星球的秘密

前往火星的旅程，在緊張的沉默中進行。巨大的太空船上，數千人靜坐不動，沒有人交談。我環顧四周，看到一位著名的科學家，那個常在媒體上以自信滿滿的形象出現的人，此刻正眼神空洞地望著虛空。我看到一個富裕的家庭，那些總在炫耀財富的人，如今正相擁而泣。所有驕傲、名望、金錢，在即將到來的毀滅面前，都變得毫無意義。所有人都緊盯著窗外，看著我們美麗的藍色星球越來越小，漸漸模糊，直到最終只剩下浩瀚宇宙中的一個光點。那是一種任何言語都無法形容的失落感。

我們的太空船並未公開地降落在星球表面。它飛入一個深邃、荒涼的峽谷，接著一扇偽裝得與岩壁天衣無縫的巨大閘門緩緩開啟，露出了一條通往地底深處的隧道。

當我們走出太空船時，所有像我一樣的平民都驚呆了。眼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座巨大的地下城市，由高懸在穹頂上的人造太陽所照亮，散發著柔和的光芒。那裡有蒼翠的植物林區，有清澈的地下河流潺潺流淌。空氣清新宜人。這個基地足以輕易地養活數百萬人。

當我們還在驚訝之際，我注意到隊伍中的科學家與官員們，表情卻相當平靜。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早在多年前的太空探測中，就已得知這個基地的存在。他們知道如何找到並

打開這扇秘密之門。這就是火星被選為撤離點之一的原因。但知道它的存在是一回事，了解它又是另一回事。

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這座宏偉的工程並非我們這個文明所造。它太古老了，其建築風格與運作技術都完全陌生。他們不過是找到了一個被遺忘的文明遺產，卻無法解讀它。

隊伍中的科學家帶我們到了基地的中央資料庫。他們說，在之前的探測中就已發現了這個地方，但對於獲取其中的資訊卻束手無策。這裡的資訊並非以任何文字或數位數據的形式儲存。它們被封存在巨大、透明的晶石塊中。他們曾嘗試過所有科技手段來提取數據，但都失敗了。最後，他們提出一個假設，認為或許這需要一種心靈層面的互動，一種意識上的連結。

這就是他們找上我和其他幾位心靈敏銳之人的原因，包括一些藝術家、詩人。他們想「試試運氣」。當我將手放在一塊巨大的晶石上時，瞬間，一股由資訊、影像、聲音與情感組成的洪流，如暴風般湧入我的腦海。我不再是艾莉亞。我正在重溫另一個文明的生命，一個距我那個時代九千萬年之遙的文明。

我所見的一切遠超想像。他們的科技比我們的文明先進數倍。如果說我們才剛學會走出太陽系，那他們早已將整個

銀河系視為自己的後院。我看到龐大的太空艦隊，使用能扭曲空間以進行近乎瞬時移動的量子引擎。他們征服、統治或結盟了整個銀河系中三分之二的星系。他們的「跨星系帝國」不僅僅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橫跨宇宙的權力實體。

但接著，那些輝煌的景象讓位給了令我不寒而慄的畫面。憑藉著無可匹敵的權力，他們滑入了墮落的深淵。我發現自己正身處一個奢華的大廳。那些經過基因改造的貴族，正在欣賞能直接操控情緒的音樂。我看到一位美麗的女子走過，她身上散發出的玫瑰花香瀰漫在空氣中。但她的眼神空洞、毫無生氣。在另一個角落，一個能量構成的牢籠裡關著一個來自其他星球的奇特生物，它在人群的指指點點與嘲笑聲中，恐懼地顫抖著。在侵略三分之二銀河系的過程中，他們犯下了無數的罪行，奴役了無數的種族。

我感到噁心，但也從那墮落的核心中，看到了一種可怕的相似性：極度的驕傲，視自己為宇宙的中心，以及那種必須用病態的享樂來填補的極度空虛。一個如此強大的帝國，他們的道德卻已從內部腐朽。

然後，我看到了他們的結局。當他們試圖征服銀河系剩下的三分之一時，他們觸怒了一股連他們也無法抵抗的力量：

來自摩羯星座的半人半獸種族。崩潰來得迅速而徹底。一個曾統治宇宙的帝國，在短時間內就被抹去了。

記憶之流結束了。我癱倒在地，大口喘氣，全身被冷汗浸濕。我明白了。歷史正在重演。

歷史重演與覺醒

我努力將自己所見的一切轉述給大家聽。當故事結束時，整個中央控制室陷入了一片沉寂。那沉默比任何尖叫都更可怕。沒有人懷疑我的話。因為一個九千萬年前文明的悲劇，竟如此完美地映照出我們自身的命運。

接著，歷史殘酷地重演了。基地的警報系統響起。一支龐大的艦隊已進入地球軌道。在主螢幕上，我們這些火星上的倖存者，被迫見證了我們家園星球的審判日。我們看到他們那可怕的能量武器射向地球。我們美麗的藍色星球，在無聲的爆炸中痛苦地扭曲。僅僅幾小時，一切都結束了。地球，從一個充滿生機的藍色球體，變成了一個焦黑、陰暗的火球。

此刻，痛苦與絕望達到了頂點。一位曾身經百戰的老將軍癱倒在地板上。一位曾最自信的科學家，如今像個孩子一樣抱頭痛哭。而我，我沒有哭。我只感到一種冰冷的空虛，因為我早已透過那個古老文明的記憶，「看見」了這個結局。

在恐慌中，命令下達了：封鎖基地的所有入口。我們躲進更深的地底，準備迎接最壞的情況。基地裡的空氣令人窒息。糧食按嚴格的配給制分發。沉默籠罩一切，連孩子們也不再嬉戲。我們在恐懼中等待著。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

但接著，在第三天，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敵人的艦隊，在繞行火星幾圈後，集結起來，然後……離開了。它們就那樣消失在深邃的太空中，彷彿根本不在意我們的存在。

基地陷入一片愕然的寂靜。沒有人明白發生了什麼。就在那寂靜之中，一個共同的認知開始在每個人的心中擴散。我們被一股更高的力量保護了。我們不是被科技所救，而是被神佛所救。

這個神奇的事件，加上我所見證的歷史重演的故事，給整個群體帶來了衝擊性的覺醒。一場全體會議在基地最大的

大廳舉行。我，一個普通的藝術家，第一次站在數千人面前發言。我不僅僅是重述歷史，更說出了我對因果規律、對驕傲與唯物主義道路之危險的體悟。我真誠的話語，加上眾人剛經歷的、無法否認的事實，產生了強大的撼動力。科學家們、領導者們，在經歷了極度的無助之後，公開承認了我們的文明所選擇的道路是錯誤的。

一項重大的決定獲得了所有人的同意：徹底放棄對先進科技的依賴，回歸傳統價值，過一種簡樸的、依靠親手勞動的生活，並專注於內心的提升，重新找回與神的連結。

而在那場心靈革命中，我，艾莉亞，一位幾乎被遺忘的陶藝家，竟成了核心人物。我的藝術不再是「過時」之物。它與其他手工技藝一起，成了重建一個有靈魂的社會的基石。

藝術家的使命

在火星地底度過的數十年歲月並不輕鬆，卻充滿了意義。我們關掉了大部分曾讓我們變得懶惰與疏遠的自動化機器。我們從頭開始學習最基本的技能：如何用自己的雙手在人

造花園中耕種土地，如何用植物的纖維織成布匹，如何用簡單的工具建造和修理房舍。

我的陶藝作坊成了社區的心臟。每天都有許多人前來，不僅是為了訂購器物，更是為了學習。我教他們如何感受土地的靈魂，如何用耐心與愛，將一塊無生命的黏土變成一只碗、一個瓶子。我看到一位曾獲獎無數的科學家，當他親手捏出第一個、即使歪斜而不完美的杯子時，眼中閃爍著喜悅的光芒。那份喜悅，比他們曾達成的任何科技成就都更真實。

在地球被摧毀約幾十年後，觀測系統顯示我們的星球已逐漸自我療癒。大氣層漸漸恢復清澈，部分地區的植被開始復甦。一場大辯論在社群中展開：是否應該回去？一些人仍心有餘悸，認為火星才是唯一安全的家園。但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覺得我們有責任回去，從廢墟中重建家園。

最終，決定做出了。一半的人將返回地球。另一半則留在火星，維持這個基地作為備用方案，也作為對過去的一個提醒。這次的告別，不再有絕望的眼淚，而是緊緊的擁抱、鄭重的承諾，以及對未來的希望。

回到地球後，我成了最受尊敬的人之一，被賦予了領導新文明陶藝產業的重任。但在內心深處，我知道自己的使命遠比此更為重大。

我開始執行一個宏偉的計畫，一項貫穿我餘生的默默工作。我製作了一系列陶藝傑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一頁生動的歷史，講述著只有我和少數人還記得的故事。我在上面刻畫出「跨星系帝國」的巨大飛船，他們奢華、墮落的宴會場景。我刻下兇殘的摩羯族，以及那個曾統治三分之二銀河系的帝國的覆滅。我也刻下了我們自己的故事：驕傲、懲罰、大遷徙，以及在火星地底的覺醒。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個深度禪定的過程，每一次，我都必須重溫所有痛苦的記憶與血淚的教訓。我的雙手在揉捏著黏土，但我的心，則在努力地塑造一個給未來的警示。

完成後，這些作品沒有在任何地方展示。它們在一個莊嚴的儀式中，被特殊的布料包裹，放入石棺，然後被埋藏在世界各地偏僻的地點。在封土之前，我們一同將手放在石棺上，送入一個祈願：祈求未來文明中，若有緣能發現這些「見證者」的人，能有足夠的智慧與善心，去理解我們想傳達的訊息，不再重蹈毀滅的覆轍。

晚年，我不再製作陶器。我將所有時間都用於修煉佛法，並將自己全部的技藝、經驗與體悟，傳授給後代的學生們。他們不僅僅是學習手藝，更學習做人的道理，學習謙卑與敬神之心。

在我離世那天，我已年過八旬。我預知了自己的時刻。我召集最親近的學生們，囑咐了最後幾句話，要他們守護好手藝與道德的火種。然後，我回到那間開啟了一切的舊作坊，以坐禪的姿態坐下。在泥土與淡淡的檀香中，我安詳地離世，其方式類似於西藏一些高僧的坐化：一圈淡金色的光環瞬間包圍了我的身體，一股奇特的清香瀰漫了整個房間，接著我的整個身體，包括衣物，都化作一道五彩之光，飛升而去。

艾莉亞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一個始於懷疑，歷經失落與絕望，但最終在成為歷史的沉默見證者、為未來播種者的過程中，找到了使命與圓滿的一生。

* * *

第十章：轉生在唐朝

（這一次，里弗的敘述不再帶有已逝文明的悲壯或奇幻色彩。他的語氣沉靜、輕柔，宛如夕陽下的寺廟鐘聲，悠遠而寧靜。他像是在講述一位老友的故事，一個極其平凡，卻又擁有非凡定力的人。）

有一世，我回到了一個不那麼遙遠的時代，那是中華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佛法，特別是禪宗，在此時輝煌發展——那就是唐朝。

那一世，我不是君王，不是祭司，也不是什麼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起初，我是一位名叫陳康的武將，在秦王李世民登基為帝之前，曾在他麾下效力。我那一世的人生，是一個巨大的轉向，從戰場上的刀光劍影，走向了禪林的靜謐。

逐鹿之戰中的士兵

我出生在隋朝末年，一個戰亂頻仍、白骨遍野、民不聊生的時期。我的童年記憶，是飢餓的日子，是搶劫、殺戮的場景，是眼睜睜看著親愛的人倒下而無能為力的絕望。因此，當聽聞唐公李淵準備在太原起兵反隋時，我，一個充滿熱血的年輕人，便毫不猶豫地投奔而去，心中只有一個單純的願望：為終結我所見證的苦難，貢獻一份力量。

當時親自招募並面試我的人，正是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從第一次見面起，我便被他非凡的氣魄、燦若星辰的眼神，以及他身上散發出的自信所徹底折服。儘管起兵名義上是唐公所為，但在我當時的心中，秦王才是真正的明主形象，一個能掃平戰亂，為百姓帶來真正太平的人。我立誓願用自己的性命，在他的旗幟下奮戰，對我所選擇的明主，抱持著絕對的信任。

在戰場上，我是一名出色的士兵。我英勇作戰，從不畏懼危險，也多次出入生死。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場極其艱難的攻城戰中，我們的部隊被敵人的火箭所阻，傷亡日增，士兵們開始動搖。就在那時，秦王沒有待在安全的指揮帳中。他親自披甲執劍，衝上了最前線。他沒有高喊空洞的口號。他只是站在那裡，在箭雨之中，用他的威德與勇猛，來重振全軍的士氣。目睹那一幕，我與其他士兵彷彿被注入了一股無形的力量，一同奮不顧身地衝鋒，最終攻下了城池。那個畫面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鞏固了一個堅定的信念：追隨他，天下必定太平。

但我的天性卻很質樸、直率。我不懂用計，也沒有能言善道的本事去討好上司。我只知忠於命令與自己的理想。因此，儘管戰功不少，我也只晉升到校尉，一個中階武將。

對此我並不介意。對我而言，官階遠不如每日能看到大唐的江山日漸穩固來得重要。

大唐建立後，原以為天下已定，但另一場戰爭，一場更可怕的戰爭，卻正在京城長安暗中上演。那就是權力之爭。按照常理，長子太子李建成應是儲君。但次子秦王李世民，卻是在平定天下中功勞最大的人。他的功勞太大，威望太高，使得太子的地位受到了動搖。兩派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太子李建成聯合四弟齊王李元吉，多次試圖陷害、排擠秦王。

那段時日，京城的政治氣氛令人窒息。我們秦王府內的將領、士兵，都能感覺到一場風暴即將來臨。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憂慮之中，不知明日將會如何。我，憑藉著一個習慣了危險的士兵的敏感，也感到一種不安籠罩著一切。我只是一個低階武將，無法完全理解朝堂上那些深層的計謀。我只有一個簡單的願望：祈求各位皇子能為了江山社稷而和解，避免手足相殘。但我知道，那不過是一個天真的願望。

接著，那個決定命運的夜晚到來了。我的主將，一位秦王的親信將領，被召至王府緊急議事。作為護衛，我必須陪同他前往，並在書房外站崗。那一夜，空氣凝重，緊張得我甚至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透過半掩的木門，我聽到裡

面傳來低沉而充滿算計的對話聲。我聽到了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的名字。我聽到了像是「埋伏」、「玄武門」、「別無選擇」之類的詞語。我也清楚地聽到了秦王果決的聲音，以及長孫無忌等人堅決的支持。

他們正在商討一個大膽而殘酷的計畫：埋伏並殺死自己的親兄弟。

我的血液彷彿凝固了。我的耳朵嗡嗡作響。我的世界天旋地轉。我所崇拜的明主，那個我曾相信會用正義帶來太平的人，竟然正在策劃一場手足相殘的屠殺。我多年來拚死守護的全部理想，瞬間變得可笑而虛假。我感到噁心，不僅僅是對那個計畫，更是對自己，因為自己也是這個機器的一部分。我不想參與，不想讓自己的雙手因為這樣一件失德之事而被玷汙。

會議結束後，在返回的路上，我鼓起所有勇氣向主將開了口。我藉口說自己這幾天身體不適，請求那天能被派到城外執行其他任務。那位主將，本就心情緊張，心思全在計畫上，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便一口回絕。「這是秦王與我們所有人的生死關頭。沒有軟弱的餘地。你是秦王府的兵，你必須在場！」他的語氣不容任何推託。

我意識到自己沒有選擇。我被一個士兵的身份所束縛，被對主將的忠誠所束縛，也被我無法掙脫的命運齒輪所束縛。

第二天，事變發生之日，玄武門的氣氛沉重如鉛。我和我的部隊被指派守衛外圍，防止太子一派有任何援兵前來的可能。我不是直接動手的人，但我聽見了一切。馬的嘶鳴聲、驚恐的尖叫声、兵器短暫而殘酷的交擊聲，然後……是一片死寂。那寂靜比任何聲音都更可怕。

片刻之後，秦王李世民從玄武門走了出來。我望著他，努力想找回當年戰場上那位英勇明主的影子。但是沒有。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有著一雙完全不同的眼睛。一雙冰冷、空洞，沒有一絲溫度，沒有一絲情感波瀾的眼睛。那是一個為了權力而拋棄所有親情的人的眼神。那個眼神，徹底擊碎了我心中「明主」的形象。

李世民登基，年號唐太宗後，天下為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而歡呼。但對我而言，理想已死。建立在兄弟鮮血上的新王朝榮光，對我而言只是一種恥辱。我感到身上的軍服沉重無比。腰間的佩劍也變得陌生。我，陳康，當時年近四十，感到疲憊與空虛。我以多年征戰導致健康衰退為由，請求退伍。我脫下了軍服，放下了伴隨我整個青春的佩劍，遠離了繁華的京城，開始了一段漫無目的的流浪旅程，尋找能彌補我破碎靈魂之物。

五祖座下三十年的沉寂

流浪的旅程將我帶到了黃梅山，那裡有座東禪寺。當我跪在五祖弘忍面前時——那是一位眼神慈悲卻又洞悉一切的禪師——我沒有祈求祂賜予我安樂。我只求祂給我一個安身之所，一條可走之路。祂看著我，一個年近四十、體格健壯、身上仍帶著戰場印記的男人，然後點了點頭。我剃去長髮，穿上了一身灰色的僧袍，師父賜我法號，玄默。

最初在禪門的日子，是一場比我經歷過的任何戰役都更艱鉅的戰鬥。那是與自己身心的戰鬥。

一個習慣了活動的武將身軀，如今卻被迫靜坐數小時，它發出了強烈的抗議。每一次坐禪都是一場酷刑。那雙習慣了皮靴、鐵蹬的腿，現在必須盤起來。起初，我只能單盤。沒一會兒，那種痛楚就像萬針刺痛，一股灼熱感沿著脊椎上竄。我的背，曾在馬鞍上挺得筆直，此刻卻酸軟不堪。我看著其他師兄弟們穩如磐石地雙盤而坐，而我卻不停地扭動，滿頭大汗。

聽從了幾位同修的建議，我曾用一些嚴苛的方法來強迫自己。有時，我用平坦的小石塊壓在雙膝上，希望重量能幫

助我的腿放低。有時，我又用繩子將雙腿緊緊地綁成雙盤的姿勢，咬著牙忍受那刺骨的疼痛。

而我的心，更是一匹野馬。每當我試圖靜下來，戰場上血腥的畫面就會浮現。我又看到了那些面孔，聽到了那些吶喊。有些夜晚，我夢見自己身在玄武門，而我必須揮刀相向的，竟是一位曾與我同生共死的戰友。我總是在一聲哽在喉嚨的無聲尖叫中驚醒，雙手仍緊握著，彷彿還握著劍柄。

幾位年輕的僧人，見我如此掙扎，忍不住竊笑起來。我聽到他們在背後竊竊私語：「看啊，把整個戰場的身體都帶進佛門了」，或是「這樣的人怎麼可能修行」。我都聽見了。一個武將的自尊心讓我憤怒，但我很快就將其壓下，取而代之的是羞愧與無力。

有一天，五祖弘忍路過，看到我正皺著眉痛苦地打坐，雙腿上還壓著兩塊石頭。祂停下腳步，什麼也沒說，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便走開了。第二天，祂把我單獨叫去，嚴厲地說：

「我聽說你用石頭壓腿，用繩子綁身，希望能坐得成雙盤。你是在像馴服一匹野馬一樣，試圖降伏這個身體嗎？你這個身體在戰場上造了多少殺業，現

在它痛一點又算得了什麼？你連萬箭穿心都能忍受，卻受不了這雙腿的一點酸痛嗎？這份痛，正是在為你消業啊。你用石頭壓著腿，但你的心，卻還在與這份痛交戰。修，是修這顆心，不是修這雙腿。等到你的心不再與它交戰時，有沒有石頭，還重要嗎？」

師父嚴厲而充滿智慧的話語，如一盆冷水澆在我頭上。我頓時醒悟。我明白了。問題不在石頭，而在於我那份執著於「必須坐好」的心。從那天起，我親手拿掉了那些石頭。我不再將疼痛視為敵人，而是開始學習平靜地接納與觀察它。也是從那天起，我不再機械式地強迫自己打坐。我請求去做寺裡最繁重的雜務：劈柴、挑水、舂米。每一斧劈下，每一步挑水上坡，我都將全部心神專注其中。漸漸地，過去的影像不再嘶吼，它們沉澱了下來。我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真正地駕馭了自己的身心，能夠穩穩地雙盤而坐。

接下來的十年，當心已安住，我開始更專注於學習經藏。而在當時的東禪寺，論學識淵博，無人能及大師兄神秀。他是教授師，僧團的首座。我時常去聽大師兄講法，對他那深厚的知識、信手拈來的引經據典以及流利的辯才，無比欽佩。在我心中，我視他為一座燈塔，一個自己要效仿

的光輝榜樣。我也努力地閱讀大量經書，試圖去記憶和理解它們，就像神秀所做的那樣。

但師父再一次點化了我。一個午後，當我正在書房抄寫經書時，五祖走了進來。祂沒有問我關於經書的內容，只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抄寫這些文字時，你的心，感到安寧嗎？」我誠實地回答：「稟告師父，弟子覺得自己懂得更多了，但心有時仍會波動。」

五祖深深地看著我的眼睛，緩緩地說：

「玄默，你的根基不在文字。神秀有神秀的路，你有你的路。你不應該去模仿別人的影子。經書如指月之指，你若總盯著手指，又怎能見到月亮？你所需要的，不是增加知識，而是讓你那顆曾歷經戰火淬鍊的心沉澱下來，讓智慧自然顯露。從今以後，少讀些書。繼續去劈柴、挑水、坐禪吧。專一於我所傳給你的法門，自己去參悟。」

那番點化幫助我重新確立了自己的道路。我不再追逐外在的形式，而是回到專一修持內心上。我意識到，真正的平靜來自於每一個行動中的靜定，而非書本上的理解。

在這段時期的最後幾年，惠能出現了。那時，弘忍師父已經年邁。一個重大的問題開始在全寺五百多名僧人中流傳：誰有資格繼承衣鉢，成為禪宗的六祖？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答案似乎再清楚不過了。那個人非大師兄神秀莫屬。他是教授師，僧團的首座，時常代表師父講法。他那「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的法門，被視為最正統、最高深的修行之道。寺中絕大多數的僧人，包括我在內，都對他無比敬重，視他為無可爭議的繼承人。寺中的氣氛既莊嚴又充滿期待，所有人都等待著師父正式宣布決定的那一天。

我們當時無法預料，禪宗的命運並不在那位博學的教授師身上，而在一位來自南方、不識字的樵夫身上，他即將踏入寺門。

當惠能來到寺中，被分派到廚房舂米時，我，當時已是一位年長的僧人，偶爾也會被分派到那一帶做些雜務。我因此有機會觀察這位盧行者（惠能當時的稱呼）。我看到一個瘦小的人，但舂米時，每一杵落下都穩健、均勻，沒有一絲抱怨或疲態。他的臉上總帶著一種奇特的平靜與安詳。有一次，見他停手休息，汗流背，我遞給他一碗水，問道：

「這麼繁重的工作，日復一日，行者不覺得累嗎？」

惠能只是笑了笑，簡單地答了一句：「身雖累，心不累。」那句話對我觸動很大，讓我對這位不識字的樵夫更添一份敬佩。

我有了這樣的基礎，所以在作偈事件發生時，我才能夠領會。

五祖知道了眾人的心思，一天，他召集僧眾，出了一道題目。他說：

「生死事大。你們各自省察自己的智慧，若有見到本性者，便作一首偈頌呈上來給我看。若有人能悟得大意，我便將衣鉢傳付給他，立為第六代祖師。」

全寺鴉雀無聲。沒人敢呈偈。我知道大師兄神秀為此煩惱了許久。他在房中來回踱步了好幾天，想呈偈，又怕自己的境界配不上師父的心印，不呈，又怕辜負了師父。

最後，在一個夜裡，他偷偷地將自己的偈頌寫在了正殿走廊的牆壁上。第二天早上，全寺為之轟動。人們聚集在牆前，讚嘆不已。就連師父看後也稱讚，並讓大家對著這首偈頌燃香、禮拜，說持誦此偈便不會墮入惡道。那首偈是這樣的：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當讀到這幾句偈頌時，我深感共鳴。它完美地體現了我與絕大多數師兄弟們正在努力遵循的修行之路。這麼多年來，我們不也正是在努力保持「身」如菩提樹般清淨，「心」如明鏡臺般潔淨嗎？但在內心深處，我總覺得有些不圓滿，在那份「勤奮」中感到一種疲憊。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在廚房裡，那位舂米的行者聽了這首偈後，只是微微一笑，搖了搖頭。由於不識字，惠能請另一位僧人在牆上，就在神秀的偈旁，寫下了自己的偈頌。正是那首偈，改變了我的一生：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當聽到這四句偈時，我全身如遭電擊。一股來自靈魂深處的強烈震撼。它像一記驚雷，擊碎了我多年來努力擦拭的那面「明鏡臺」。「本來無一物」！沒錯，如果本性原是空，又哪來的塵埃需要擦拭？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執著於「有」。惠能的偈，直指真正的解脫之道。我心中長久以來最大的困惑，瞬間豁然開朗。我沒有得道，但我「看見」了道路。

從那一刻起，我便確信，那位舂米的行者，才是真正「見性」之人。因此，當我後來得知五祖已在夜裡秘密將衣鉢傳給惠能並送他離開時，我沒有一絲驚訝或嫉妒。當全寺騷動，當一部分僧人因無法接受事實而心生妒恨，追趕出去想奪回衣鉢時，我只是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坐下，入定。我的心，此刻異常地安靜。

在靜謐中圓滿

傳衣鉢的風波過後，東禪寺已不復從前。有了分裂，有了議論，有了為大師兄神秀的惋惜，也有了對那位南方繼承人的懷疑。但所有這些，都再也無法影響我。我的心像雨後平靜的湖面。我沒有離開寺廟，而是繼續我的修行之路許多年，但此刻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領悟在修。我不再費

力地「擦拭」，而只是靜靜地活在那「本來無一物」之中。我不求神通，不經歷奇特的體驗，只是一日復一日地，更深地沉入內心的靜謐。

當我年過七旬時，我感到自己與大眾的緣分已盡。那些喧囂，即便是禪門的喧囂，對我而言也不再需要了。我向當時的住持師父告假，離開寺廟，到附近一座偏僻的山中，度過我最後的修行歲月。

我在一條小溪旁，一棵古松下，親手搭了一間簡陋的茅廬。從那以後，我的生活變得無比簡單。我的伴侶是千山浮雲、山間清風。溪水聲是法音，松濤聲是經文。每天，我只做兩件事：維持生命的必要勞動，以及坐禪。

二十年的獨自隱修，如彈指一揮間，卻也漫長如一生。在那絕對的靜謐中，我徹底放下了最後的執著。武將陳康的影像、秦王李世民的影像、玄武門事變的影像，一切都如煙雲消散。就連苦修三十年的禪師玄默的影像，也不復存在。一切都變得輕盈、空寂。

我離世那天，已年過九旬。我預知了自己的時刻。那天早上，我感到身體輕盈，心智清澈如水晶。我沒有進食，只到溪邊將臉洗淨，然後穿上最整潔的僧衣。我回到茅廬，

將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條，然後以坐禪的姿態坐下，面向黃梅山的方向，作為對弘忍師父最後的感恩。

我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從一個充滿理想的武將，到一個尋求安靜的禪師。然後，我安詳地微笑了。在溪水聲與松濤聲中，我安然離世。沒有璀璨的光環，沒有多彩的舍利子，只有一位老兵找到了真正寧靜後的坦然離去，一位無名禪師走完了自己道路的圓滿。

（小男孩里弗結束了故事，眼中閃爍著深深的敬意。他沉默片刻，然後繼續說道，彷彿剛發現了一個奇妙的道理。）

當玄默聽到惠能的偈頌時，他有了一次大的徹悟。但現在，在這一世，當我修煉大法時，我發現了關於神秀與惠能這兩首偈的更有趣之處。

它們並不矛盾，也無法絕對地說哪一首「對」或「錯」。它們就像是為不同層次境界所展現的法理。

在第一個層次，對於一個剛開始修行的人來說，他們的思想中充滿了雜念、慾望、業力，就像一面沾滿灰塵的鏡子。此時，神秀的偈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必須「時時勤拂拭」，必須以有為的方式努力去除不好的東西，保持內心的清淨。這是一條必須經過的道路。

但當修煉到一定層次時，他們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本性原本就是潔淨的，從未被污染。「塵埃」本是假象，並非本質。此時，他們突破到第二個境界，惠能的偈（「本來無一物」）對他們而言就成了真理。這就是頓悟。

但奇妙之處不止於此。當再往更高境界修煉時，我看到神秀的偈又再次變得正確，但其涵義已完全不同……然後在一個更高的層次，當一切都已完全同化於那一層的法時，惠能的偈又再次顯現其真義。這個過程就這樣，在每一個大的境界中，反覆出現。

它就像修煉階梯上的不同階梯。沒有哪一階是錯的，只有哪一階適合修行者當下所站的位置。

（小男孩笑了，似乎對自己的這個發現非常滿意。）

明白了這一點，讓我更加珍惜玄默的歷程。他堅定地走在自己的階梯上，最終找到了內心的平靜。或許，並非每個修行人都需要做出驚天動地的事。覺悟可能來自最平凡的人，就像玄默所見證的六祖惠能一樣。而即便無法達到祖師那樣的大智大慧，一生堅持修持心性，尋求真正的解脫，也已是一段極具價值的旅程。

這幫助我更理解了忍耐，以及修持內心是何等重要，就如同我現在讀書、煉習法輪大法一樣。有時候，最大的進步，正來自於內心那些默默的轉變。

* * *

第十一章：無名軍師

（這一次，里弗的敘述帶著一股奇特的厚重感，彷彿正在徐徐展開一幅古老的畫卷。畫卷的前半部是戰火硝煙，是一位凡人以血立誓的痛苦與仇恨。後半部卻是禪門雲煙，

是一位真修者的靜定與智慧。他即將講述一個關於一段惡緣，如何以最奇妙的方式被善解的故事。）

這次的記憶，將我帶回一段宿緣。一段用血與淚寫下的宿債，其源頭，甚至早於我靈魂來到十三世紀的越南之前，那時這個國度還被稱為大越。要理解那位隱修禪師的故事，我們或許得從一個名叫李剛的平凡男人的痛苦開始。

故事發生在南宋末年，一個氣數將盡的朝代。不安的氣氛籠罩四方。但在北方一處與金國接壤的邊陲小村，李剛的生活依然在相對的平靜中流逝。他不是官員，也非將領。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木匠，雙手因每日握鑿持刨而粗糙起繭。他最大的快樂，也是他的整個世界，都安放在那間簡陋的茅屋裡：一位賢慧勤勞的妻子，以及一雙正在成長的兒女。

我依然記得當時身為李剛的感受，那是一種質樸而安穩的幸福感。幸福，是做完工回家時，遠遠便能聽見孩子們清脆的笑聲。幸福，是能看見妻子在灶火旁忙碌的身影，裊nao 裊炊煙伴隨著新米飯的香氣。幸福，是那頓清淡卻溫馨的晚餐，全家圍坐在他親手打造的木桌旁，天南地北地閒聊著。對李剛而言，這樣就夠了。他別無所求，只願這份平淡的歲月能永遠持續下去。

但在邊陲之地，平靜本就脆弱。關於蒙古鐵騎的傳聞已開始傳來。人們說，那支軍隊如山洪猛獸，所到之處，寸草不生。他們已開始了侵略金國的戰役，而像李剛所在的這種邊境村落，也開始感覺到了戰爭的氣息。偶爾，會有小股軍隊路過，搶奪糧食，引發鬥毆。憂慮開始滲入每家每戶，但村民們仍緊抓著一絲災禍終將過去的微弱希望。

一個秋日的早晨，李剛應允到鄰村去幫人修繕屋頂，那裡離家約二十公里。工作只需一天。臨行前，他還摸了摸兩個孩子的頭，答應會在天黑前回來。他看著妻子，她溫柔地笑著，遞給他一袋飯糰。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他們活著的模樣。

正當他工作到一半時，突然從大路上傳來了淒厲的尖叫聲。一群衣衫不整、神色慌張的人朝村子跑來，邊跑邊喊：

「蒙古人！蒙古人來搶劫了！他們正在屠殺沿河的村莊！」

李剛的心跳彷彿停止了。他的村子，就在河邊。

腦中一片空白，李剛急忙扔下工具，衝向拴在樹下的馬，一躍而上，策馬狂奔回家。那條熟悉的路，此刻卻漫長得沒有盡頭。風聲在耳邊呼嘯，但他只聽見自己那顆彷彿要

從胸膛中爆裂開來的心跳。每一聲急促的馬蹄聲，都是他絕望的祈禱，祈求自己能及時趕到，祈求家人平安無事。他毫不憐惜地鞭策著馬，只希望能立刻飛回家中。

當離村子還有幾里路時，一股焦糊的煙味撲鼻而來。他的心沉了下去。他看到村莊的方向升起了幾道黑色的濃煙。一片死寂籠罩著。沒有人聲，沒有牲畜的叫聲。只有風吹過那些燃燒了一半的茅屋時發出的嗚咽聲。

李剛在馬還未停穩時便跳了下來，踉蹌地朝自己家的方向跑去。木門被劈得粉碎，掉落在一角。他衝進屋內，大喊著妻子與兒女的名字。但回應他的，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

然後，他看到了他們。眼前的景象，讓他周遭的天地都崩塌了。屋內的一切都被砸毀、翻得亂七八糟。而在冰冷的土地上，在破碎的碗盤與家具之間，是三個熟悉的身影。他的妻子……和他那兩個年幼的孩子……他們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身上還沾著已經乾涸的血跡。他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依然凝固著極度的恐懼。

他回來得太晚了。

李剛沒有哭。淚水已與他的心一同乾涸。他頹然跪下，顫抖的雙手撫過妻子冰冷的臉龐，再移到兩個孩子身上。他曾經擁抱的溫暖，此刻已化為刺骨的冰冷。他的世界，他所愛的一切，他存在的全部理由，都在瞬間被摧毀。痛苦、無助，以及未能及時趕回的自責，所有情感交織在一起，化為一股熊熊燃燒的、既猛烈又黑暗的仇恨之火。

他就坐在那片廢墟之中，擁抱著冰冷的屍體，直到夜幕低垂。他的腦中只剩下一個念頭，一個唯一的目標：復仇。他不再是那個善良的木匠李剛。從那一刻起，他已經死了。活下來的，只是一具被仇恨驅動的機器。

安葬了妻兒之後，李剛已了無牽掛。他聽聞不遠處正發生一場激烈的戰鬥，金國軍隊正在那裡奮力抵抗蒙古軍的進攻。他沒有絲毫猶豫，收拾了幾件簡單的行囊，拿起那把砍柴的斧頭，便上路了。他沒有去投奔南宋的軍隊。他的仇恨不分國界，只針對唯一的敵人。

當他抵達戰場時，看到的是一片混亂的景象。金國軍隊正努力在裝備精良、經驗豐富的蒙古騎兵的猛攻下，堅守防線。

無需任何命令，也無需任何戰術，李剛發出了一聲不成聲的咆哮，那一聲吶喊蘊含了一個失去所有親之人全部的痛

苦與仇恨。他的眼中不再有敵人或戰場，他只看到那些奪走他家庭的鬼魅。他手持斧頭，衝入蒙古軍精銳的陣型中，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瘋狂地攻擊著獵人。

但狂怒無法取代經驗，仇恨也擋不住鋒利的刀刃。蒙古士兵冷酷地用長矛刺穿了他的身體。他幾乎感覺不到肉體的疼痛，因為靈魂的創傷已太過巨大。他倒下了，鮮血噴湧而出，就在他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戰鬥之中。

在最後的時刻，當呼吸漸漸微弱，妻兒的影像再次清晰地浮現。痛苦與仇恨絲毫未減，反而燃燒得更加猛烈。李剛用那雙因鮮血而模糊的眼睛，望向灰濛濛的天空，再望向周圍那些陌生的敵人面孔。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從靈魂深處發出了一個誓言，一個迴盪不絕、深刻入骨的誓言：

若有來生，我定要找到你們，為我的妻兒報仇雪恨！

那是他在陷入黑暗前的最後一個念頭。那個滿載怨恨的誓言，成了一個永不磨滅的印記，一筆跟隨著他的靈魂進入輪迴、等待著有朝一日被清算的因果之債。

而正是這筆債，卻被上天以一種誰也無法預料的方式，安排在另一片土地上，以另一個身份，在李剛的靈魂轉生到大越陳朝時，得到了化解。

轉生大越——身懷兵書的僧人

李剛的靈魂，帶著那沉重的怨恨誓言，沉入了輪迴。但似乎有某種慈悲的安排介入了，他並未因那份怨恨之心而墮入黑暗的境地。那筆債必須償還，但並非透過在殺業中越陷越深的方式。那個靈魂被引導到一個新的起點，在一個正值興盛、佛法備受尊崇的國度——陳朝治下的大越。

我出生在一個平民家庭，但從小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當同齡的夥伴們喜歡嬉戲打鬧時，我卻時常獨自一人靜坐數小時，默默地看著天上的浮雲，或觀察螞蟻搬運食物回巢。我對萬物有著一種奇特的同理心，對生命的苦難也有一種連自己都無法解釋的、模糊的憂思。

有一天，當我坐在一棵樹下，專注地看著一朵即將凋零的花時，一位年長的禪師到村裡來化緣。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他什麼也沒說，只是靜靜地觀察了許久，然後笑了。之後，他找到我的父母，說道：

「施主有一位心性非常特別的兒子。這孩子身上有著一份罕見的靜定與慈悲之心。這是一顆良善的種

子，若能種在對的地方，將來必成一棵為眾生遮蔭的大樹。」

停頓片刻後，禪師又接著說：

「貧僧是村尾那座小山丘上寺廟的住持。若二位施主不介意，不妨讓孩子上山做個小沙彌，讓他能親近經藏，培養那份善心。或許，那正是他的路。」

我的父母本就相信因緣，聽了禪師的話後非常感動，便恭敬地同意了。於是，在我十歲那年，我告別了家人，跟隨那位禪師上了山。他就是我的第一位師父，也是為我取法號為明靜的人。

最初在寺中的幾年，我主要學習禪門的規矩，背誦經文和練習坐禪。我那稚嫩的心智尚無法完全理解高深的教理，但我天生就有一份靜定，專注力也遠超其他的小沙彌。師父看出了這一點，祂沒有急於向我解釋複雜的哲理。相反地，祂耐心地用掃地、挑水等日常工作來磨練我的心性，並在我心中播下第一批佛法的種子。

到了十三歲，當我的心智開始成長茁壯，那些種子才真正地發展起來。我不再只是背誦經文，而是開始思索其中的含義。眾生的苦難、生死的輪迴，那些師父所講的道理，

突然間變得生動起來，在我心中激起一股更深層的求知渴望。

正是在這個階段，從十三歲到十六歲，寺中的藏經閣成了我的世界。師父見我已足夠沉穩，便允許我自由閱讀佛經以外的書籍。起初，我閱讀儒家與道家的典籍，希望能更了解社會與天地的運行之道。

然後，很自然地，我被那些歷史記載、朝代興亡的故事所吸引。讀到戰爭時，我感受到的不是好戰者的興奮，而是一種深沉的悲憫。似乎血脈中有什麼東西，一段無形的記憶，讓我對戰爭的殘酷特別敏感。這驅使我去閱讀那些古老的兵書。

對當時的我而言，兵法不是殺戮的藝術，而是終結殺戮的藝術。我意識到，戰爭不僅是刀劍的較量，更是智慧與人心的較量。我看到了佛法道理與兵法之間奇妙的對應：一位好的將軍必須有慈悲心，才不會濫殺無辜；必須有智慧，才能知己知彼；必須有靜定，才能臨危不亂，這與修行人並無二致。

佛法的智慧、儒道的淵博，以及對兵法那種自然的通曉，這三者的結合，讓我在看待世事時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領悟。寺中的師兄弟們因我的精進與佛學知識而敬重我，但

也覺得我有些難以理解，一個年輕的僧人，竟會花上數小時擺一盤圍棋，口中喃喃自語地推敲著棋步，彷彿在計算一個陣圖。

歲月流逝，我被指派為京城升龍西郊外一座清靜小寺的住持。寺廟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山丘上，隱身於一片翠綠的竹林之中，是那些想尋找一處寧靜之地、洗滌塵勞之人的理想去處。當時的我已年屆五十，心境幾乎已如止水般平靜。我原以為我的餘生就會在那份安詳中度過。

但因緣，是無法預料的。

一個夏日的午後，當我正在寺院的菩提樹下打坐時，一位年輕的訪客到來。訪客穿著樸素如書生，但其儀態、氣質卻流露出非凡的尊貴與英明。儘管年輕人已刻意隱藏，我仍能感覺到一股潛藏的帝王真氣。陪同他的只有一名侍衛，同樣作平民打扮，在寺門外等候。

年輕的訪客極其謙恭地合十行禮。他說自己在微服出巡的路上，見此處寺院清幽，便進來燃一炷香，並希望能向師父請教一些佛法。他，正是太子陳吟，日後成為英明君主陳仁宗的人。

我請年輕人進入禪房，沏了一壺蓮花茶。空氣靜謐，只有風輕拂樹葉的沙沙聲。我們的談話，從太子關於「心」字、關於眾生之苦、關於尋求解脫之道的提問開始。年輕人雖年紀尚輕，但所問的問題卻極為深刻，顯示出他對民族與人類命運的巨大憂思。

我意識到這並非凡人。這是一位未來將成就菩薩果位的君王。看出了他的根基與仁善之心，我便毫不猶豫地分享了我的所悟。

我們的談話持續了數小時，很自然地從佛家的解脫之道，轉到了儒家的治國安民之道。太子問道：

「敢問師父，如何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太平，免於戰火之苦？」

我凝視著年輕人的雙眼，緩緩答道：

「欲使國家太平，其根在於民心。民心安，則國基穩。欲使民心安，為君者須有慈悲之心，視民如子，將百姓之利置於己身之上。此乃『仁』也。然僅有仁心尚不足。為護衛這份安寧免遭外侮，為君者亦須具備智慧與果決。此乃『智』與『勇』也。」

太子陳吟沉默思索，然後又問：

「那麼，在用兵、護國之事上的『智』與『勇』，依師父之見，其核心為何？」

此刻，我知道因緣已至。我沒有談論具體的戰術，只點出了幾條大原則：

「兵法有萬千變化，然歸結起來，不外乎三點。其一，知己知彼。其二，深得軍心，上下同欲。其三，善於以弱勝強，以少擊眾，利用天時地利以彌補人力之不足。但最重要的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並非戰無不勝，而是不戰而勝，是以威德降服對手。即便必須動用武力，也應是以最快的方式結束戰爭，使雙方損失降至最低。這才是仁者之『勇』。」

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太子都專注地聆聽，眼中閃爍著領悟的光芒。他沒有再追問具體的計策，但我知道他已掌握了用兵的精神與核心要義。那日的會面在黃昏時分結束。太子陳吟向我告辭，眼神中充滿了敬重與感激。他承諾還會再來請教。

當那位年輕太子的身影消失在竹林後，我獨自一人靜立在寺院中。我感覺到一段重大的因緣剛剛被連結起來。一位隱修的僧人與一位未來的君王。我隱約覺得，我多年來所積累的那些兵法知識，或許並非為我自己而學。或許，它

們一直在等待著對的人，對的時機，被用於一件更宏大的事上，一件能為這片土地上億萬生靈護佑平安之事。

當年李剛的仇恨，似乎正被命運以一種連當時的我也無法完全洞悉的方式，安排著去化解。

無形軍師——為江山獻策

一如承諾，在第一次會面之後，太子陳吟，以及後來的皇帝陳仁宗，仍會偶爾來到我的小寺廟。他的到訪總是在秘密中進行，沒有儀仗，不事聲張，只帶著幾名親信侍衛。他來訪時，不是以君王的身份，而是以一位求道者的心態，來尋求清靜與指引。

我們的談話通常圍繞著佛法。年輕的國君將他對世事的憂慮，將他身為一個掌握國家命運之人的重擔，帶到這裡，在關於無常、慈悲與解脫之道的教誨中尋求解脫。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件龍袍之下，是一顆強烈嚮往佛門的心。每次交談，我不僅僅是講解經文，也努力在他心中播下覺悟的種子，一條更崇高的出世之路的種子。

當來自元蒙帝國的威脅日益加劇時，我們的談話內容也開始涉及國策。國君不問我該打哪一仗，該在哪裡設伏。相反地，他問的是更宏觀的問題。

有一次，他滿懷憂慮地問道：

「請問師父，敵寇強如虎狼，我軍兵力較少，該如何才能保住社稷？」

我沒有立刻回答，只是為他沏了一杯茶。待茶香散開，我才緩緩說道：

「陛下，最堅固的城池，非由土石所建，而是由民心所築。敵人能攻破城牆，卻無法摧毀百姓的意志。懇請陛下體恤民力，讓人民感受到朝廷真心為他們著想，愛護他們。當百姓將國事視為家事，則人人皆兵，村村皆寨。屆時，我國之力將如漲潮之水，任何敵人都無法阻擋。」

另一次，當國君為用人之事，為皇族內部的派系與嫌隙而煩惱時，我又說：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帝王之心，當如大海，能容納百川。世間不乏賢才，但他們是否願意為國效力，取決於為君者的胸襟。懇請陛下拋開細微的嫌

隙，唯才與忠義是舉。特別是對掌握兵權之人，陛下必須全然信任，託付重任，切不可猜忌。當將帥出征而無後顧之憂時，他們才能全心全力地抵禦外侮。」

我知道朝中有興道王陳國峻，一位才華卓越的將領，卻與皇族之間存有隱憂。我所說的話，雖未指名道姓，但我相信像陳仁宗這樣英明的君主必能領會。而事實上，後來國君全然信任，將全軍指揮權交付給興道王，正是最明智的決定之一，也是通往偉大勝利的關鍵。

我從未自視為軍師。我只是一位僧人，依據自己的閱讀與體悟，提出一些關於大原則的建議。我不談「術」，只論「道」。我沒有規劃具體的計策，但我努力地為國君啟發一個總體戰略：必須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必須依靠全民的力量，並且必須實行「清野」之策，以耗盡那不習水土的侵略軍的精力。

國君來了又走，我的生活又回歸了原有的清淨，每日誦經坐禪。我不問戰況，也不求功名。我的角色，只是在年輕君主於民族最艱難的時刻，做一個傾聽者，一個啟發者，一個沉默的精神支柱。我那微薄的貢獻，若說有的話，也不過是融入到陳朝軍民那愛國與頑強意志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罷了。

許多年後，在兩次領導人民擊潰元蒙，建立了一個太平盛世的國家之後，陳仁宗國君再次來找我。這一次，他來不是為了問國事，而是為了一個已然成熟的決心。

當時，國君依然非常年輕，才剛滿三十五歲，但他的眼神中已沒有了世事的憂煩，而是閃爍著一種清澈與宏大的願望。他告訴我，他已完成了對江山、對祖先的責任，現在，他想走自己的路——一條出家修行的路。他表示希望我能收他為徒，引導他走上解脫之道。

我對國君的宏願無比欽佩。一個身處榮耀頂峰的人，竟能放下一切去尋求真理，這是極其罕見的。然而，我謙遜地回絕了。我說自己的道行尚淺，不敢做像他這樣與佛法有著深厚因緣的帝王的老師。

見國君意志堅定，我便誠心地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淺見：

「陛下，您有出塵之宏願，實乃大福。前往中土尋訪禪宗祖庭，或遠赴天竺佛國學習原始教法，皆是無上高貴之大願。」

我稍作停頓，然後用溫和的語氣繼續說：

「然，貧僧淺見，修行萬法，其核心終歸於一『心』字。身在何處，不如心向何方來得重要。佛國不僅

僅在遙遠的天竺，亦在每個人的心中。古人云，『頭頂三尺有神明』，只要我們誠心修持，恪守戒律，那麼無論身在何處，諸佛菩薩皆能洞悉並予以加持。」

「這也正是貧僧多年來在此處隱修，所一直心念並依循的道路。貧僧相信，陛下可以前往南國的安子聖山，或世間任何其他地方。何處能讓陛下心安，何處能助陛下精進修行，何處便是陛下的道場。至於走哪條路，還請陛下隨緣而定。」

陳仁宗國君沉默了許久，他的眼中閃爍著深邃的領悟。他合十向我致謝，沒有再多說什麼，但我知道他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不久之後，他將王位傳給太子，成為太上皇。幾年後，當朝政穩定，他便真正地登上了安子山，開始了一段偉大的修行旅程，開創了竹林禪派，成為了越南佛教史上最光輝的形象之一，一個永恆的象徵。

對我而言，能見證並為這樣一位佛王的旅程貢獻微薄之力，已是莫大的福緣。我從未想過，一位隱修僧人的建言，竟能為保衛江山出一份力，之後又能為一位君王指引回歸佛門的路。一切，似乎都是命運的安排。

得道與明悟因緣

在陳仁宗國君上安子山後，我的生活又回歸了原有的靜謐。那些關於國家大計的談話不再有，取而代之的是專心修行的漫長歲月。歷經世事浮沉，見證了巨大的變故，我的心愈發沉澱。我不再被那些兵法或世事的知識所動搖，而是用那份洞察力，去更深地觀照苦難、生死與輪迴的本質。

我繼續默默地走在自己的修行路上。日復一日，我依然誦經、坐禪、勞作。我不求神通，不期盼開啟特異功能。我唯一的目標，是徹底洗淨意識中殘存的塵埃，達到一種絕對的清澈與靜定。

時間流逝，我的頭髮已如霜雪般潔白。年近七旬時，我感到自己的道行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身體雖已老邁，精神卻無比清明。

在一個寂靜的深夜，當我深入禪定之時，天目豁然開啟。

在那一刻，我看透了前世：當年戰士李剛的復仇誓言，正是禪師明靜得以用智慧幫助一個民族抵抗共同敵人的因緣。仇恨之債，並未用刀劍來償還，而是透過智慧與慈悲之道，

得到了善解。所有來自無量劫的冤怨與業障，皆如煙雲消散，我的心完全空寂，安然自在。

晚年的歲月，我活在絕對的坦然之中。一個早晨，在誦完最後一遍早課後，我召集弟子們，囑咐了幾句話，然後便以結跏趺坐的姿勢，安然圓寂。

李剛的誓言已經完成。與陳朝的緣分已經結束。而禪師明靜的旅程，也到了該落幕的時候，以為在輪迴中，開始一段新的旅程。

* * *

第十二章：美國國務院顧問

（這一次，里弗的記憶不再是禪門的雲煙，或已逝文明的光芒。它帶著另一種色彩，一種權力長廊的冰冷灰色，一種屬於戰略地圖與雪茄煙霧的色彩。這是一個由理性、由

地緣政治算計所驅動的世界，一個似乎沒有心靈空間的世界，但因緣與果報，依然在其中默默地按其自身的規律運行著。)

這一世的生命非常近，近到我甚至能感受到二十世紀中葉，華盛頓特區那些密室會議中的窒息氛圍。在那一世，我名叫弗雷德·雷恩，是一位外交官，美國國務院的政策顧問。

在那一世，我並非任何法門的修煉者。我是一位政治分析家，我的思維與決定，完全基於我所學的知識、累積的經驗，站在一位當時的政治人物的角度。

我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很早就對國際事務展現出熱情。從名校畢業後，我在 1930 年代末加入了國務院。我職業生涯的最初幾年，足跡遍布歐洲，見證了法西斯主義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以及一場新對峙初現的算計。戰後在維也納和莫斯科工作的歲月，讓我深刻地理解了共產集團的思維與戰略。

當冷戰的火焰在亞洲燃起時，我被任命為美國駐南越大使。那是一段充滿挑戰的任期。我曾在西貢生活，呼吸過那裡濕熱的空氣，見證了一個在數十年戰火後，努力重塑自身

的複雜社會。我曾與政客、將領，以及普通民眾接觸。正是這些親身經歷，給了我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一種華盛頓那些枯燥的報告永遠無法完全傳達的理解。大使任期結束後，我回到美國，擔任國務院高級顧問，專責外交政策事務。

當時是 1950、60 年代，整個華盛頓都籠罩在「骨牌理論」的陰影之下。對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散的恐懼是真實存在的，它幾乎主導了每一項政策的決定。

我清楚地了解那份威脅。我不是一個對政治抱持幻想或天真的人。但我在歐洲，尤其是在越南的經驗，讓我相信，將這套理論機械式地套用在一個像越南這樣文化與歷史都極其複雜的國家，將會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在那些高層會議中，在將領與「鷹派」政客們充滿好戰的言論之間，我通常是一個不同的聲音。我認為，武力絕非長久之計。我們投入金錢、武器，甚至美國士兵的生命，去支持一個尚未得到其本國人民穩固支持的政權，只會像是沙上建塔。這場戰爭，如果爆發，將不僅僅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更是一場民族主義的戰爭。而歷史已經證明，任何強權都無法戰勝一個民族堅韌的民族主義。

奇怪的是，每當我想到越南，心中總會湧起一種特別的憂思，一種難以言喻的揪心。當時，我只認為那是一位外交官對自己曾工作過的地方所產生的情感連結。我無法解釋，為何一想到那片土地將再遭戰火蹂躪，想到那些人民將再受苦難，我就會感到一種異樣的心痛。我只知道，憑藉著一位分析家的直覺，以及來自內心深處一股模糊的感覺，我相信對越南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預，對各方而言都將是一場災難。

而我，曾努力地用盡我所有的知識與經驗，去提出那些警告，儘管我知道，在日益高漲的好戰風暴中，我的聲音只是少數。

鷹派風暴中的異議之聲

當美國開始一步步更深地陷入東南亞的泥潭時，我在國務院的辦公室，成了那些我知道是逆主流而行的分析與報告的誕生地。我沒有公開反對，那不是外交界的行事方式。相反地，我堅持在內部會議與官方文件中提出我的評估，希望能讓理性佔上風。

我分析道，無論是之前的朝鮮半島，還是現在的越南，都正逐漸成為我們與蘇聯之間全球對抗的「代理人戰場」。正是我們與他們，將那些國家變成了棋盤，而當地的人民，則成了承受所有痛苦的棋子。我強調，軍事干預只會火上澆油，將一場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內戰，變成一場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而那只會增強我們對手的力量與正當性。

在一份分析報告中，我用了許多篇幅來談論衝突中的兩位核心人物：南方的吳廷琰與北方的胡志明。拋開冷戰的對立視角，我試圖將他們視為民族領袖。我看到兩人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渴望：一個獨立、統一，並在國際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致命的差異在於他們所選擇的道路——一方是親西方的民族主義，另一方則是共產主義。

而讓局勢更添一分辛酸諷刺的是，我們並非總是被人視為敵人。我曾在我的報告中反覆提及，正是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的專家們，曾在二戰期間與胡志明先生及其部隊合作，共同對抗日本法西斯。曾經有一段時期，越盟的領導層對美國人抱有好感，將我們視為自由、反殖民的象徵。甚至在 1945 年後，胡志明先生曾多次致信杜魯門總統，表達希望獲得美國承認其獨立並建立合作關係的願望。

但那些信件，都石沉大海。由於冷戰的背景，以及必須維護法國作為歐洲對抗蘇聯的關鍵盟友的必要性，華盛頓選擇了忽視那些提議，並站到了法國那邊。

在華盛頓那些漫長的夜晚，我時常被一些無解的問題所折磨。我曾在我的備忘錄中寫道，歷史或許本可以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假如在 1945 至 1954 年間，美國沒有選擇支持法國，而是保持中立，或者更高明地，出面擔任法國與越盟之間的調停者？假如我們曾用馬歇爾計劃的遠見，去幫助越南重建並建立自由經濟，就像我們對待日本或韓國那樣，那麼今日的局面是否會有所不同？

當然，我的同事們會辯稱，證明的責任在胡志明那一方。但我也提出了反向的假設：假如他當時已足夠明智，公開宣稱他的路線純粹是為了民族解放，他將不會倒向共產陣營，那麼華盛頓會相信他嗎？還是說，當時對共產主義的偏執與恐懼已如此巨大，以至於任何與莫斯科或北京有絲毫關聯的人，哪怕只是表面上的，都會被視為不可饒恕的敵人？

我恐怕，是我們沒有給他們任何其他的選擇。我們親手關上了外交的大門，如今卻又對他們走進另一扇早已為他們敞開的門——中國與蘇聯的懷抱——而感到驚訝。

而現在，在北方一位普通士兵或農民的眼中，美國的形象已完全與法蘭西帝國的形象重疊。他們被如此宣傳，也如此相信，我們不過是一個新形式的殖民主義勢力，他們無法理解我們關於骨牌理論或全球權力平衡的複雜算計。

此外，奠邊府的勝利創造了一股高漲到極點的民族自豪感。他們擊敗了一個歐洲的軍事強權，在他們心中，他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沒有任何敵人是無法戰勝的。正是這種自信到近乎主觀的心理，使他們對美國的實力絲毫不感到畏懼。他們看我們，不是以一個小國仰望超級大國的眼光，而是以一個曾戰勝過「侵略者」並準備再次這樣做的民族的眼光。

當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融為一體時，它所產生的力量是我們絕不能低估的。派遣美軍進入，只會更加鞏固他們的宣傳論調，並將我們變成一個本可以成為朋友的民族眼中的直接敵人。

見證泥淖與不懈的努力

時光流逝，我那些在密室會議中被置之不理的分析與警告，痛苦地在每晚的新聞播報中變成了現實。年復一年，美國

在這場戰爭中越陷越深。那些我曾在紙上預測的數字，如今成了報紙頭條上冷冰冰的標題：駐越美軍數量突破十萬，然後是三十萬，再到五十萬。傷亡數字也以近乎垂直的圖表上升。

那些陌生的地名，如溪生、新春攻勢，或是漢堡高地，突然成了每個美國家庭的夢魘。反戰運動，從最初零星的小團體，爆發成數萬人參與的浩大示威。美國社會的分裂日益加深。一切的發展，都如我所警告的那樣，甚至更糟。

但那並非理性的勝利。那是一場悲劇。一股沉重的自責感，籠罩著我職業生涯的最後幾年。我感到無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巨大的戰爭機器，一旦啟動，便無情地碾碎所有外交的努力、所有和解的可能。我閱讀那些傷亡報告，不再是以一位分析家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彷彿正在看著某個人的兒子、丈夫或父親的名字的人。

每一則關於村莊被轟炸的新聞，電視上每一個疲憊的年輕士兵的畫面，都像一把刀，刺痛著我的良心。我感到自己有一部分的責任，不是因為我挑起了戰爭，而是因為我沒有足夠的力量、足夠的影響力去阻止它。那份對越南這片土地特別的揪心之感，在我心中變得越來越清晰，儘管我依然無法準確地名狀它。

即使在局勢已變得極度糟糕之時，我仍未放棄。在我的職位上，我繼續推動秘密的溝通渠道，為談判的解決方案尋找一絲微弱的希望。我力陳，即便我們無法在戰場上取勝，我們仍必須設法體面地撤退，而那只有透過外交途徑才能實現。

到了 1968 年，當我感覺自己在政府體制內能做的事情已達極限時，我正式申請退休。但退休不代表停止關心。數十年外交工作的習慣，對那場戰爭的憂思，已無法擺脫。

在我生命的最後三年，從 1968 年到 1971 年，我依然時常待在自己的書房裡，寫信、撰寫個人分析，寄給那些仍在國務院任職的老同事們。我繼續提出解決方案的建議，分析世界政治局勢的變化，並不斷地提醒他們這場戰爭的慘痛代價。那些努力，或許就像投入大河中的石子，激起幾圈漣漪後便沉沒了，無法改變洪流的方向。

弗雷德·雷恩逝於 1971 年，當時，他對越南和平的期盼，以及美國能體面撤軍的願望，依然是個遙遠而未竟的夢。

...

那一世，是充滿了政治算計、緊張，以及無聲悲傷的一生。我，在弗雷德·雷恩的身份下，努力去做我相信是正確的事，

努力去阻止一場我預見將會帶來許多痛苦的戰爭。但在一部已啟動的戰爭機器面前，在整個時代的偏見與恐懼面前，個人的力量實在太過渺小。

當我回憶起時，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些年華盛頓特區的窒息氛圍，以及那些必須遠赴戰場的年輕士兵的影像。奇怪的是，我對越南總有一種特別的關切，一種當時我不明白為何的悲憫。我只知道，我不願再看到那片土地上血流成河，那種感覺，遠比單純的政治分析要強烈得多。

現在，當我知道了那些前世，如在大越身為明靜禪師的那一世，以及「偶然」被派駐為大使之事，我才依稀明白了。或許，來自遙遠過去的情感與因緣，已在暗中影響著我。儘管在弗雷德·雷恩的那一世已非修煉人，但或許前幾世所留下的一絲慈悲，依然殘存著，化為一份良知的憂思，一股必須為和平發聲的驅動力。

我也意識到，無論扮演何種角色，是一位隱修的禪師，還是一位權力核心的政治顧問，守住良知並努力行善，都同樣重要。法輪大法教導我，萬事皆有因果，而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按照真、善、忍的原則行事。

* * *

第十三章：一個天國的王主

（這一次，里弗的聲音完全不同了。不再有禪師的沉靜，或外交官的自責。小男孩的聲音清脆，卻帶著一股威嚴與輝煌，彷彿他不是在重述一段記憶，而是在回歸自己最本源的狀態。這是起始的故事，也是一切的答案。）

我所講述的所有生命，如今回顧，都像是一齣齣的戲劇，一段段孤立的旅程。每一個角色，每一次體驗，無論是神、是將軍、是藝術家，還是一隻動物，所有的一切都是準備，是為了服務於一個更深遠的目標，一個與我真正根源緊密相連的使命而進行的淬鍊。

而關於那個根源的真相，那個我已看到的真實，正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塊拼圖，它解釋了為何我會有這些非凡的體驗，以及所有輪迴的最終目的。

我曾是一位王主，主掌著一個無比遼闊、壯麗的天國，它位於一個極高的層次，那裡的物質與人世間完全不同。在我所見的那個境界裡，我的稱號是天境王。

那裡沒有像這裡一樣的太陽。我的整個世界，都由我自己——由那位王主——所散發出的光芒所照亮。那光芒溫暖、純淨，滋養著萬物。宮殿、廟宇的建築，是由一些若用人類的語言來描述，或許只能暫稱為珍貴玉石或水晶的東西所構成，但它們的本質完全不同。它們是高層次的物質，自身帶有生命與能量，能自發出奇妙的光芒，隨著我的一思一念變幻出萬千色彩。

那裡的花草樹木，有著塵世語言無法形容的絢麗色彩。它們不只是單純的綠、是紅、是黃，而是一道道生動的、能自我變化、互相融合的彩帶。它們有靈性，每一片葉子，每一朵花，都能感知並隨著微風唱出美妙的樂曲。各種靈獸也無比美麗、祥和，牠們能理解並與其他生命交談。就連岩石、山脈也都不是無情的物體，它們同樣有生命，能發出如宇宙回響般雄渾的聲音。我的天國世界裡有著無量無計的眾生，包括了神、仙、菩薩、羅漢，以及無數人類的想像力完全無法觸及的生命形態。他們所有眾生，都在我的引領與護佑下，遵循著那一層宇宙的法理，生活在絕對的和諧與安樂之中。

但宇宙也有成、住、壞、滅的規律。在無盡的漫長歲月之後，我開始不僅在自己的天國，也在鄰近的世界裡，看到衰敗的跡象。生命不再像最初時那樣純淨，物質開始變異，舊宇宙的法理已走到了盡頭。眼看著自己的世界逐漸走向毀滅，眼看著自己有責任護佑的無量眾生正面臨被淘汰的危險，我的心中無比悲痛與憂慮。

就在那時，一位至高無上的佛主，創世主，出現在宇宙的各個層次之間。祂帶來了希望之光與一個前所未有的解決方案：祂將親自下到人間，在末法時期，歸正整個宇宙的

大法，並從新再造一切，救度眾生。我，與其他許多天國世界的王主們，有幸獲得了這萬古機緣，得以面見創世主。

當我意識到這是讓我的世界與眾生能得救的唯一希望時，我沒有絲毫猶豫，虔誠地與主立下了一個神聖的誓約。那個誓約，至今仍在我的腦海中迴盪：

「我願放棄王主之位，追隨主下走紅塵。我願轉生成人，待主正式洪傳宇宙正法之大法時，我會前來修煉，助師正法。」

在離開之前，我在自己天國的中心，留下了一顆奇妙的光球，它與我的元神有著無形的連結。當我行善時，光球便會發亮；當我做惡時，它便會暗淡。它就是希望，是一座燈塔，讓我的世界中的眾生能守望著，等待我完成誓約的那一天。

那神聖的誓約，已由眾神見證。從那一刻起，我的命運已被重新定下，與這場正法中整個宇宙的命運緊密相連。而那顆希望之球，也開始了它漫長的旅程，守望著它的王主，踏上那充滿艱辛的下世之路。

漫長的下世旅程

暫時放下王主之位並非一種失落，而是一趟有目的的旅程，其初衷源於對自身眾生無限的慈悲與責任。那不像脫下一頂皇冠，而更像一個家庭的主人，必須暫時告別輝煌的故土與摯愛的親人，勇敢地踏入一個陌生、充滿迷與苦難的凡塵俗世，其唯一的目的，是為所有眾生尋回救度的良方。

那趟向下的旅程漫長無比。而現在用我的天目回顧時，我才理解了它的本質：那是一連串充滿智慧的安排，而非一趟偶然的旅程。

而且，有一件事，我現在看得很清楚：在那每一段旅程中，我都不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去「託付」或選擇任何事情。一旦下到某一個層次，我的元神便完全被更高層次的神所控制與安排。基於我所結下的善惡之緣、宇宙的法則約束，以及誓約的最終使命，正是祂們，將我放入一個個新的「角色」中。當然，當我身在那個角色中時，我是完全意識不到這一點的。

這也是一個我現在才透徹明白的、宇宙不變的規律：當從高層次下到低層次時，關於更高境界的智慧與記憶將會被封存。我無法再向上看，而只能看到與自己相同或更低層次的境界。例如，當我從一個極高的層次下到一個神的境

界時，我會真正地成為那裡的一位神，擁有與該層次其他神祇相當的力量與認知。而在我當時的認知中，我會與該層次的其他神一同相信，我們的世界是偉大的，甚至會誤以為那已是最高的境界。

這種封存與削弱，是我能在該層次的規律中存在，而不破壞其平衡的先決條件。就這樣，我披上一層又一層的迷之外衣，忘卻了自己真正的根源，只剩下與當年誓約之間一絲最微弱、無形的連結，一步步地，走向更接近人世的地方。

在下世旅程的那些生命中，我結下了許多因緣，有善緣，也有惡緣。有些生命，我與他們相遇，成為了朋友、親人。有些生命，我無意中傷害了他們，結下了我深知必須償還的債務。所有這些關係都被記錄下來，成為日後我在人世間時，主導我各種人際關係的因果之線。

在那趟旅程中，我也並非孤單一人。我也遇到了其他世界的王主、主，他們也曾與創世主立下類似的誓約，同樣在下世的途中。我們或許無法清楚地認出彼此，因為智慧已被封存許多，但我們的元神依然能互相感應。有時只是一個眼神的交會，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一種同負偉大使命之人的無聲共鳴。我們知道，我們還會在最終的目的地重逢。

最終，在穿越了不知多少世界，多少層天之後，我的元神降臨到了宇宙最低的層次——三界。然後，我走進了最後一道門，通往人間的門。這是封存最徹底的時刻。所有關於一位王的一切，所有關於天國、關於誓約的記憶，都被牢牢地鎖住了。我已完全成為一個迷中的生命，必須承受生老病死的規律與輪迴之苦，如同所有其他眾生一樣，開始在三界中扮演各種「角色」。

我在地球上的第一個人類生命，如我所講，是在一億年前的史前文明時期。我成了亞里恩，一位權勢滔天的將軍，並在名利的迷惑中，因反對當時傳出的大法而犯下了滔天大罪。

那便是我在人世間千百次輪迴的開端。

千載輪迴與今生善緣

在人世間歷經了不知多少千次的轉生，我披上了無數層外衣，扮演了無數個角色。我曾是深海的王子，是長白山之巔的山神，是隱身於帝王之後的軍師，是遙遠星球上的女陶藝家，也是現代世界裡的一位外交顧問。我所講述的這

十二段生命，不過是那無盡影片中的幾個掠影，是萬里長征路上的幾處足跡。

有些生命，我活在榮華富貴之中，心卻迷失在慾望與權力裡。有些生命，我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中，卻能保持善良與忍耐。我曾為男，曾為女，曾是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我經歷過重逢的喜悅與離別的痛苦，嚐過善待的甜蜜與背叛的苦澀。每一個生命，每一個角色，都是一種安排，一個讓我與眾生結緣、讓我錘鍊心性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為了等待。等待當年誓約被實現的那一刻。

然後，在經歷了所有這些起伏之後，在這一世，誓約應驗了。

在師父的安排下，我轉生到了美國，在一個父母都是法輪大法修煉者的家庭。我出生於 2015 年，今年（2025 年）剛滿十歲。這個安排並非偶然。透過天目，我看到了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深厚因緣。我今生的母親，我曾在下世的旅程中與她相遇並結下善緣。而我的父親，我們在僅僅三世之前，曾是親密的兄弟，一同經歷過患難。正是這些前緣的絲線，將我們牽引到一起，讓我們能在今生共同得大法。

從我還很小的時候起，父母就讓我聽法，並與他們一同煉功。大法純淨的能量洗滌了我的身體與心靈，逐漸打破了無數劫以來鎖住我智慧的層層封印。到了我五歲那年，有一次在打坐時，我的天目突然被打開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晰。關於前世的記憶、在其他空間的景象，就這樣如生動的影片般展現在我眼前。

父母對我所講的並不感到太過驚訝。他們只是溫和地叮囑我，所看到的是為了讓自己對修煉更加堅信，而不是為了炫耀或顯示。父親說，能看到另外空間，不代表修煉的層次高低，最重要的是，必須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來實修自己的這顆心。父親的教誨幫助我明白了我的責任，我必須用我所看到的，來提醒自己更加精進。

今日的慧見與寄語

透過天目，我看到創世主的正法進程已接近最後階段，時間真的不多了。當我開始真正地修煉法輪大法時，一幕輝煌的景象在定中展現。我看到了遙遠的我的天國，以及當年我留在那個世界中心的光球，在歷經了無數起伏，在那些看似已黯淡的時刻之後，如今竟突然以前所未有的璀璨，大放光明！那光芒帶著大法的能量，輝煌而純淨，照亮了

我的整個天國，驅散了壞滅時期的烏雲。我的世界中的眾生，那些等待了無數歲月的人們，全都歡欣鼓舞，雀躍不已。他們知道，他們的王主已找到了回歸的路，正在履行當年的誓約。

我也意識到，許多當年與我一同立下誓約的王主們，如今也已身在人間。像這樣的有十多位，他們目前也都是法輪大法的弟子，正在世界各地默默地履行著自己的使命。他們中有很有一部分在中國，面對著極其嚴酷的考驗，來捍衛信仰、救度眾生。

我還看到一件更令人驚訝的事。在眾神的認知中，三界本是宇宙中最低下、最污濁的地方。更可怕的是，它是一條「死路」——一條只有單向往下的路。從無數劫以來，從未有任何一個生命能靠自己返回。一旦落入此地，他們將永遠在輪迴的苦海中迷失，不斷地造業。按照舊宇宙的規律，當一個人的業力累積到無法償還時，那個生命將被銷毀，最終形神全滅。

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一件震動了整個宇宙的偉大事件發生了：就在這條「死路」上，創世主已正式向公眾洪傳大法，造就了一艘唯一的法船——一條能將符合標準的生命帶回來的救贖之路。

正因為在最絕望的地方看到了這前所未有的希望，無數來自極高空間層次的生命，做了一件他們從未敢想的事：他們爭先恐後，懇求能下世為人。因為他們知道，若能成為人，他們就有機會親身走入修煉，不僅能救度自己，更能救度他們所代表的無量眾生。

這個下世的過程也絕不簡單。通常，一個生命的角色會由更高層次的神所安排。也有特殊情況，一些神親自直接下世為人，但一旦進入這個迷的空間，他們也會迅速被封住，失去所有法力，成為與他人無異的凡人。

因為世間的人身是有限的，而在人間迷失的風險又極大，所以出現了另一種選擇。許多神，因沒有足夠的機緣成為人，便情願轉生成為動物或植物。他們明白，儘管動植物不被允許修煉，但大法無限的慈悲將普照萬物，他們也將有機會在正法之場中被同化與救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願意接受一個低微的身份，只要能待在大法弟子所在之處附近，沐浴在佛光普照之中。

見證了這些，我更感到能在此正法時期成為人、修煉大法的機緣，是何等的珍貴與緊迫。

因此，我想留下一段話。對於我的同修們，特別是那些身處最艱難環境中的同修，我們需要真正地更加精進，做好

師父要求的三件事，不要錯失這萬古不遇的機緣。請記起我們來此之前所立下的誓約！

而對於那些仍在迷中的世人，我希望大家能用心去聆聽，早日清醒，認清真相，分清善惡。請珍惜自己內心的善良，並試著去了解法輪大法，因為這正是我們走過這最後劫難的唯一希望。

現在，我全明白了。所有過去的生命，從史前的將軍，到深海的王子，山巔的禪師，再到現代的外交官……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是必需的拼圖。每一次的體驗，每一堂課，無論是痛苦還是榮耀，都是為了讓我能堅守當年的誓約，為了讓我在找回大法時，能有足夠的智慧、毅力與心性去完成我的使命。

所有的角色，都旨在為一個唯一的角色、一個至高的目標做準備：那就是在正法時期，成為一名法輪大法弟子，修好自己，並幫助我曾承諾要回去救度的那個世界裡的眾生，都能得救。

（此刻，里弗的敘述聲音又回到了一個普通十歲男孩的狀態，清脆而真誠。一位王者那威嚴的眼神已然消散，只剩下純淨與靜謐。）

這些故事……——他直視著正在記錄的我，又望向眼前的虛空——它們不是為了炫耀或證明什麼。它們只是記憶，是在一條追尋根源的漫長旅途上，所留下的足跡。

現在我明白了，一億年前亞里恩的悲劇，不單純是一場懲罰，它正是宇宙那場偉大預演中的第一課，是為了確保這一次，我不會走錯路。

我知道，前方的路依然漫長，但現在，我已找到了最正確的路，回家的路。

我只是一個十歲的男孩，一個普通的法輪大法小弟子。但我身負著一位王者的誓約，我會盡我所能，去完成那份責任。

（小男孩以一個安詳的微笑結束了他的故事。那雙清澈的眼眸望向前方，不為過去所牽絆，不為未來而憂慮，只有當下的堅定與平靜。錄音機仍在轉動，但只剩下寂靜。一種比千言萬語更能說明一切的寂-靜，為這趟千載輪迴的旅程，劃上了句點。）

* * *

結語

最後一卷錄音帶停止了轉動。房間變得寂靜，只剩下牆上掛鐘輕微的滴答聲，以及在木地板上舞動的溫暖金色陽光。里弗，那個有著一雙清澈眼眸的十歲男孩，不知何時已靜靜地坐著，在剛肩負了整個宇宙的重量之後，又變回了一個普通的孩童。他那千百次輪迴的故事，已然落幕。

在過去的兩週裡，我的工作只是單純地聆聽與記錄。我跟隨著里弗，穿越了輝煌的王朝、已逝的文明，從一位史前的將軍、一位深海的王子、一位火星上的女陶藝家，到一位充滿內心掙扎的現代外交官。起初，我只以為自己正在記錄一些奇特的故事，一些零散的記憶片段。但現在，當我回顧這一切時，我才意識到，那些並非各自獨立的故事，而是一幅巨大拼圖的碎片，被以一種無比精巧的方式所安排。

當聽到里弗講述一億年前亞里恩的第一個生命故事時，我曾以為那不過是一齣個人的悲劇。但當聽到最後一章時，我才恍然大悟，那更是在宇宙第一次預演中的一堂血淚教訓。原來，沒有什麼是偶然的。一位遠古史前將軍的錯誤，

竟是為今日一個十歲男孩的堅定，奠下了第一塊基石，以確保在這最後、也最重要的一幕大戲中，他不會走錯路。

我想起里弗講述那些來自極高層次的神，那些我們無法想像的輝煌生命，竟懇切地祈求能轉生到人間，甚至甘願成為一棵草、一隻動物，只為能待在大法的能量場附近。聽到這裡，我的心中不自覺地響起了一句我曾在經書中讀過的古語：「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聞，明師難遇。」（意即：難以得到人身，難以出生在中國，難以聽聞到正法，也難以遇到英明的師父）。

以前，我只從字面上理解這句話。但透過里弗的講述，我才真正感受到每一個字的重量。每一個「難」，竟是宇宙中無量眾神懇切祈求而不得的偉大機緣。這讓我不得不深思，我們這些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是否已真正理解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是何等的珍貴？

我作為記錄者的角色到此結束，里弗的故事已被保存下來，但在這個紀元中，每個生命的選擇，其故事的最後幾頁仍在繼續書寫……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願主保佑你們！

凱西·維爾 (Casey Vale)

THE LIVES MEDIA

* * *

關於作者與 THE LIVES MEDIA 計畫

關於作者

Casey Vale 是一位獨立作家、調查記者與心靈故事的敘述者。她追求關於真理、良知與人類命運的主題。她的作品常源於真實的訪談，並以真誠、情感豐富且富有啟發性的方式記錄下來。

關於計畫

本書是由 THE LIVES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THE LIVES MEDIA 是一項具備全球視野的獨立出版計畫，其使命為保存並傳播那些跨越時空的回響。我們不追逐每日的新聞潮流，而是致力於出版能夠深刻觸動人心的書籍。

聯絡方式

- ✧ Website: www.thelivesmedia.com
- ✧ Email: editor@thelivesmedia.com
- ✧ QR Code:



同一計畫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閱讀 THE LIVES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紅塵，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後政壇：遺產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學的黃昏與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紅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時間之前的迴響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間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後的鐘聲 (The Last Bells)

– 我們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過 (Thousand Lives) → 即本書

誠摯感謝您撥冗閱讀本書！願神、願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賜福予您。